

北美洲利加



地理讀本編



1950
1951

1952

917 謙
MG K971
2

一册

5220

謙本圖
旅行記
地理讀本

乙編
北美洲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3 2173 3068 1

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地理讀本乙編敘例

是編之體例。與其要義。歐羅巴序言中詳言之。今無贅焉。獨是美國聯邦之數。倍於吾國之行省。益以羈縻之州。殖民之地。駢闐於新舊兩世界矣。讀是編者。不先知其邦畿之所在。以及南北之趨勢。則必冥行索塗。又安能隨遊者之所指。而意赴神會乎。今先綜其大綱。述其稱名於此。庶讀者有所考見。而省鈎稽之煩苦云爾。

濱大西洋之北者。謂之北邦。 Northern State 亦稱新英。 New England 是凡六邦。

緬因 Maine

六邦之中。以此爲大省文爲 Me. 別稱松樹邦。 Pine-Tree State

紐罕什爾 New Hampshire

省文 N. H. 別稱花崗石邦。 Granite State

注滿明 Vermont

省文 Vt. 境內多山。別稱青山邦。 Green Mountain State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麻沙朱邑得士 Massachusetts

省文 Mass. 別稱內海邦。 Bay State

羅得島 Rhode Island

六邦之中。此爲最小。省文 R. I. 別稱初日之玫瑰。 Little Rhody 蓋 Rhod 一
言。轉自希臘之 rhod。猶英語之 rose 也。

康內克的告特 Connecticut

印第安語謂長江。 Long River 卽今之康內克的告特江也。省文 Conn. 邦域較
羅得島差大。新英六邦。戶口之繁。以此爲最。當殖民時代。清教徒皆聚居於麻沙
朱色得士。而康內克的告特未嘗有英人之足跡。及生聚日盛。移民之中。有願作
新邑於康內克的告特者。麻沙朱色得士政府之意。雖不欲。而不能奪其堅定之
志。今故別稱之曰有毅德之邦。 Land of Steady Habits

濱大西洋之中者。謂之中大西洋邦。 Middle Atlantic State 是凡八邦。

紐約 New York

省文 N. Y. 美之工商以紐約城之紐約那為大。他邦之工商皆聽命焉。故別稱為
主權之邦。 Empire State

賓夕法爾尼亞 Pennsylvania

首闢賓夕爾法尼亞者實維圭可兒五注見第之教徒。賓 Penn 賓夕爾法尼亞者
意謂賓之森林產 Penn's Woodland 也。省文 Pa. 紐約、紐折爾西、馬里蘭諸邦
環拱於外。而賓夕爾法尼亞交互其間。如門閭中之有拱心石也。故別稱為拱心
石邦。 Keystone State

特拉華 Delaware

八邦之中。惟此較小。省文 Del. 別稱為金剛石邦。 Diamond State

馬里蘭 Maryland

馬里亞 Henrietta Maria 英王查理斯一世 Charles I. 之后也。篤信舊教。而馬
里蘭之始至者實為英之舊教中人。故以名之。

勿爾吉尼亞 Virginia

陸利 Raleigh 奉詔律額思 Elizabeth 后之命。探地美洲。入查理斯灣。上陸於此。命之曰勿爾吉尼亞。意謂貞也。詔律額思未嘗字人。故名此以敬之。省文 Va. 別稱舊疆。Old Dominion 以昔日英國殖民地之在美者。悉稱勿爾吉尼亞。而無所別也。

西勿爾吉尼亞 W. Virginia

省文 W. Va.

紐折爾西 New Jersey

省文 N. J.

哥倫比亞 Columbia

中大西洋諸邦。此爲最小華盛頓之京府。建設於此。

濱大西洋之南者。謂之南大西洋邦。Southern Atlantic State 是凡四邦。

北喀爾勒那 North Carolina

省文 N. C. 地多松杉。熬其脂可以爲漆。故別稱漆邦。Turpentine State

南喀爾勒那 South Carolina

省文 S. C. 別稱爲棕櫚邦 Palmetto State

吉俄爾給亞 Georgia

當殖民之世。英王吉俄爾給 George II 盡以此地與鄂吉爾臧 Ogle-thorpe 故以英王之名爲名。省文 Ga. 別稱爲壓煤者 Cracker 以此邦之人言語侏離。不與他邦盡同。驟聞之。如壓煤之響云爾。

佛羅里達 Florida

佛羅里達。西班牙語謂豔色之花。省文 Fla. 別稱半島邦 Peninsula State 以其左大西洋而右墨西哥灣也。

昔日法國路易新內 Louisiana 與濱臨大湖之境。今悉名爲北中邦 North Central State 是凡十一。

倭海阿 Ohio.

倭海阿。印第安語大川 Great River 也。省文 O. 別稱爲七葉樹邦 Buckeye

State 以邦內多此樹故也。

英的安納 Indiana

土人之居此者最多。故以爲名。省文 Ind. 別稱爲呼徐爾邦。Hoosier State 始爲美人呼印第安舟人之名。今凡居此邦者皆得此名矣。

奕倫諾爾 Illinois

奕倫諾爾。土語謂豪傑。Great People 也。省文 Ill.

密執安 Michigan

密執安。土語謂大湖。Great Lake 也。銅鑛盛於此。省文 Mich. 境內多產貧獸。Wolverine 故往往以是名其邦。

威士干遜 Wisconsin

威士干遜。土語謂湍河。Rushing River 也。省文 Wis. 境內多獾。Badger 故亦以名之。

明尼蘇達 Minnesota

明尼蘇達。土語謂天青色之水。Sky Blue Water 卽明尼蘇達河也。省文 Min.

衣呵華 Iowa

衣呵華。土語謂茂美之地 Beautiful Land 也。省文 Ia.

密蘇爾釐 Missouri

密蘇爾釐。土語謂渾濁之河。Mud River 卽密蘇爾釐河也。煤鐵之業。此邦獨盛矣。省文 Mo.

北達科大 North Dakota

南達科大 South Dakota

內布拉斯加 Nebraska

內布拉斯加。土語謂淺水 Shallow Water 也。省文 Neb.

干薩斯 Kansas

省文 Kan.

密士失必河東。以及沿墨西哥灣之地。謂之南中邦。South Central State 凡七邦。

汗的伊 Kentucky

省文 Ky. 白人初至與土人苦戰於此。故別稱汗血處。 Dark and Blood Ground

田納西 Tennessee

省文 Tenn.

亞拉巴麻 Alabama

省文 Ala. 土語謂此足安居 Here We Rest 也。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密士失必。土語謂父河。 Father River 以美洲之江河密士失必爲大也。省文

Miss.

魯安西納 Louisiana

魯安西納。以法王路易而得名。省文 La. 美南方之俗。鄉邦之產。皆稱克黎鄂。如

云克黎鄂牛。克黎鄂馬。言牛馬之產於魯安西納者也。故別稱克黎鄂邦。 Creol

State

得撒 Texas

聯邦之中。幅員以此爲廣。得撒。土語謂遊獵之地。Hunting Ground 也。省文 Tex.

阿甘色 Arkansas

省文 Ark.

密士失必以西。至太平洋之地。謂之西邦。Western State 凡九邦。

蒙大拿 Montana

省文 Mta.

窩民 Wyoming

省文 Wyo.

科羅拉多 Colorado

科羅拉多。西班牙語謂文石也。省文 Col.

烏臺 Utah

蒙大拿、窩民、科羅拉多、伊達荷、初皆爲羈縻州。今悉加盟。附於聯邦之內。而烏臺

之居者多摩曼教人。省文 *Ut.* 別稱摩曼邦。 *Mormon State*

內華達 *Nevada*

省文 *Nev.* 密士失必以西。富於金銀。而內華達尤盛產白銀。故別稱爲銀邦。

Silver State

伊達荷 *Idaho*

省文 *Id.* 是在落磯山中。故號爲山國。

華盛頓 *Washington*

省文 *Wash.*

俄來崗 *Oregon*

省文 *Ogn.*

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省文 *Cal.* 此邦產金。亦產穀蔬果實之屬。以言其饒。則曰金城。 *Golden City*

已上皆聯邦也。若迤北之阿拉斯加。中央之俄克拉哈馬。英的安。迤南之新墨西哥。亞

利桑拉。以及太平洋中之檀香山。 Hawaiian Is. 皆爲羈縻州也。若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 此以一九八九年讓於美國。雖亦附屬於美。而遠在東洲。蓋在殖民之列。語當詳丁編澳大利亞洲也。

阿拉斯加 Alaska

省文 Alas.

俄克拉哈馬 Oklahoma

省文

英的安 Indian Territory

紅種遺民之秀者。皆聚於此。故以爲名。

新墨西哥 New Mexico

一八四八年。墨西哥爲美所敗。乃割此與加利佛尼亞之北境與美。

亞利桑拿 Arizona

省文 Ariz.

律度量衡之制與英國同。惟量酒之加倫與量穀之鎰不盡同耳。幣以十進。十毫 Millia
 (H) 爲一分。Cent (ct) 十分爲一角。Dime (d) 十角爲一圓。Dollar (\$) 十圓爲依格兒。
 Table 衣格兒謂鷹也。有衣格兒故以爲名。今譯本所稱之圓。悉依美制。其值約倍於吾國之龍幣。

地理讀本乙編

(北美洲)

目錄

一	北美之統觀……………	一
	附 美國與歐洲諸國大小之比較……………	六
二	華盛頓之都府中……………	九
三	伯理璽天德之與其議院……………	一六
四	美國內閣之一斑……………	二四
五	紐約道中——巴爾的摩爾……………	三三
六	紐約道中——非勒特爾非爾……………	三七
七	新世界之倫敦……………	四三
八	紐約與外國之商業……………	四九
九	新英之製造與商業……………	五六

十	新英之湖山·····	六三
十一	歷史之造作所——波士頓·····	六七
十二	勿爾吉尼亞之菸草·····	七四
	附 大冒險者司密士傳·····	七五
十三	南部之棉花·····	八一
十四	拉丁民族之普里穆斯——給俄爾給亞·····	八五
十五	漆城·····	八九
十六	佛魯里達之橘林·····	九三
十七	航密士失必而達紐俄爾連斯·····	九七
十八	蔗田與糖廠·····	一〇三
十九	溯密士失必而遊聖路易·····	一〇六
二十	印度粟·····	一一三
二十一	河北之大觀·····	一一七

二十二	大湖	一一二
二十三	大湖之鑛產	一二九
二十四	林木之生涯	一三三
二十五	濱湖之城邑	一三七
二十六	尼亞哥拉之瀑布	一四二
二十七	煤油與瓦斯	一五〇
二十八	煤鑛之旅行	一五七
二十九	不特斯波格之鐵	一六三
三十	世界第一之湖城	一六七
三十一	落機山之奇觀與其寶藏	一七三
三十二	金鑛	一七八
三十三	銀鑛	一八一
三十四	渡落機而至鹽湖之行程	一八六

三十五	仙都—加利佛尼亞	一九二
三十六	舊金山之與華僑	一九八
三十七	太平洋之西北	二〇二
三十八	黃石公園	二〇九
三十九	印第安人之生活	二一四
四十	阿拉斯加與海豹島	二二一
四十一	英領之美洲	二二八
四十二	加拿大之城邑	二三六
四十三	西班牙之北美洲—墨西哥	二四七
四十四	墨西哥之旅行	二五三
	附 科爾士之入墨西哥	二六〇
四十五	中美洲	二六八

覽此目錄。則學生倦遊歐洲。即以某月某日。登舟於麗佛普爾。航大西洋而東。不

及六晝夜。又插足於茫茫之新世界。自此而加拿大之殖民地。合衆國、墨西哥、
拿馬之自由國。皆將有車轍馬跡焉。獨念同胞。之以遊學。作工之故。而遠適異國。
者於歐洲甚少。於美國多。且以北美之強國。而與我關係。獨重者。微美其誰與。
歸。乃先謁儵然人外之華盛頓。總統出白屋而談。議會伸國民之氣。其設官任職。
作法。自監之迹。非短日月。可以考見。故其語獨詳。當美獨立之日。地不過十三州。
而今之幅員。則與歐羅巴相埒。遊人既出華盛頓。第覺浩浩淵淵。到處有城郭。人。
民有汽船鐵路。徘徊歧路。何所適從。無已。其先向紐約乎。於是轉轅北向。而食巴。
爾摩爾之蠟。觀非勒特爾非爾之廠。登獨立之廳。聽自由之鐘。行行而至於紐約。
是新世界之倫敦也。其壯大昌盛之氣。足令人心迷於統計。目銜於考察矣。不獨。
紐約卽其傍近之邑。亦莫不作業甚劇。而財用日富。新英六邦土壤瘠弱。一旦蔚。
爲冠帶衣履天下之鄉。則利用山水故也。百有二人之航海來歸。一十三州之鳴。
鐘起義。歷史之記念。皆在波士頓。遊歷之人。固不可不一往。出波士頓灣。傍海而。
南。鶯飛草長。大似江南。勿爾吉亞之菸草。亞拉巴麻之棉花。給俄爾給亞之稻。塞。

芬拿之漆。日謁一城。並記其耕耘壅培之方。通商惠工之故。以是知南部之農產。卽新英之製造所由本也。負工商之業。而復擁湖山之勝者。則惟北喀爾勒斯。有以名花芳果。珍禽嘉魚。擅美於東南者。則莫如佛魯里達。由此沿墨西哥灣而西。以入密士失必河。密士失必如古樹婆娑植根於墨西哥灣。枝柯交覆。徧及美國。然河性湍急。衝決之患。往往遇之。謔辭河牆之策。路易隄岸之防。所以爲安瀾計者至矣。森波爾爲河上之名城。聖路易爲交通之大道。帆檣成林於中流。汽車如飛於中野。五穀材木。煤鐵之所。轉運羈客。遷人賈豎。販夫之所。跋涉皆在於此。其下游則萬頃蔗綠。其上遊則千村麥秀。包粟之車陣。足周世界者六匝。新麥之廣倉。足餉歐洲之十國矣。已而北走大湖。入鑛穴。謁深林。搜窮谷。山水雜沓。金鐵錯落。是美國之寶藏也。都六次。基威那。底特律。陀勒多。濱湖之城。由此興矣。遊尼亞哥拉而望加拿大。下聖克拉難而走布法羅。五湖相匯。吞吐百川。高下相屬。人遊其中。倏升倏降。猶麥之入於起。重機旅行之奇。至是而極。然後棄舟走陸。而知煤油瓦斯。則藏於賓夕爾法尼亞之地層。銅鐵製造。則極於丕特斯波格之大廠。北

美之湖。以蘇必利爾爲大。臨湖之城。以支克哥爲大。旅人於此。釣清流之鱖魚。候春渚之歸。艘觀舟車之制作。謁宰牲之廣場。自出華盛頓。南北紆迴。至於支克哥。則落機山以東之名城壯縣。殆已盡之。乃走萬里之鐵路。懸車而西。粗砂大石一望無涯。而金銀湧現於砂積之中。鐵路飛越於崇山之上。葦路藍縷以啟之者。皆華工之力。是賴而僑民居處。多在極西之舊金山。遊歷員此時。姑緩西行。將復徘徊丹佛。觀金銀之名鑛。勾留鹽湖。遊摩門之新邑焉。賡程西向上望。則諸峯積雪平視。則奇花初胎。是加利佛尼亞之仙都者也。留學之士。分處於東西兩部。西美中既勾留數日。以觀其狀況。乃重上大北鐵路。以窮太平洋之西北地。鄰冰洋而溫暖之。度反盛於東南者。日本熱溜西流之效也。黃石公園擅世界之奇。特紆道一訪之。西入俄勒岡。一謁波得蘭。太平洋岸之城。至是盡矣。昔之縱橫大陸而大好湖山盡屬他人。今日敝衣垢面坐困窮山者。非印第安人耶。西行之際。時時遇之。亦費一章之筆墨。以縱論其概。則北入冰天雪地之阿拉斯加。是惟耐寒之獸。蠢然

國學生會及光緒三十一年東美亦結
成一會。義刊美州留學告書一冊。

之。衣。斯。扣。莫。印。第。安。人。足。稱。爲。邱。墓。遊。釣。之。鄉。耳。於。是。航。育。空。入。加。拿。大。自。西。徂。東。車。行。萬。里。始。爲。寂。寞。之。窮。荒。終。達。喧。譁。之。都。會。其。山。川。則。有。魁。北。克。之。險。哈。得。孫。之。寒。桑。羅。稜。索。之。長。馬。更。些。之。廣。其。物。產。則。有。紫。檀。之。樹。青。花。之。魚。跋。浪。之。鯨。細。毳。之。狐。城。市。所。聚。東。則。在。大。西。洋。之。極。南。西。則。在。太。平。洋。之。極。南。遊。人。於。此。皆。足。勾。留。穿。林。渡。野。通。東。西。之。郵。者。則。萬。里。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也。北。遊。旣。終。再。返。身。於。波。士。頓。陸。走。紐。約。登。舟。而。南。始。作。墨。西。哥。之。游。觀。其。郊。野。麗。日。一。輪。火。山。萬。丈。生。香。不。斷。怪。鳥。時。啼。天。然。之。景。亦。足。多。也。科。爾。士。一。冒。險。家。耳。自。入。墨。西。哥。而。河。山。一。統。子。孫。孫。長。爲。帝。王。之。孟。德。齊。馬。之。族。因。是。而。滅。亡。無。噍。類。遊。人。旣。身。親。其。地。復。詳。記。其。歷。史。以。志。感。慨。今。拉。丁。之。族。建。國。於。此。雖。復。昌。言。獨。立。規。模。民。主。然。不。逮。美。國。遠。矣。巴。拿。馬。爲。南。北。兩。美。之。地。頸。他。日。運。河。開。通。亞。洲。與。大。西。洋。之。往。來。可。以。直。接。而。世。界。之。商。務。又。將。一。變。巴。拿。馬。之。形。勢。不。可。爲。不。重。要。矣。旣。往。遊。之。遂。走。鐵。路。而。至。科。倫。入。加。勒。比。海。以。向。南。美。

旅行本圖
地理讀本乙編
(北美洲)

科倫布初至美洲



第一章 北美之統觀

號世之人種四。而事業獨讓諸白種。號陸之大者五。而文明必首稱歐美。然則歐遊既畢。豈不宜至美洲哉。美洲亦名爲新世界。新世界者。舊世界之產兒。白鳥翔天。美洲土人。至

無錫孫毓修譯述

謂其帆船說爲白。是懸弧之瑞。應黑衣曳地。
是受洗之上儀。所至必與僧侶俱。羅馬教之
僧侶皆衣長產之者。拉丁民族也。樂土西遷。
作者百數人。鐘鳴夜半。應者十三洲。育之者
條頓民族也。我黃族之薦居北美也。其人爲
扣莫司殖民初祖。渺不可考。世居冰荒。越數千
祀。故步依然。其地勢使之也。而發現新世界。

1 凡山川郡國之下有附注者本 Chamber's Concise Gazetteer of The World and William's Gazetteer and Atlas of the World.

之。人。物。實。不。可。不。推。此。衣。司。扣。莫。爲。第。一。願。書。闕。有。間。不。可。考。見。矣。吾。國。之。以。探。地。著。以。殖。民。著。以。發。明。著。者。其。人。何。限。而。舊。史。以。爲。無。足。輕。重。也。而。不。加。詳。焉。科。崙。布。麥。加。倫。以。及。英。國。之。百。有。二。人。使。生。於。吾。舊。史。氏。之。時。代。乎。則。亦。與。草。木。同。腐。雖。欲。與。無。道。之。君。覆。餗。之。臣。爭。一。行。歷。史。之。紀。載。而。不。可。得。也。嗚。呼。

美。雖。號。爲。一。洲。而。天。然。有。南。北。之。限。達。連。D. S. 地。頸。昔人以北巴拿馬之南北盡稱達連

六十哩狹處不過三十七哩者綴於中美林木叢生終年鬱然如碧玉之帶垂於兩洋之

間。實。南。北。之。咽。喉。也。兩。洲。縱。橫。十。六。兆。方。哩。北得七兆方哩而南而。人。民。不。逾。百。四。十。兆。美北

美得一百四兆南以。如。此。之。廣。土。而。戶。口。止。此。其。地。利。之。當。待。人。而。興。可。知。也。北。極。之。境。惟

有。寒。熊。凍。鹿。與。衣。司。扣。莫。印。第。安。之。人。種。爭。競。於。冰。雪。之。中。雖。善。遊。者。不。能。窮。其。境。焉。丹

領。之。美。洲。即格陵蘭島英。領。之。美。洲。即大拿加俄。領。之。美。洲。即阿拉斯加以。價。斯。加。昔。屬。俄。一。八。七。七。年。以。及

合。衆。國。墨。西。哥。巴。拿。馬。之。自。立。國。皆。屬。於。北。洲。吾。書。記。載。盡。此。而。止。南。洲。之。風。紀。於。南。遊

非。此。書。所。宜。溷。也。然。及。今。未。起。程。之。先。將。美。洲。之。大。勢。一。統。觀。之。不。亦。可。乎。

設。簞。吾。身。於。月。球。駕。望。遠。鏡。而。觀。美。洲。乎。則。當。見。南。北。兩。部。各。具。半。島。之。形。勢。而。北。大。於

1 See Statesmen's Year Book for 1917

南。巴。拿。馬。地。頸。之。上。草。木。青。葱。四。時。不。斷。如。以。青。絲。之。繩。綴。兩。洲。而。一。之。高。山。大。河。起。於。北。美。原。隰。相。衍。形。如。三。角。左。大。西。洋。而。右。太。平。洋。銀。濤。雪。浪。中。大。陸。一。片。浮。於。其。上。哈。得。孫。Hudson 灣。迴。環。於。北。墨。西。哥。灣。奔。流。其。南。兩。灣。之。中。爰。有。小。島。名。曰。古。巴。Cuba 南。

北。灣。之。界。線。也。更。移。吾。視。線。而。至。西。北。則。伯。林。Bering 海。峽。滄。茫。如。綆。此。伯。林。俄。國。之。疆。現。送。以。名。寬。僅。五。六。十。哩。若。隱。若。現。於。萬。頃。之。白。浪。中。亞。美。兩。洲。於。此。別。矣。自。此。而。西。南。濱。海。

之。區。一。望。無。涯。則。為。阿。拉。斯。加。之。附。庸。加。拿。大。之。所。轄。美。之。聯。邦。墨。西。哥。之。舊。國。中。央。之。美。洲。巴。拿。馬。之。地。頸。渡。此。則。為。南。美。洲。矣。爰。移。吾。之。目。光。而。左。至。極。南。之。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 復。返。而。至。墨。西。哥。灣。中。有。兩。角。對。峙。東。則。佛。魯。里。達。Florida 而。西。則。加。利。佛。

尼。亞。Lower California 也。循。是。以。北。直。掠。紐。約。New York 新。英。New England 而。過。

¹ 新。英。者。美。國。東。北。六。邦。之。總。名。六。邦。為。緬。因。Maine 紐。罕。什。爾。New Hampshire 維。爾。特。麻。沙。米。色。得。士。Massachusetts 羅。得。島。Rhode Island 康。內。克。的。告。特。Connecticut 此。現。行。之。制。度。也。殖。民。時。代。則。於。麻。沙。米。色。得。士。羅。里。穆。斯。約。其。約。以。防。士。人。之。攻。擊。與。荷。蘭。人。之。相。爭。為。主。特。四。邑。為。新。英。於。一。六。四。三。年。互。訂。盟。約。其。約。以。防。士。人。之。攻。擊。與。荷。蘭。人。之。相。爭。為。主。誌。不。忘。其。本。約。始。於。一。六。四。三。年。互。訂。盟。約。其。約。以。防。士。人。之。攻。擊。與。荷。蘭。人。之。相。爭。為。主。而。皆。痛。欲。墮。蓋。已。達。北。冰。洋。之。境。矣。冰。山。峨。峨。雪。峯。皚。皚。固。未。嘗。有。興。國。也。顧。盼。之。間。已。

1 See Macdonald's Select Charters, etc. No. 19

復返於伯林海峽。

觀覽一周。北美之大。可以概見。海岸之線。到處遇之。良港佳灣。因是而盛。以云陸地。則佔地球六分之一。五洲相比。北美之廣。列於第三。兩倍於歐洲。惟不及亞非耳。

更觀大陸

之上。北部

之大。分概

是平原。此

平原者。介

於大山之

間。其勢窪

下有如水

槽。山脈縱

列。作其隄



山 橋 畫

岸。全。洲。之。山。以。押。巴。拉。既。俺。Appalachians 之。長。嶺。爲。骨。外。對。大。西。洋。內。對。平。原。是。東。部。之。地。維。也。山。脈。西。走。鬱。爲。落。磯。Rocky 沿。山。之。地。純。是。高。原。而。沿。密。士。失。必。Mississippi 薩。斯。喀。特。徹。溫。Saskatchewan 馬。更。此。Mackenzie 之。三。大。流。域。則。原。皆。高。平。此。所。謂。中。央。高。平。原。Central Plains 者。也。自。墨。西。哥。起。繞。哈。得。孫。灣。直。至。北。冰。洋。而。止。世。界。南。北。行。之。平。原。更。無。有。長。於。此。者。矣。大。湖。Great Lakes 淵。其。中。諸。水。匯。之。故。周。圍。二。千。方。里。之。地。盡。是。水。鄉。地。勢。崇。高。是。落。磯。之。餘。脈。也。落。磯。矯。健。如。龍。一。爪。東。指。忽。成。橫。嶺。橫。嶺。中。分。遂。成。大。湖。故。大。湖。以。北。水。皆。北。流。大。湖。以。南。水。皆。南。流。北。流。者。以。北。冰。洋。哈。得。孫。灣。爲。壑。南。流。者。以。墨。西。哥。灣。爲。壑。水。雖。有。南。北。之。分。而。舟。行。者。曾。不。覺。有。入。山。出。山。之。事。者。其。趨。下。之。勢。極。緩。山。平。遠。而。水。濼。洄。也。

此。北。美。全。部。之。大。略。也。黃。白。紅。黑。之。人。舛。互。其。間。山。河。大。地。不。若。科。倫。布。以。前。之。寂。寞。矣。然。其。重。要。之。人。物。則。惟。白。種。而。重。要。之。國。土。則。惟。美。國。今。吾。更。遺。棄。他。國。而。注。目。於。此。自由。之。國。民。也。自。加。拿。大。以。南。墨。西。哥。以。北。曠。曠。超。遞。列。宿。分。其。野。紅。夷。帶。其。隅。巖。岡。潭。淵。江。海。山。嶽。邑。居。隱。賑。夾。樹。旁。山。村。落。相。望。桑。梓。接。連。遭。藪。爲。圃。值。林。作。苑。洵。乎。天。下。之。雄。

國也。自購入阿拉斯加。其面積之大。足與歐羅巴一洲相並。¹
美與歐洲諸國大小之比較

美當獨立之始。其幅員固已大矣。自是以後。日有所擴。以今視昔。得比較如右。



美 自 獨 立 以 來 之 國 境

¹ See Macy's Civil Government.

一七八三年之美國

八二七·八四四方里

奧匈德法西班牙

八三四·九〇六方里

一八〇三年魯西安納之買入與

一八四六年俄勒岡之附入

一一七一·九三二方里

奧匈德法瑞挪丹麥比利時西班牙

一一七一·一五四方里

一八一九年佛魯里達之買入

五九·八六八方里

英格蘭與威利士

五八·三二〇方里

一八四五年得撒之附入

三七·五二二九方里

奧匈意瑞士

三七·〇四七二方里

一八四八至五三年新墨西哥之讓予

五九·一三一八方里

德法西班牙

五九·三九六三方里

一八六七年阿拉斯加之買入

五七七·三九〇方里

奧匈德挪威

五七五·三一四方里

一八六七年以後之美國

歐羅巴全洲

三六〇二九九〇方里
三九八六九七五方里

國之西部。崇山峻嶺。縣互不斷者。落機山也。中蘊金銀銅鉛煤鐵。役夫數萬。長年採掘。洵無窮之寶藏矣。山中瀑布下流。假其水力。可轉機軸。工廠於是乎興。山間多珍禽奇獸。澗沼之中。網罟不施。因是游魚繁多。獵山漁水。資生之易。不讓濱海之民。東北一部。雖多高原。而山川雄壯。田土肥秀。世界之神皋奧區也。密士失必流貫其中。自月界視之。直有黃河如帶之觀。此河所過之處。尺壤寸土。無不沾其潤澤。綠野秀郊。彌望不歇。密士失必流域已長。而復濟之以密蘇爾釐。Missouri 兩川相匯。并爲一流。北美水道之綱也。

全國鐵路之多。星羅棋布。無遠弗屆。可謂世界鐵路之王。自南北戰事以來。刁斗不聞。民生沐浴自由之治。化戶口驟增。加以各國之不得其所者。咸攜眷至新世界。願乞一塵而爲氓。內附日衆。今已有十七餘兆之戶口。託庇於星旗之下矣。擇術以自謀。其生計。因之百廢俱舉。縲車緯。氣管電機。接巷連陌。鐵路汽船。朝發夕至。今雖邦基新造。不如歐洲之饒。歷史上之興味乎。而浩浩茫茫到處有城郭。人民有名山大澤。有工藝商務。有學校。

文化無不可以引人入勝也。吾當自何發軔自何息足以徧遊之無已其首至華盛頓 Washington 乎。固世界萬國所觀瞻四十五邦所歸往之京府也。

第二章 華盛頓之都府中

世界之都府莫不擇中而坐。大者若英之倫敦法之巴黎德之柏林奧之維也納意之羅馬俄之聖彼得堡土之康士坦丁政治握於是人物集於是商業大於是交通便於是乃屹然以壯麗之都府稱於一國未聞國之元首僻在邊隅人物所弗聚商業所弗興而其中擇都之選者也。據美之大勢論之都城所在似當在密士失必江左右以東西言則適當全國大平原之中也。以南北言則距加拿大墨西哥兩國適中之地也。乃不出此而擇居於波多麥 Potomac 河流之上。距入海處百哩而遙。大西洋之海風獨能及之。押巴拉既倚山之長嶺作鎮於東去密士失必絕遠迤西之高原及華盛頓此亦聯邦之一地與也。俄勒岡 Oregon 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謂之太平洋之三邦人之欲進白屋而見伯里璽天德也。當跋涉三千哩中部諸邦亦相距數百千里世未有儻然人外之京府如華盛頓者也。設無鐵路之便交通電話之傳機密則雖謂美國無首都焉亦可維我國

承元明清之舊。卜都燕京。論者謂離本部
西人以十八省謂中國之本部過遠。不知國家疆里之廣。

西盡崑崙。北暨鮮卑。東至東海南。南及南洋。而燕京爲居中八方之所聚也。風雨之所會也。故吳楚皆不能與爭。而豈若華盛頓之局於偏方也哉。然美當獨立之初。豪傑響應。挽輅之言。當聞。婁敬勸駕之議。不乏留侯。夫豈昧於華實之所萃。防禦之所阻。而鬱鬱居此者。吾讀其獨立史。而知美之大也。今已十倍於古矣。當起兵拒英國之強暴。而倡言獨立也。押拉。旣俺山。以西白人足跡所未嘗至。茫茫大洲。中古木老樹。槎枒盤錯。飛禽巢其上。怪獸嘯其下。惟有紅面之人。超然獨處。委時任運。生長老死於此。



覽 一 之 頓 盛 華

焉。耳。雲龍。風虎。相與。提攜。者。不過。聚於。大西洋。之一部。華盛頓。介。南北。之中。伯理。璽。天。德。居。此。以。跨。海。內。制。諸。方。夫。亦。甚。便。而。惡。知。百。年。以。來。他。邦。之。人。忻。慕。其。自。由。之。風。喁。喁。內。附。闢。地。過。密。士。失。必。江。而。西。盡。於。泱。泱。之。太。平。洋。披。圖。觀。華。盛。頓。局。於。東。隅。遂。不。足。昭。宅。中。之。治。夫。豈。當。日。國。父。盛美入尊華所。能。逆。億。者。乎。

華盛頓初築之日。其地當何所有。參天之木。拒影棲幽。白晝狐嘯。行人戒途。惟有耕牧之人。棲息於山水之間。國會集於非勒特爾。非爾。距華盛頓尙百哩也。時則鐵路未興。伯理。璽。天。德。華。盛。頓。時。時。駕。車。至。查。治。當。Georgetown 今爲華一鎮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始。與。

鄉。民。開。議。用。政。府。之。名。以。購。其。原。田。規。畫。既。定。首。移。國。會。於。此。十。年。之。後。始。營。白。屋。伯。理。璽。天。德。得。有。一。畝。之。宮。與。其。家。人。婦。子。相。居。而。國。會。亦。有。官。邸。精。神。形。式。皆。成。立。矣。然。官。吏。之。多。不。過。千。人。出。門。不。數。武。則。足。音。寂。然。有。如。空。山。華。盛。頓。功。成。身。退。優。遊。井。里。未。得。長。住。白。屋。始。居。新。城。者。實。爲。伯。理。璽。天。德。約。翰。亞。當。John Adames 自一七九七至一八〇一年 麻。沙。朱。色。得。士。之。邦。人。也。既。被。選。獨。自。驅。車。赴。任。所。令。妻。子。隨。至。其。妻。過。巴。爾。的。摩。爾。Bath-

more 賄友人箋曰。

桑弧蓬矢。男子之志。不圖女子遠行。而逢此厄。自得赴新都之命。以爲遵王之路。所見當勝。直東而出。騎馬獨馳。北有空山。南有林澤。東望巨海。往往無涯。加以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獨歷。族客貧辛。至此已極。尤難堪者。舉目四至。未見一人。村落廬舍。更不可得。地無蹊徑。林木高者入雲。卑者彌地。時時迷惘。不知何途之從。不如少女。能化文魚而出。關覩此長途。願爲子規。而望帝。

可見其地雖已作京。而草莽未除。國會中人皆不願久居此首善之區也。賓夕爾法尼亞 *Pennsylvania* 街。賓夕爾法尼亞亦爲聯邦之名特盛於城中。每大雨。則汗潢如河。車馬不可行。當日皆目之曰燕城¹。又曰無廬舍之城市。顧嗣是以後。氣象日盛。今遂與於世界名都之數。游歷者交口相譽。目爲世界上一極閑雅之公園。吾遊畢。舊世界之名都。忽然旅此。無異鞞鼓。已過得聞雅歌。酒肉餘臭。而煖清茗精神。耳目爲之爽然。一快也。

華盛頓非古城也。無歷史上之觀感。何以引遊人之入勝。是其建築不得。不別擇。一途以爭勝於諸大都間。是城之建築。悉依美術之方法。宮署法院。並集於中央。壯麗甲一國。美人名之曰客畢託兒。 *Capitol* 意謂元首也。客畢託兒之前後左右。皆美術之建築。縱橫

1 Wilderness City

2 The City of Streets Without Houses

客 畢 託 兒



四出登高望之。儼如基梓。官署之外。界以逵道。茂樹參差。珍禽上下。兩街交會之處。園林

相屬。士女冶遊。長春之花。名賢之象。錯落其間。語其靜逸。足稱仙都。

夫公園之境地。宜若在山崖水隈。而不當臨於大道之中。若是則吾不解於華盛頓之公園也。或告之曰。華盛頓之公園。蓋寓防禦之事於遊觀之中。作京之日。法人某旅居美國。彼固目覩法國大革命之際。政府無防禦之固。亂黨一呼。全城鼎沸。君臣相顧。不知所歸。隨和之璧。等於彈雀。未央之宮。劫於紅羊。巴黎之繁華。忽焉已沒。華盛頓初創之日。宜安置防護之機。以無蹈法

國之覆轍。故外飾園亭之勝。而中實藏礮臺。地雖不廣。彈丸猝發。可以燬數街也。

客畢託兒。建於小山之上。純以白石鋪地。徧華盛頓之街。長短相繼。可二百哩。皆以五色石相間成文。曲折有致如圖畫。而砥平如版。楓榆夾道。高皆數丈。低枝復往往礙帽。此於行自轉車最便矣。獨行一周。疑其都城。立於古木之中。崇臺傑閣。高出枝頭。芳草芊。懸。侵入樹根。旅人於此亦覺瀟灑。出塵。白屋在其西。自此至彼。相違一哩許。

客畢託兒之中央。爲聯邦法院。翼其左右者。上下兩議院也。是皆臨其前。其後有輝煌之甲第焉。彫牆峻宇之美。重軒三階之制。吾觀止矣。此卽華盛頓之圖書館也。上有圓穹。塗以黃金。數里之外。卽能望見。離此一哩。依亞馬科斯的亞 *Anacostia* 是即波多參之流

者。爲海軍造船廠。門外守以兵。軍械製造所。逼近其鄰。美國武備之所需。皆成於此。宜其規制之大矣。復返身。向白屋而去。過一公園。長狹如圭形。稱爲毛爾 *Mall*。在賓夕爾法尼亞街之南。園以茂樹勝。博物院在其側。紅磚丹瓦。似與綠陰爭妍也。砂石之牆。古拙如廢侯之堡者。司密斯生 *Smithson* 之教育館。司密斯生本生於英國貴爵之家。年少耽研理化金石之學。不得志於母國。乃捐金十萬五千鎊。建一教育館於華盛頓。助學問與

人類之進化。故今即以其名名之。其後即農務省。芳樹佳果。奇花異草。凡美國田野所有者。此無不備。

華盛頓之紀功坊。亦世界之偉觀也。構造之時。徵石於萬國。五洲之石。無不悉具。各國贈

華 盛 頓



論從何方面至。莫不先觀此表。表上銳下方。遠望如一粉筆。愈近則愈大。尤奇者。坊積萬石而成。乃鬪筭之處。絕無痕跡。捫之光滑。如生成者。其工巧可知矣。基之周圍。大五十五呎。頂銳而未大。然其中猶容四室。中室有機。可升降遊人。守者告予曰。世界石類之建築。

石。皆系以銘。用其國文。泐之。世界之。龍門。扶風。固莫不同聲而稱之。曰。國父。嗚呼。若華盛頓者。苦身焦勞。爲民除暴。功成不居。長揖歸里。豈非亙古之仁人哉。而吾國銘詞。乃以吳廣陳勝比之。夫豈能與於知人論世之識者。可謂儼不於倫矣。其坊建於碧草之中。所謂眠琴綠陰者。殆無此閑雅也。波多麥之春水綠波。時灑拂之人。之至華盛頓者。不

1 See Bergen's the Story of China.

無更高於此者矣。

華盛頓紀功坊之北。三大署鼎立。聯邦陸軍、海軍、是也。其西則度支省也。白宮在四省之中。伯理璽天德之所居也。

遊至此。視吾之時計。已四點矣。從公之人。皆將退食。入而聞政。殊非所宜。歸途見省門大。敗人如潮湧。皆向賓夕爾法尼亞街而去。華盛頓之在官者。有二萬人。其職皆由考試而得。數則男女參半。除終日踞案紀載簿籍外。無他責任也。此專以書記員言。職之人固不在內。

第二章 伯理璽天德之與其議院

試一讀美國近世史。而稽其國勢。居今日。世界之何等地位。乎。則莫不曰。工商競進。內力充實之一等強國矣。以彼立國未及二百年。而人民遽享此幸福。是果遵何道而致之。說者謂美之文明。盡自舊世界運來。譬之育子。分娩之苦。舊世界任之。美國之人。坐擁佳兒。宜其事。逸而功倍矣。吾願思之。歐洲雖為孕育文明之地。然亦未嘗無亂國。美人於物質之文明。雖憑藉之。而今日之治效。則由自治之能力而發生。惟其然也。故中央政府之權限。甚微而立國之基。不在朝而在野。今日進謁其伯理璽天德。與客畢託兒。以覘其政治。

之機關而知予言之不謬也。

美之政體。實行孟德斯鳩三權鼎力之法。立法部主造作法制。選人執之。行政部主以空言見諸實事。伯理璽天德與其屬官掌之。司法部保守法律之範圍。使不逾亦不亡。高等法官執之。伯理璽天德自被選日起。在位四年而退。歲俸五萬圓。美自建國以來。人人心中。莫不以拿破侖克林威爾之踞於民上。施其專制跋扈之手段。爲最痛心疾首之事。故伯理璽天德之權限。實與一公司之總理一坐。嘯畫諾之長吏無異。雖有雄才大畧。亦爲憲法所束縛。而不能奮其捷足。高才之士。所以多不屑。虛慕榮利。爲五萬圓而折腰於選人也。

過度支部。卽望見白宮之牆宇。鐵門甚寬。終日洞闢。去者無阻。入門止步。先周觀其庭園。見此屋僅砌以砂石。門外視之。五色繽紛如雲母石者。皆以綵畫成之。非真也。門內淺草如茵。有瀟灑絕俗之概焉。中有噴水柱。飛珠濺玉。高入空中。雖盛夏居此。亦不覺其煩暑。中門鑲以玻璃。鑄銅爲框。行過此處。更有重門。門以南美熱帶所產之桃花心木爲之色澤光潔。外含寶光。上有燦爛之星。鑄銅嵌入之。美之國旂亦畫星。此以表其國徽也。門既

啟將命者出。引我入房。拾級而上。卽伯理璽天德之家也。七十五兆自由國民最高之長官之政府也。自一千八百^五年^嘉以來。伯理璽天德之軍車來此。軍車去此者已二十七人。

行政府之名爲白屋。亦有歷史可述。當一八一二年^七年^嘉。英人敗革命軍。占其京邑。一切建築悉燬於火。行政府以石造。不能燬。惟牆壁爲煙焰所熏。遜其外觀。後美人收復其都。重修此府。飾以白堊。於是知與不知。皆呼曰白屋。白屋之名著。而行政府之名反晦焉。屋故卑陋。京中官署。此最先落成。華盛頓步其中者。一匝未及數日。大星已殞。今此莊嚴之客。畢託兒華盛頓。固未嘗一日見也。

第一室甚大。有走廊。客循此而入。可達接應室。左曰東室。蔽地之席。廣四百碼。其大可見矣。牆皆粉白。三星燭臺。倒懸屏下。皆製以玻璃。惜吾非以夕至。不克觀其光明耳。四壁嵌以巨鏡。人行其中。皆能化身。伯理璽天德開夜宴。必於此室。滿屋綴以名花。披以異草。覺其光景奇麗非常。花草之奇者。莫如南美熱帶之所產。吾遊客畢託兒。多見南美之植物。雖與華盛頓之氣候不宜。而以人力培之。故常鬱茂。願吾觀此。而美人之用心。蓋可知也。

夫美夙抱所謂孟祿 James Monroe 人華盛頓後也以一八五七年之伯理一厘天德弗羅吉尼阿主義以拒歐洲諸國之以殖民政策。酷待移民。凌傷美之國體。故倡「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也」之義。蓋純然自保之策也。及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奧索爾 Arthur 攝政。適中美南美之拉丁民族。因事紛擾。美國商業。蒙其影響。奧索爾昌言南美之事。宜質成於美國。則隱然以美洲之盟長自居。而非復孟祿之故步矣。及敗西班牙。縣非列賓以後。雄心飛越。公然染指於海外。而遑論本洲。故陽助古巴拿馬之獨立。以伸大義於天下。而陰懷并吞之志。曾不百年。孟祿主義之名詞。猶是也。而實際則非矣。論世者於此。亦可見世變之亟也。今美之徧植南美之產於政廳之中也。謂以



伯 理 天 德 之 官 邸

名葩異卉。僅供耳目之觀歟。抑或有大一統之雄圖。寓於其中歟。

東室之後。接以綠室。伯理璽天德起居之處。名曰藍室。與綠室可通。別有一室曰紅室。西人堂宇無題勝。綠室藍室。皆視其牆壁之色而質言之也。伯理璽天德宴其大臣與國之聞人於醕宮。醕宮別爲一院。不與諸室通。吾方徘徊醕宮。而將命者至。言伯理璽天德頃已待客。卽尾之行。伯理璽天德之宮邸在白屋之東。聯以長廊。旣達。伯理璽天德離坐而起。握手懽然。非特辭氣之間。無以異於一尋常之上流人。其衣冠服履亦然。吾不意以代表世界頭等強國之假王。而其自待直與一匹夫無異。遂不得不欣慕平民政治之風。所謂國民之公僕者。誠能見諸實踐。而非以空文欺世也。嗚呼。遠矣。

伯理璽天德自朝至夕。治公恆不得休。吾入其邸舍。片時之間。電機之響。未嘗息也。左右恆有書記數十員。贊襄其事。吾輩不敢久勞。伯理璽天德乃辭之而出。導者引吾入內閣集議所。美之內閣。分掌於八部。而各領以大臣。每人歲俸一萬二千圓。平日分居各署。不相聚會。惟星期某某等日。則羣集於此。一星期中參議國是。伯理璽天德亦坐而聽之。出白屋。循賓夕爾法尼亞而下。以至客畢託兒。四圍皆名園。而客畢託兒。歸起於其中。上

有圓頂。金光燦然。容畢託兒中衣牆覆瓦之術。皆有別思。佔地幾三愛克。舍其宏麗。而語其廣大。亦當甲於世界矣。首進其左翼之一院。人滿其中。人之多而室之大。此院亦足當一城。是美國之議院也。立法之權。總於國會。伯理璽天德與國務員。不能有所提議於議院之中。此則民主立憲之政體也。元老院在此院之對面。兩院之宏壯。雖秦之阿房。隋之迷樓。不能過。顧羸楊之族。以此致怨。而亡滅無類。美以土木之盛。示天下。而覘國者於此。益見其國勢之昌盛。彼斂衆人之財。以供一人之遊觀。此斂衆人之財。以張全國之名譽。其用意迥不同矣。會堂之上。周以重樓。而虛其中。登樓則樓下議員集議之情形。可以俯瞰。坐前設小几一方。無異於學校中之書案。中有高坐。乃是講壇。議員懷意見。願伸於公衆之前者。則居其上。衆人環坐而聽。無異學校中教員之居處也。議院之坐。灣如半月。而拱於講壇。講壇琢白石爲之。上有鷹。張翼舞爪。有飛而食肉之概。美國之徽章也。昔有博士某。見鷹之雄駿。乃喟然曰。後世必有以鷹摹於旂上。以爲國徽者。未幾而俄德美之旂。皆鷹揚於大地矣。一人立於講壇之上。手揮麈尾者。演說之人也。

有以童年而奔走國事者乎。有之則惟美國。不見穉子。胸懸銀章。大如值半圓之銀圓。手

持書函出入於宮邸之中者乎。業此者曰配其齒。皆十三四。受僱於議院。日可得傭資二圓有半。議員鳴掌。配其聞之。趨赴其側。立以待命。

此濟濟踴踴之議員聚會於此也。其將何事之圖。則曰將自立法而自治之。議員皆來自田間。或尙缺政治上之歷練。故所議之草案。當上之元老院。猶恐人龐語雜。築室道謀。三年不成也。元老院則取決於伯理璽天德。不由議院之建議。而獨斷於上。一紙詔書。徧於九州者。專制國之體裁也。非立憲之國所宜有。一人專有行政之權。而行法立法之權。僅與國會共之。不專屬於國會者。立憲王國之體裁也。非立憲民主國所宜有。

美國之民。以何道而得與於議院之選乎。曰即美國之民選之也。聯邦之中。各劃其選舉之區。每區之居民。必求其相等。一區之中。公選一人。代表一區之民望。中選之人。與於國會者。則謂之議員。

元老之舉也。亦若是乎。曰不同。彼皆選自聯邦之議院。每邦得選元老二人。多寡之數。不以戶口論。而以區域論。至小之羅得島。與極大之得撒。其所舉之數同也。

歲俸則議員與元老同。各得五千圓。惟視事之期。議員以二年。而元老則六年。議員之首

坐一人。員云議議員公推之。而元老院之首坐。則候補之伯理璽天德尸之。

客畢託兒之形勢。如鳳鳴朝陽。中央爲國民藏書樓。書籍專利之事務所附設其中圓穹高聳。昂首雲霄。

北元老院而南議院。猶兩翼之高張也。皆聯以長廊。分而仍合。吾出議院時未暮也。猶及

觀其法院之規模。乃雜於議員之中。降階而下。樞柁壁璫之間。皆美國歷史之紀念物。或

畫或刻。各極其致。自科侖布清教徒初至之事起。凡獨立之戰。南北之戰。皆記其事於此。

對之令人肅然起敬焉。道過一室。中多造像。署曰造像室。昔日之議院也。堂形半圓。蓋仿

希臘劇場之式。一八六四年。同治四年下令諸邦。自擇其邦人之有功於社會者二人。鑄像藏

之於此。吾數之得二十七人。而中有婦人一。是著名女豪傑懷賴 *Willard* 之像也。爲紐

約邦人所立。夫盤根錯節。乃見利器。世無大事。則英雄無摩勵之資。而不能嶄然見其頭

角。美國獨立於歐亞兩洲之外。國方新造。民皆望治。外交內政。甚鮮重大之問題。故震驚

一世之豪傑。惟數華盛頓。此外殆無餘子。今此中之人物。僅有功於一方而已。非能盡當

豪傑之選者也。此非美之不生豪傑。其時勢則然耳。

吾方行。一人止之。瞥見九人自堂右出。衣黑絹之長衣。靜穆無譁。惟步履之聲可聞。彼則

1 See Reynold's Washington P. 34

高等之法官也。今將升堂而聽事矣。吾輩俟其過尾之而行。竊幸猶得及時而觀其行開會式也。

鳴也。司。鳴也。司。鳴也。司。

會是非初當發此詞意即靜聽之也

急遽之聲發於堂上。一時堂上

堂。聞者皆屏息整容。各就其位。無敢亂者。於是為開會矣。皆誦禱曰。願上天相我合衆國。與此尊嚴之法庭。大聲疾呼。如誦一言。既畢。則就位。法官據長案。背倚黑石之柱。長官居中。屬官左右侍。上承紫羅之蓋。頂有金鷹。口銜金牌。有文在上云。惟上天為下民所託。鷹張其銳利之目。下矚坐上。氣象雄猛。

法律之士。為人辯護者。及人民之有事於此院者。皆坐於長案之下。再下則觀審者。吾輩即坐其中。時雖已開院。而滿堂寂然。如無人者。此國家尊嚴之地。人之至此者。無異對於帝天。故雖有辨訴。聲音極低。人數逾千。寂若虛堂。吾周行既倦。忽然枯坐。幾欲思臥。恐以失儀。貽笑外人。離坐出院。翹足而行。恐舉步重而致慢耳。

第四章 美國內閣之一斑

在華盛頓之淹留。既數日矣。揆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之義。則今之首當注意者。其惟政

1 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onorable Court!

2 In God we trust.

治上之考察乎。且華盛頓既非美國財力最厚。商務最大。工業最繁。新聞最夥。文學最盛之地。新造之邦。又非若羅馬雅典有千年之古物。足令人搜崩石謁遺碣。以慰其旅居寂寥之感。則舍政治外。殆無他長物。足以實吾華盛頓記者矣。

外務、陸軍、海軍三部皆在一院之中。宏煥壯大。如東方諸國之宮殿。外部之官邸。在此院之南端。美國外交上之文件。皆納諸金匱石室。而藏於其樓。非公諸遊人者。惟書樓之上。美國政治界中名人之手蹟。可以觀焉。喬復生 Thomas Jefferson 尼勿爾吉

天德之位。以一八〇九年履伯理豐。宣告獨立之

文。與其草檄時所憑之案。并藏其中。此案



陸 海 軍 部

以桃花心木爲之。體極渺小。膝上可容。有抽屜二。可置紙筆之屬。喬復生之手跡。黏於几上。并有記云。喬復生草檄之案。此文發於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年當日諸州聯合之事。雖經公決。而中央政府之體。當未立也。至明年。聯合契約 Confederation articles 既公布於十三州。皆負氣莫能相下。統一之議。因是不成。一七八七年。乾隆十二年復公議於非勒特爾非爾。推華盛頓爲議長。更改前議。重釐憲法。而民主一統之局始大定矣。吾讀史知美於世界爲後起之國。然立國會建共和政體。歐洲諸國謳歌其盛。相與聞風。繼起雖法蘭西瑞士之早。以共和著德意志之久。以聯邦聞。然猶觀禮於其邦。說者謂條頓民族。富於自治之精神。寥寥數十人。卽儼成國家之形。體觀於美國。其信然耶。或曰。國家同盟。歐之古代已有行之者。奚必作始於條頓。答之曰。美之國體。非同盟也。同盟之語。謂之康非特列巡 Confederation。中央政府與聯盟之邦。各立於平等之地位。無出令受令之殊也。聯邦之語。謂之非特列巡 Federation。中央政府得強聯盟諸國。服從其制定之範圍也。歐洲未有行之者。而實創於美德之聯邦。是采其制。

車馬喧闐於外部之戶外。皆外國駐華盛頓之大使。謁其外部而來者也。海軍部在其西

1 See Mullen's Political History of Recent times

偏與白屋對宇。美之軍艦。雖分集於波濤萬頃之中。然吾可於海軍部中。徧觀其模型。模型之形色。與眞者不爽累黍。不過縮小其體耳。夫美素不重海軍。近年以來。國民惕於世界爭競之可畏。務擴張其軍力。以爲對外之後盾。而守太平洋之霸權。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弭兵之說。徒爲空言。然太平洋之近鄰。惟有中國。若不關秦。將焉取之。屈中以利美。或屈美以利中。則是視兩國之民力矣。吾見巡洋艦中有曰紐約者。皆以鋼鐵爲蓋。護以極新式之礮。一觸其機。彈丸立注。大者可容火藥兩鎗。發出重二百磅之礮彈。可射十二哩以外。更有一種。能使彈如雨注。然敵人之利礮。亦如美國。故近世之戰船。鮮有不以鐵爲甲者。戰艦最大。而捕船艦則小矣。捕船艦者。兩國交惡之日。此艦出而搜捕敵國之商船。以困之。謂之商業之蝥賊。Commerce Destroyer。故曰兵凶戰危。不可不慎。魚雷之形殊詭奇。戰時能潛伏水中。敵船過之。彈丸猝發。破其船底。則魚雷之功成矣。鐵錐船者。船首之兩旁。有長錐二端。舟輕便。向敵舟而進。當之者。船立破。凡此模型。觀之皆華麗技巧。如豎子之玩具。而危機一發。殺人盈野。甚可畏也。

吾更入其陸軍部。則關於陸軍上之模型。其完備與海軍同。以美之大。固不獨與人爭海

度支部



權大陸之上。亦宜自固。以安土人之反側。與他國之覬覦。顧隸於兵籍之數。殊不逮他國。遠甚。承平之日。養兵之數。不足七萬人。以擁七十六兆人之大國。而陸軍不足十萬。是亦武裝世界上之奇聞。然一旦敵騎突至。國內戒嚴。則母待日之半。而糾糾武夫。爲國干城者。所在蠶起矣。蓋聯邦政府。各編其附屬之民爲兵。平日則耕田服賈。各安其業。政府下徵兵之令。則立棄其職業。而就軍務。若此可得十兆人。由是言之。美之陸軍。未嘗弱於天下也。過賓夕爾法尼亞街。觀其度支部。公家之開支。以授在官者祿。及郵政海陸軍之所需爲重。國用所資。一徵進口稅。外國之物。運至美國者。附屬於度支部中之海關人員。先赴輪考驗。而徵稅焉。徵稅之法。或以長短輕重論。或估其物之成本。而稅其幾分之幾。名雖取諸外國人。實則外人暗加其價。售諸本國。是間接而徵國人之

財也。一稅本國之製造物。製造物之當納稅者。惟煙草狂酒二事。以此非民生之所不可廢。且皆爲傷生之具。稅之適以禁之。故雖取之而不爲虐。美之國用此二者外。更有賣郵票之所入。賣田地之所入。皆與進口煙酒二稅。輸入中央政府。而藏於度支部之地窖中。世之侯王君公。豪於財者多矣。然或寓於資產之中。或寄於銀行之內。其總額不過見之於簿記之上而已。從未有若度支部之盡其所有。皆易爲金銀而藏之府庫者也。其富豪誠不足令人欣慕。耶。導者引余入觀地窖。黃者金而白者銀。累如崇墉。長如城牆。不知其有幾何兆也。邏卒晝夜立以監盜金者。別有數室。以累紙幣。銀行行鈔之事。授權於政府。固不獨美國然也。

印鈔廠不儷於度支部。是在華盛頓紀功坊以外。入門。卽聞機聲隆隆。然吾尾導者之後。入一室。又易一室。左顧右盼。目不暇給。男女工人。充牣其中。男子僅著中衣。捲袖及肩。女子蔽長巾於胸前。印刷事極塵濁。藉巾以自衛也。紙幣上之花紋。畫工績之。彫師刻之。然後以汽鑿爲筆。墨以鋼版爲汗。青寸幅之上。五色齊宣。蛛絲繭理。未喻其巧。吾聞古者防僞之法。書契而已。鄭康成謂書契之制。合書於兩版之間。是也。合符而已。今鈔之精密。若此。而猶

有行僞鈔者甚矣。庶業日興而作僞亦日劇也。工人監守甚密。將罷工。各以其所任之印版交與監者。監者案驗之而藏於鋼鐵之室中。印出之紙幣亦然。

紙幣行用之數必與金銀之數相符。紙幣之行用取其輕便。以惠商旅。非紙之可以廢金銀也。吾觀其紙幣之多。而有以見美國經濟之裕。一日間發出之幣常在一兆圓以上。計數之人別有專司。百紙之幣一分鐘之頃可得其數。存諸鐵匱。而輦至度支部。部曹分送於全國之銀行。於是印幣廠之事畢矣。

紙幣久則破壞。推陳易新。故廠中之工作如源泉之無竭。雖然。新鈔與舊鈔之比例固必相等也。而彼多於積薪之舊鈔。則將終古祕藏之。抑立即消滅之乎。導者不答。引吾又入一室。室中悉陳舊鈔。有人剪之爲二。投之鐵匱。有人車之而去。吾隨之行。至於一處。有大鍋焉。傾此已剪之紙於其中。鍋承於磨上。機軸一轉。鍋中之紙漸少。而漿滓滓下矣。足以易數百兆金錢之紙幣。俄頃而盡。世所謂消金窩者。殆此也。耶。政府之於舊鈔。猶用大力以消滅之者。恐流布於外。人仍視爲通行之鈔。政府既無辭以拒之。則將倍出矣。

郵票之刷印處亦附屬於其中。程工之謹密亦如印幣廠。惟已廢之郵票。隨蓋墨記。不必

如紙幣之特爲消滅耳。吾於其郵政部。知其郵政甚偉也。有圖焉。內國與外國郵便之道。無不詳列。遠而澳非之內地。近而本國之村落。政府無不可代人寄書者。汽船鐵路所不通之處。則一騎獨馳。有水可達者。則單舸宵征。雖有愆期。而終必達。一騎飛至鄉里之人。畢集戶外。人人意謂當得其親厚者之書札。既得。則開函笑發。郵書人常得其慰藉而去。吾又見有書記數十人。啓人私函。讀之至再。則別易一封封之。夫私啓人札。爲社會所大禁。此書記之爲此。果胡爲乎。或告之曰。此死信所也。書函之面。人地之稱。一有錯誤。郵者無從投送。則返諸此。書記辨之。苟能糾正其誤。則仍爲投遞。其實在難以索解者。陳之於此。號曰死信。一年之中。死信所之郵費。恆值百數兆圓。非洪喬之投水。似殷浩之書空。彼文明國人。亦何其善誤哉。

郵政部之鄰爲民政部。其室以白石爲之。凡大小學校之制度。書籍器械之特許。兵之退老於沙場者。士之負盛名而不遇者。爲國事而破家亡生者。皆有養也。其事皆隸於民政部。有廣堂焉。陳列特許專賣之模型。創之者皆美國人也。特許者。人新發明一物一器之用。可呈諸有司而試驗之。衆議皆許其物爲有功於社會。則立案於冊。而給創業者以專

賣若干年之特權。期限未溢。而有做造之者。官可爲之保護。古無其例。有之自第十六世紀始。自是以後。專家者有所勸布衣。韋帶之士。雖貧乏。不能自存。苟苦思力索。而有一物之發明。則可食報於及身。而名亦隨之。晚世以來。歐洲之事物。今日視之。爲新明日視之。已舊。月異而歲不同者。皆此特許之效果也。班孟堅謂。漢世通經。利祿之途。使然。由是觀之。利祿之於人大矣。歐美特許之例。卽本此意。而發也。抑又聞之。董生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言雖美。然不可見之事實。修德而不望報。世或有其人。而不可概之於普通之社會。且人苟汲汲於道。誼以持其行。器物之利。被於民。生因此而受賞焉。亦誰曰不宜。美國



特 許 之 陳 列 所

民政部所發給之特許狀。一年之中。得二萬五千件。物之大小長短皆有之。小者如藥丸。體積僅可仿芥子。而大者如氣球。幾大如客畢託兒之頂。凡陳列於此之物。皆已報其主人。以千倍之利矣。鉛筆之頂。綴橡樹之膠。以便塗改。今視若尋常物。其始固未嘗有創之者。亦美國人也。其人恃此。已富傾一國。螺旋形之鑽孔器。亦一微物耳。創此之人。亦已致富。

全國戶口。每十年而注版。其調查之事。亦屬諸民政部。人民生齒之消長。職業之高下。男女之配合。皆綜覈焉。

農部有玻匱數十。皆儲美國之物產。吾於果類。見葡萄蘋果桃梨橘柚婆羅密。覺色香味三者兼全。恨不取之。以供大嚼。而烏知此。皆以火漆爲質。彩績於外者也。其技亦神矣。

第五章 紐約道中——巴爾的摩爾

去華盛頓而向紐約。汽車走六小時。即達道中。犬吠雞鳴。村落相望。美國富庶之區。以此爲最。不足一小時。已去華盛頓。而望見巴爾的摩爾。

巴爾的摩爾。爲折撒比克灣 Chesapeake Bay 之第一城。大洋之船。重裝猶能臨其城下。

美西部之所產。如五穀、果蔬、木棉、菸葉。悉由鐵道陸運至巴城。然後易船放大西洋。東向而至歐羅巴。或南向而至南美。故其商業。甚可觀也。

華盛頓之初築也。巴爾的摩爾有居民八千人。論者已目爲全國之劇鎮。此時之華盛頓。官吏之外。絕少人煙。故宦遊之人。願卜居於巴城。而今也。巴城之戶口。有四十餘萬。街市之多。如彼此相續。可自紐約至支克哥 Chicago。一云。城中有羅馬教寺。雖不崇闕。而古色盎然。尙建於西班牙人之手。有公園。傍柔雷特山。柔雷特 Druid 古之名祭司也。不審茲山。以何因緣。而以其名爲名。有大學曰約翰霍布金 John Hopkins 約翰霍布金。蓋巴城之乾物商也。等凡買賣茶咖啡之乾物糖香料致富鉅萬。既捐二十五兆圓。立醫院以惠巴人。復建此大學。其名譽足以垂諸不朽矣。

巴城亦有華盛頓坊。邦人釀金建此。以誌弗諼。吾往觀之。其宏壯固不如客畢託兒之門外者。然亦精整。吾遊法國。到處有拿破崙之造像。今遊美。到處有華盛頓之坊表。西人崇拜英雄之心。何其盛也。拿破崙之釐改政體。宣揚國威。其功烈亦已偉矣。然好大喜功。使法國坐困累世。論者非之。華盛頓率十三州之憤士。抗方張之寇。武功亦未嘗不烈。卒棄

帝制而創聯邦之治與民休息國以強大豈不足奴視拿破崙哉夫聯邦之業亦難矣當其脫英獨立諸人顧同舟之誼萬衆而一心及夫大功告成則各存私見聞中央政府之名卽疑爲崇權集勢各不就其範圍故華盛頓之戰事不過八年而獨立之後與諸人討論國是謀聯合鞏固之大業乃至十餘年而始就緒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彼條頓民族亦有然矣

遊覽一周腹餓不能耐就食旅館館中人問客所嗜則曰鱈哉鱈哉過巴爾的摩爾而不食鱈人必笑之矣世界牡蠣之產額美國佔其三分之一是皆產於折撒比克灣邦人出之於水而剔其肉鮮食之外復裝置罐中分輸於外國顧消費於美國者最多美國之人似於鱈有偏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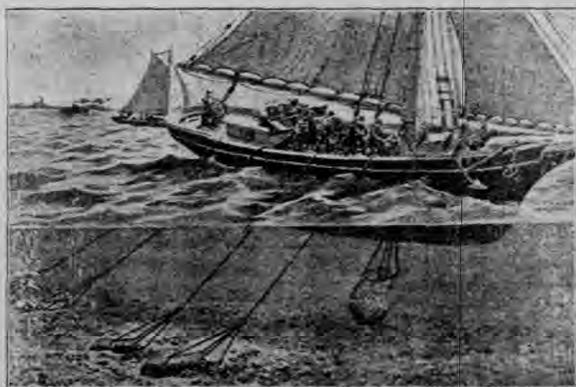
吾聞鱈非鹹水不育則凡鹹水皆能產鱈巴人曰產於折撒比克灣者味甘腴號稱上上鱈本不待人而生然亦有如魚之蓄於池沼者需水不多水田之中亦可長也海灣河口之間鱈遺卵其處卽能自完固其外殼閱四五年可供人食卵甚小非藉放大鏡則不能見一季中一鱈之產數逾百萬孳生之繁無過之者鱈初離母體時爲柔軟之質色乳白

而小如鍼尖。飄泊無定。逐水周流。久之。自附於蠓房之上。或木石之中。日以長大。一年之後。大如銅圓。嗣後年長一寸。度五六年。其體始足。不復再長。

語曰。十年樹木。欲知樹之年齡。觀其截面之層累。而可知。欲知蠓之年齡。觀其房之層累。而可知。房愈厚者。其年愈高。折撒比克之漁者。嘗得一蠓。其房厚九吋。博士說之。以謂百年物也。秋冬爲捕蠓之節。捕之之法。航大舟於蠓所聚之處。而以網拖之。甚者亦用汽機。蠓既不能遊。往往盡族入網。

逆旅之主人。已熟牡蠓而進。猶存其房之半。吾始知蠓房有上下兩部焉。一爲平面。而一爲凸面。凸

面之中。是藏流質。無此則蠓將死。猶人之有血液也。背有鉸。上下兩部聯合之樞機也。蠓有口而不見首。身中至狹之處。卽其口之所在處也。口內無齒亦無舌。僅皮膚之中。有一



捕 牡 蠓 者

孔耳。唇有四。固不虞其齒寒矣。水中多微生物。逐水游泳。蠕伺其過。團圖咽之。然不能以眼觀。亦不能以鼻嗅。而能長有其食。不致餒而亦一奇也。博物者又謂蠕之感覺極靈。逝影警過。蠕雖不能辨爲何物。要於害己者爲近是。卽立閉其房。以爲自全之計。蠕內部之結構。較之外部。差爲完善。亦有肺。胃極小。故所得無多。腹已果然。胃形似袋。卽在口之後。巴城旅館之廚娘。皆善烹蠕。嘗之味極鮮。然食五六枚而亦饜矣。

第六章 紐約道中——非勒特爾非爾

自巴城走鐵路。不足二小時。卽至非勒特爾非爾。道經維爾民敦。Wilmington 依特拉華灣。Delaware 亦製造之大城也。美國東部之大製造城。當推紐約。亞於紐約者。則惟非勒特爾非爾。非勒特爾非爾。一小紐約也。當美國獨立之初。人皆廓然忘機。安其農畝。不復知有工商事。移民西來。茫乎無所託足。繼見其農產之豐腴。若此。如製造之以興商務。可以致富。全國之工商業。因是而發其動機矣。年來大工廠增益之數。十二倍於四十年前。以前統美國人之託業於廠工者。居民數之半。故工人之勢力。恆足以左右其國。然工人專司一事。司針鼻者。終其身知針鼻之所以成。餘事不知也。司針尖者。終其身知針尖之

所以成。餘事不知也。其人之智。識不能因事。而有所摩厲。動輒同盟。罷工以挾制。廠主此亦美國前途之隱憂也。顧美人以爲世界勞働人之得享幸福。無如美國者。其然耶。抑言之而誇耶。吾步非勒特爾非爾之長街。砥平如石。綠陰宜人。兩旁皆紅磚之屋。白石爲階。室雖不大。而雅潔明淨。似士人之居。如此者。長且數里而未已。問之左右。則皆工人之居室也。大半皆自築而居之。非盡貧之富人。吾至此。始恍然知美國工人之生計。視倫敦遠過矣。

非勒特爾非爾之工。有二十六萬人。而以執業於織布裁縫造船鑄鐵者爲多。吾不必至紐約而已。知美國爲現世之頭等製造國矣。特拉華灣水深而風靜。又適當大西洋之要衝。美國海軍之製造所。聚於此灣。

押巴拉既俺山之長嶺。縣互於非勒特爾非爾之南。而大西洋在其東。非勒特爾非爾左海右山。如處囊中。以地勢言之。則非與國也。曰是在善用之而已。穿亞來格哈尼 *Allegheny* 之長嶺。而駕鐵道以通於西方。達於內地。則五穀菸草木棉名果。易以致也。離大西洋雖尙百哩。然有江河可通。大船得逕收帆於城下。而送其製造品於世界各國。比之鐵

路。尤可節費。美之所缺者。他國爲羅致之美之所贏者。他國爲消費之。非勒特爾。非爾。因是而日大。

高山之側。大河孕焉。周耳吉耳 Schuylkill 河流出押巴拉旣僉山。而導入非城。不特便於舟楫。奔泉急湍。可代汽機。斯亦善因天地之利矣。賓夕爾法尼亞之煤礦。又逼近其側。然料之所費。固已輕矣。此中又產無煙煤。性極堅韌。人初不以爲然料。有某博士者。嘗嗜曰。世界之然料。有告盡之日。則此煤興矣。

非勒特爾。非爾之有居人也。始於威良本 William Penn 威良本英國人。信仰圭可兒 Quakers 之教派。以避地至美。購地於紐折爾西 New Jersey 而居焉。同聲之士。聞風來歸。羣集於此。而名之曰非勒特爾。非爾。意謂「兄弟相愛之城」 City of Brotherly Love 因圭可兒之同教者。相呼以兄弟也。威良本之意。欲使歐洲之避地來此者。皆築室於非勒特爾。非爾。出入相助。如一家人。以行其大同之理想。圭可兒教。英國之外。亦盛行於德國荷蘭。今旣雜處。言語之間。雅不相通。久之。遂變成一種之俗英語。遊賓夕爾法尼亞者。當聞之美初建國時。權設京府於非城者。蓋閱十年。

非勒特爾非爾之足以發人之慷慨者。莫如獨立廳。廳兩層。有高閣可以遠眺。獨立之檄

文署於此。聯邦之憲法議於此。一七八七年即乾隆

五十年國父已渺。霸圖方新。喬木無恙。行人

話舊。豈子淵之賦靈光。綺羅過眼。異陳勝

之起。大澤狐火。驚人自由鐘在堂樓之下。

已破矣。霜杵幾下。十三州之魂夢同歸。鞞

鼓如聞。五大洲之自由不死。嗚呼。可以感

矣。昔年波士敦 Boston 人以五十萬金作

保證。迎鐘至其邦。世界遂喧傳。謂自由鐘之出遊。

非城市廳之宏壯。甲於美國。頂有威良本之銅像。非城之工人。釀資所築。此可謂世界至

大之造像。自下望之。固不覺也。然實高如三層之樓。鈕孔之大。足容汝腰。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出於波士敦。而遺蛻則藏於非城。富蘭克林有兄。託業於

報館。以事抵觸府知事。下獄。富蘭克林亦被逐。乃至非城。羈旅天涯。側身無所。彷徨澤畔。



立 廳

行路悲之。腹饑無所就食。過餅師之門。買餅一方。且啖且走。其少年之落拓亦已甚矣。時美方受治於英國。富氏屢使於英。皆不辱命。加稅事起。又奉使與英人抗辨不屈。相持久之。獨立之軍遂起。富氏盡瘁國事。國人敬禮之篤。亞於華盛頓。生平居於非城者最久。故其墓在此。當富蘭克林時。美洲之城以非爲大。及伊爾釐^{Irish}之運河開。紐約寔盛。非城日落。今支克哥亞於紐約。而非城降爲第三。然猶有戶口十五萬。街衢舍廬。皆極閎整也。

吾於華盛頓觀造紙幣。願未見其金銀幣之造作所也。此事不在華盛頓。而在非城。因其廠爲華盛頓所經營。故至今不移。廠在今城之中心。去市政廳不遠。門有衛兵。來賓及門。則引之入見主者。主者引吾入地窖。此窖之中。悉藏銀圓。包以麻布緣牆。而陳如農家之陳麥。腐粟耳。又入一窖。金塊藏於是。觀其形。大不過洗臉之肥皂。而舉之幾欲斷腕。蓋一磅之重量。有四十磅。足抵一六歲之穉子矣。銀塊亦如之。銀輕於金。而體大於金。故重量亦不減。

主者又導觀鎔金之室。吾向所見之金塊。皆淨金也。以爪掐之。卽見爪痕。質太柔。則不便

於用故鑄幣之時。必雜鉛銅。質堅強而無剝蝕之慮。西俗新嫁娘當御淨金之戒。止戒俗指。蜜月一過。謂之蜜之月。形廓不完矣。此淨金易蝕之徵也。金既化。傾入模中。模形如錐。上粗而末銳。寬如銀二十圓之面積。長呎許。厚二吋。刻之即成金錢。

銀幣未製之先亦然。一人輦之出房。予尾之。至一廣堂之上。初以爲必再融之。而後傾入銀圓之模。繼知其非然。法先納楔於機。機動。壓力漸下。取出視之。則輕重大小之度。適相均勻。而自由神也。美國鷹也。皆不煩描摹。而躍然於面。於是始可名之爲貨幣。

顧銀版非一蹴而即能成吾袋中所蓄之幣也。吾更於此詳言之。銀由版而壓之成條。置於橢圓形之鑿機之中。遂鑿成圓形。大小如一。此謂之勃蘭克。勃蘭克之意。謂空無所有也。國寶之信用。在分量之畫一。有不齊者。則謂之僞銀。僞銀即不能取信於民。故既成勃蘭克之形。即一一衡之。既無差謬。則送諸窟室之中。漂以酸素。寶光煥然。有如明鏡。俟其乾。則送諸樓上。印幣機在焉。機之型模有二。在上者自由神也。在下者美國鷹及文字也。金圓之製法亦同。

流覽既周。興辭而出。遊於仙山之公園。Fairy Mount Park 即美國舉行百年賽會之舊

址也。會場既傾。修爲公園。內有生物園。飛者走者。泳者無不俱備。

城有製汽車廠。壯大爲全國之冠。吾匆匆未暇往也。顧不可不至。卷拉德公學 Girard

College 一觀。此學卷拉德一人捐資所建。當十九世紀間。倫敦之豪於文者曰因格來

Ingram 方閉戶。修史暮夜。輦金叩其門。願因格來爲之作一佳傳。附以不朽者。踵相接

也。因格來皆揮之去。卷拉德生長西洲。生平與因格來無杯酒之雅。聞其死。獨撫拾遺聞

爲之作傳。卷拉德之爲人。蓋可知矣。卷拉德生於法。壯年逐賈於非城。因家焉。家富。自奉

甚刻。與人常齟齬。然不肯寬假一錢。人規之。則曰。吾寬待此輩。於我有損。而於彼無益。且

君視吾。亦豈惜財者。蓋卷拉德遇公益事。則慷慨解囊。常爲富豪倡。卽此學之捐助。亦費

二十兆圓云。凡白種之孤子。皆可入學。不以國界爲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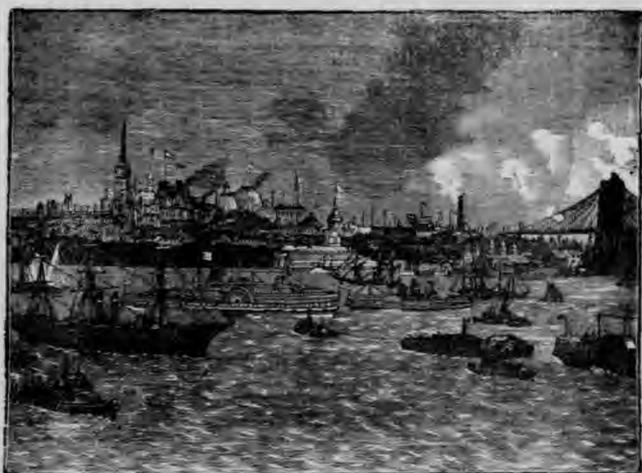
第七章 新世界之倫敦

自非勒德爾非爾坐汽車向紐約。至折爾西 Jersey 城。車卽戛然而止。紐約城市。邈然可

觀。而濁浪排空。一瀉千里之呼得桑 Hudson 河橫其前。勢固難以飛渡也。同車之人。皆

趨而下。相將而入於渡船。渡船之奇。此其僅見。船軒敞而無隴。中有引槳。無擊楫之勞。而

紐約之一覽



倫敦而上之。從此舊世界之都會無足以當第一

之稱者矣。吾今欲語其三條九市之廣。行自遠。舟中之物。行人車馬皆有。乘車騎馬而渡者。仍安其登車執綏之常度。不知者幾疑其馳騁於康莊也。倏忽之間。已抵彼岸。抵岸之時。船長鳴鐘以警衆。則皆紛然上道。上陸之地曰曼哈坦。Manhattan。呼得桑河中之島也。紐約之精華。俱萃於此。吾今始託足於新世界之倫敦矣。迴溯獨立之初。紐約之戶口。不過二萬。百年以來。驟增至四百萬。倫敦以外。世界之大城。無有能及之者。以其生聚之速。準之既往。測知未來。則十年以後。不難駕

五都七選之大。則如入水天。蒼茫之太平。洋流沙瀨。瀚之撒哈拉。欲以其全景寫之。寸幅以示。當世又孰從而寫之哉。日暮就宿。問旅館之所在。則人亦不能詳告也。人居紐約。卽每宿而易其旅舍。可三年而周。

衝衢之中。車馬擁塞。非警察援手。初至之客。甚難渡越。而過達道之間。必有藍裝銀章之巡士。指揮行人。行人恃之。以爲保障。吾初意至紐約後。必盡覽其街市。而評論之。今始知此非羈旅之人。所易言者也。

乍至紐約。耳目心靈。一若爲其壯麗昌盛之氣所懾。而陡失其考察之能力。待吾一思之。今日之紐約。究以何等之關係而致此乎。國家既成熱之後。內部藉良善法規之維繫。秩序嚴整。既無爭奪相殺之禍。加以種種行政機關。發達能爲民捍天。然之患。水旱疾疫。無自相撓。休養生息。而民數日滋。教育完善。而民智日富。機械利用。而民力日溢。國家既臻此境。則必有財力所聚之中心地。英之倫敦。法之巴黎。德之柏林。皆由此而大也。而紐約之大。亦不外此。

吾更以紐約之地利言之。美之物產。盛於中部。而發洩於海外。此壯大之商業。非紐約不

足。以。容。之。矣。蓋。大。西。洋。之。海。岸。線。一。折。而。成。折。撒。比。克。灣。再。折。而。成。特。拉。華。灣。三。折。而。成。紐。約。灣。於。是。巴。爾。的。摩。爾。非。勒。特。爾。非。爾。紐。約。之。三。大。城。起。獨。紐。約。灣。中。島。嶼。紛。列。內。多。良。港。外。接。大。洋。其。氣。象。之。恢。宏。非。折。撒。比。克。特。拉。華。所。能。及。大。湖。周。圍。美。之。天。府。也。紐。約。特。呼。得。桑。莫。好。克。Mohawk 兩。川。之。利。繞。押。山。之。北。陸。走。鐵。路。水。走。伊。爾。釐。Erie 而。與。湖。城。相。往。還。據。圖。觀。之。紐。約。與。大。湖。之。間。雖。若。高。山。阻。之。而。交。通。之。便。有。若。比。鄰。內。地。與。海。外。之。貿。易。所。以。必。取。道。於。紐。約。也。紐。約。灣。之。宏。大。足。以。容。納。萬。國。之。商。船。而。斯。塔。敦。島。Staten 適。當。其。衝。帆。檣。之。所。集。也。布。魯。克。林。Brooklyn 昆。斯。Queens 本。琅。島。Long Is-

land 之。二。城。自。紐。約。之。街。市。日。以。蔓。延。曩。之。二。城。今。皆。并。入。紐。約。而。不。能。自。立。由。是。言。之。

紐。約。者。非。獨。為。美。國。商。業。之。樞。機。抑。亦。世。界。商。業。之。樞。機。矣。

曼。哈。坦。島。長。而。狹。長四十哩而寬不過數哩介。兩。川。之。間。其。淺。灘。漸。放。漸。遠。引。入。紐。約。灣。而。止。自。折。爾。

西。來。此。者。必。於。此。登。陸。焉。紐。約。市。中。地。價。之。高。以。此。為。第。一。盡。世。界。一。歲。中。黃。金。之。產。額。

尚。不。能。稱。此。島。之。地。價。願。當。美。洲。新。闢。之。日。此。島。之。主。人。實。惟。西。印。度。人。荷。蘭。人。至。無。所。

栖。託。欲。買。此。島。以。築。城。邑。土。人。聞。之。則。皆。甚。願。彼。以。樹。皮。之。小。舟。欲。抗。此。逆。浪。以。往。來。島。

上。其道甚危。宜其以石田視之也。荷蘭人遂以五十圓償之。土人不欲得錢。願代以貝瓊鈕扣玩物。既質劑成交。荷蘭人築城其上。以聚移民。名之曰新亞摩斯德爾登。New Amsterdam。

stetani

亞摩斯德爾登
本荷蘭之海城

英人得之。易以今名。當美國獨立之日。紐約之盛。尙亞於非勒特

爾非爾。自

溝通大湖。

即伊爾
運河紐

約之局勢

遂一變。

百老匯路

Broadway

者。紐約大

商業之所

集。車水馬



百 老 匯 路

龍之觀。熙來攘往之概。吾固無贅言矣。兩旁之屋。皆盛大如王宮帝室。至無以相勝。則羣以高度相爭。二十層之屋。固已視若尋常。最新之屋。則皆二十五層。望之如玉宇高寒。仙雲縹緲。居頂上者。如違山十里。不聞城市之囂。居室之人。未必盡爲富豪。顧皆白石琢堂。甃甃鋪地。有長巷以通往來。中設升降機。千人上而千人下。其繁劇亦如街中。居人既多。賈鬻之事。亦附麗而起。乃有雍髮之匠。漆鞋之工。熱食之館。寄書之郵。皆不可出門而得其所。縱窟室之內。亦有人居而作手工。紐約至大之新聞。皆聚於市政廳方場之左右。赤靈尼的寺 *Trinity Church* 在其旁。美國之寺。以此爲古。而莊嚴亦達於極品。顧吾皆無當焉。吾所流連而不忍去者。其中之叢墓也。埋骨於此者。皆聞人。隨原。憑弔。覺嘉木垂蔭。名花自落。長伴英賢之魂魄。而靜如太古。幾忘戶外之憧憧往來也。已墓碣獨高者。夫爾登 *Roberts Fulton* 之葬地。自瓦德發明汽力。後世未有嗣響。自夫爾登起。始驅策之。以爲人用。然則瓦德爲汽船汽車之祖父。而夫爾登爲其生父乎。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一年夫爾登初造一船。曰克勒爾門。試行之於呼得桑河。自紐約至於阿爾巴尼 *Albany*。此第一號汽船出現之日也。於是舉世信夫爾登之發明。非小兒之弄物。而實於商務有大益矣。傍

於其側者。老崙斯 James Lawrence 之墓也。折撒比克灣之戰。老崙斯之忠勇。爲世所稱。有白石之坊者。海密爾吞 Alexander Hamilton 之墓也。美國創建中央政府。海氏之力。爲多。與人決鬪。中道而殂。未竟其才。論者惜之。

離寺。越百老匯街。則丸爾街 Wall 矣。美國經濟之盈虧。皆聽命於丸爾街。他日文學家之引用。將以丸爾街爲美國財政之代名。未可知也。蓋美之立國。向無政治上之紛爭。惟有生計上之問題。政治之事。聊寄於超然人外之華盛頓。若全國精神所貫注之生計問題。則惟在紐約。紐約之總匯。則在丸爾街。丸爾街之生計。非有數十百萬之大公司也。大製造廠也。惟有簿記一冊。鉛筆數寸之股票。賣買所數。鐵路汽船。電話之股票。價值升降。皆無定則。幸而投機。則鉅萬之資。不難立致。不幸而失敗。亦鉅萬之資。立盡。夢爲富人。醒爲乞兒。命運之佳劣。蓋可立見也。此股票之經紀人。例當先納四萬圓之金錢於政府。而始得自命爲牙人。股票之外。則以麥商爲大。此外則棉花矣。周行一日。不覺勞倦。乃返旅舍而就息焉。

第八章 紐約與外國之商業

觀丸爾度爾法斯得利亞 Waldorf Astoria 旅館之大。足見紐約之大也。建於曼哈坦島之中央。未至百老匯街。先見高頂入雲。綺窗迎面者。卽是也。其延長且數哩。足稱世界旅館之王。吾輩所居。乃在美第生方場 Madison Square 紐約商店之大者。悉左右於此館。行於其市。知世界之國。莫不以其所產之物。梯航至於紐約之市。而求售。絹織之物。以吾國造者爲上。一回想之。沿揚子江珠江之岸。土潤宜桑。匹夫匹婦。春水浴蠶。篝燈上繭。勞苦兼旬。繅機之響。諸村競起。乃有吳越巧工。儷色辨絲。匿身土室之中。投梭木機之上。其器械之樸陋。居處之陳穢。莫可名狀也。及其織成。絹帛則異彩煥發。不脛而走於五都之市。然後經印度洋入紅海穿蘇彝士河而至歐洲。乃轉地中海穿直布羅陀之海峽。盡大西洋之海程。而至乎紐約。纖穠之絲絨。精刻之花邊。則皆來於歐洲。燦若明星。精華耀燭者。有如金剛石。彼林深箐密之南非。雕題文身之黑人。遊客往者。皆有戒心。烏知此希世之寶。之金剛石。卽產於其中。美人買茶。以升斗計。與吾國之米麥同。紐約之茶。來自喜馬拉雅 Himalaya 山之南。中國之茶。殆絕迹矣。賣茶者亦賣咖啡。咖啡必和以糖。咖啡則來自巴西。糖則來自古巴。物之至紐約者。惟此爲最近。偶人玩具。以巴黎柏靈製者爲上。虎

豹之皮。雖無食牛之氣。猶存彪炳之文。置於火爐之側。冬夜苦長。相與踞坐其上。劇談遣興者。曩固長嘯於忻都斯坦。Hindustan之深山大澤間。舉目四矚。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莫不類聚於紐約之市者。願吾與其在此觀之。不如至碼頭而觀之。得以一覽無遺也。乃向第二十二街 Twenty third Street 緣島而下。島狹而長。空中駕鐵路。以便行人。吾即乘之。軌道懸於柱上。高如重樓。速率與平地之車同。

車站建於樓上。乘一次。取費五分。站中無守者。人投錢樸滿中。即升車。司車者閉其門。而車即行矣。吾遊歐洲。公車之中。例有一樸滿。乘客納錢其中。既至一躍而下。從無御人向客索錢者。而客亦不相欺。其風俗之敦厚。有如此者。今至美國亦然。車中窗明几淨。吐涕者必自承以巾。吸煙者必謹藏其灰。同車之人。無識與不識。皆相敬如賓。自非人人有公共之德者。安能若此。居於層樓者。自謂遠別塵市。無人窺見其室家之好矣。而空中旅行之人。則皆見之。其人雖閉戶家居乎。願莫不居肆以成其事。機軸之響不作。而終歲勤勤。無異工廠。說者謂徧美國之人。皆儲六圓之金於銀行。以買紐約一歲所出之工藝品。而猶不能抵其價。

將至碼頭。車馬雜沓。皆輦貨於舟者也。觀乎水涯。舟塞其流。曼哈坦有長二十五哩之海岸。益之以瓊島。而泊舟之所。仍無隙地。其盛大之況。殊可驚也。

此紛來沓。至於舟車之中者。美人之賣出者半。買進者亦半。夫以美物產之豐。而仍不能拒外國之物品者。一則諸方土宜。遷地弗良。美雖講樹藝之術。亦弗能強也。一則美之戶口驟進。需用之物多。而本國之廠。猶不足於供應也。

美國土地之廣。非歐洲所及。故人民雖從事製造。而農牧之所產。猶有羨餘。以供應外國之求。紐約外國之商務。以麥爲第一。恆有麥船二千艘。逕往歐洲。牛羊亦生渡大西洋。而餉英國。計外國商船之至紐約者。歲有汽船三千。帆船之數。不能悉數。美國之石腦油。亦非常之富源也。裝船之處。或在紐約。或在巴爾的摩爾。與非勒特爾。非爾。船形如箭。一船之大。可容三萬罷拉。並美國盛油之器一罷拉可容三十一加倫歐非亞三洲。皆其市場也。古巴糖漿。未結品之糖也之輸入美國。其船亦如裝石腦油者。當航大西洋之日。糖在船中。與鹹水相隔。僅鋼板一層耳。既至美國。藏於倉庫。倉庫之式四方。而築以堅石。有如木廂。

吾又觀裝棉花之船。美之南部。盛產此物。既採。乃捆載之。運至紐約。然後售諸歐亞等洲。

以供紡織。麥粉之出口者。猶不敵棉花之多。是美之農產。實以棉花爲第一。蓋占地球產額三分之二。第以售與歐洲者計之。歲已得二千兆圓。由此觀之。美國進口之數。雅不如出口之多。而世界之國。歲當納若干兆之金錢。以償美國之物價。昔西班牙人羅堀美洲之金。而輸入歐洲。今則歐洲之人。又輦金於美矣。美之貨物。固恃歐洲爲市場。而英吉利三島。尤美之良主故也。願炎試日知錄云市井人謂額相交易者爲主願後漢書有主故字願當是故之譌雖美國亦購英國之製造物。而終不敵自美國去者之多。棉花、麥粉、牛羊。其大較也。

世界至速之汽船。則惟往來於歐美之間者。是名曰「大洋之獵犬」(Ocean Greyhound)

自紐約至倫敦。不足六晝夜也。當科倫布自西班牙之拔洛斯 (Palos) 啟行而至西印度

羣島也。蓋三月而始至。科氏以一四九二年八月出航。以是年十月至美洲。即明孝宗弘治七年。至八年間也。以今較。昔世界之進

化。其可知也。舟中之陳設。如王公之家。雖世居其中。作浮海之生涯。亦旣悶焉。船之速力

足抵二萬匹馬力。願吾嘗聞自歐至美之船。常多備下等艙。以居移民。船價廉而居處亦

隘陋。凡至美入籍者。不與旅客同時登陸。而當於曼哈坦島之盡處。政府設官於此。以檢

驗之。如遊惰之民。不能擇一藝以餬口者。則遣還其國。然亦未嘗不許其登岸。人之不得

志於父母之邦者。輒盡室來此。受一廛而爲氓。美以其國之地廣而人稀也。莫不懽然迎之。自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以來。移民之至者。約已十五兆有餘。今則皆有田園。長子孫於此。而忘其故鄉矣。

緣島而下。以觀移民之上陸。既至。見各國之民。擔簦負篋。麇聚於海濱之上。如令吾再遊

歐洲也。英格

蘭、阿爾蘭、日

爾曼之人。占

其多數。紫面

者。意大利人

也。長髯者。猶

太之遺民。自

俄羅斯波蘭

諸國。轉徙而



自由女神像

紐 約 大 橋



來。荷蘭之俗好潔。今雖行李倉皇。其整潔猶非他國可及。以彼移民。或謀身家之自由。或因生計之艱難。一旦敝履祖國而來此也。豈非有大不得已者乎。際此故家已去。新室未奠。滿目山川。河梁已賦。一肩行李。葛藟徒歌。吾觀其色。皆皇皇然也。

美以平等博愛之旨。爲立國之本原。則見於自由神像矣。自由神像在紐約灣中之貝特羅斯 Becthos 島上。未至紐約。此先入望。既離紐約。此獨後去。紐約之鑄此像也。以爲美

國者。獨立自由之國。他國之民。有憔悴於虐政之下者。觀此可奮然興也。吾之觀此也。泛小舟而往。以路

途之便。得縱觀布魯克林之懸橋。紐約與曼哈坦以是聯絡如一土橋。以石與鐵爲之。長一哩有半。橫跨東河 East R. 之上。橋之壯麗。無費辭矣。語其歷史。則此橋經始之日。委羅貝令 Roebling 一人爲之。羅貝林以此而損其年。其子繼之。分工績。倏又遭疾。醫者戒其速免此役。疾始有瘳。然大功將集。繼起無人。固不能從醫人之命。乃築室於科崙布亞高處 Columbia Heights 離橋不遠也。於其室中。特啟一窗。以望遠鏡望之。意有可否。則授旨於左右。馳語工人。如此者十年。橋始落成。沿東河之岸。林木鬱然者。潑洛斯班克 Prospect 之公園也。去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不遠。中央公園爲曼哈坦之稚子童女嬉戲之所。風景之美。可云觀止。

第九章 新英之製造與商業

吾徧遊歐洲之名城。凡以商務製造甲於一方者。必其山川平易。土田膏腴。從未有巢山而屈氣候。不適交通。不便而蔚爲興國者。乃以新英之地勢。與其製造商業而並論之。則與此說。又適相反。

美之東北濱大西洋岸者。有六州焉。六州卽緬因 Maine 紐罕什爾 New Hampshire 羅

得島 Rhode Island 康內克的告特 Connecticut 注滿的 Vermont 麻沙朱色得士 Mass-

achusetts 是也。六州相拜。曾不足當于薩斯 Kansas 或明尼蘇達 Minnesota 一邦

之大。故統名之曰新英。其實行政區域。則六邦各自獨立。押巴拉。旣俺山。之長嶺。橫亘於南北深谷之中。大海之濱。則有平土。可居自茲。以外地勢。塊坳增岡。重阻。緬因一邦。荒林古木。居其半。寒泉野湖。居其半耳。其餘五邦。亦覺巖石多。而土壤少。居此者。欲以成富商大賈之業。而帶財於八方。亦固難矣。或曰。苦旱之地。宜可行蓄牧。而致富。然新英之氣候。三冬嚴寒。大雪常數十日。雪之深者盈丈。牛羊無所得食。則槁餓而死。由是言之。美之至瘠之區。莫新英若也。而豈知其富庶之概。乃亞於紐約。美之戶口。聚於東南。顧未有若羅得島。康內克的。告特麻沙朱色。得士者也。鄉邑隱賑。商旅聯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此誠足起遊人之驚訝。而急欲知其所以致此之故矣。

近山之國。宜多鑛物。新英之富。豈以此乎。然五金之物。絕不見於此邦。雖產煤。而雅不及賓夕爾法尼亞之多。繼而知其致此之故。則原於天然之地利。押巴拉。旣俺。大山。崩。崩。大。西洋海水。瀕洞。人視爲無用之物。而新英之人。恃此而富其國。蓋山中泉水。自峻嶺而下。

奔騰以入於海也。其勢不可當。利用其水力以代汽力。而工藝於是乎興。原料之進口。製造品之出口。由江而海。轉運之費。又至省焉。濱河諸邑。工廠大興。雖紡車緯杼。接宇連簷。而空氣清潔。無煤煙之污人者。皆用水力故也。

夫水力之用大矣。數丈之流。可抵百馬之力。新英之工藝。皆恃此也。德法瑞士山中之人。亦知規水爲機。而天然之水力。終不敵美國之多。銀濤白馬。本屬喻言。而美國之廠中。實有馬二百兆匹。水力當之矣。

當清教徒不忍宗邦之仇視。避地而來此也。見新英之土。不宜於農。謀所以長子孫。爲久居之計者。莫如興工藝。自殖民之苗裔。日蕃。獨立之鐘聲。旣起。美國之民。乃隨世界之潮流。而於工商業上。爭其生存。椎輪大輅。始於新英。而殖民時代之新英。今日比之。則又椎輪之椎輪。大輅之大輅。渺乎其已小矣。

新英之工藝。不知有若干品也。而要以紡織爲大。美國所產之棉花。以其半輸之外。以其半存之內。存之內者。悉以供新英之製造。染色布與花布。皆成於此矣。

奔流急湍。如美利馬克 *Merimac* 此河發源於白山。長一百五十哩。中多懸泉。不盡利於舟楫也。 之兩岸。今皆蔚爲都市。

吾由那蘇亞 *Nashua* 此河之側皆假水力以興 曼折斯豆 *Manchester* 此河之懸泉高者

棉布羊毛布為大其次則鐵器皆恃水力也 而遊紐罕什爾 此實美利馬 羅梭索 *Lawrence*

此河之水力最大而 福利宛 *Fall River* 此河以其水力供那 而遊麻沙朱色得士 此實美利馬

織布造紙之業盛焉 羅威頓士 *Providence* 此實那拉格綫 而遊羅得島 然皆稱之為波羅威頓士河云 則名城大鎮接武

而起萊因多璠之流域不能過也。要其大者則惟紡織之業足稱冠帶衣履天下之鄉矣。

而紡織之中心點則又推羅威爾為第一。麻沙朱色得士之大城也。

美之棉花盡植於南方。與新英不相接也。水道縱便。猶不免轉運之勞。今且於產棉之區。

建築工廠就地製造。程功更易。此他日新英盛衰之問題也。顧新英之所恃者棉。而亦恃

羊毛。美國呢布之中心亦惟此矣。當一七八八年 乾隆十三年 華盛頓權知事之日。哈得富爾

Hartford 康內克特特之首府 首創一織呢公司。華盛頓以其呢製衣一襲。是為美國製呢之始。

麻沙朱色得士之工業。以革屨名。而康內克的告特以鐘著。鈕鈎鉞扣。凡綴合衣服之品。

亦莫不備也。又善造鐵器。刀與鋼筆。其大較矣。羅得島上之人。則善琢珠玉。

新英之南部。工之世業。則惟製時計。時計之粗者。合五十四種輪旋之物而成。精者什倍。

巴士頓船灣



於此數矣。螺絲釘之細者。甚於沙泥。合三萬枚。始重一磅。製此者。雖用機器。然亦不能盡廢手工。一磅重之鋼。價值無多也。琢磨而成時計。乃至費工價一萬圓。彈性之法條。亦成

於鐵。鐵之值不足一圓。而製成之後。則值四萬圓。此非鐵之能自增其價也。雖以金玉之美。不加人工。則不爲世用。撒哈拉之砂粒。落機山之石卵。苟有人焉。選其色。而磨其光。以置諸五都之市。必有賞之。而得高價以去者矣。

新英之人。既製成各物。販之海外。則商務於以興。緬因之海岸。世界之良海岸也。紆徐曲折。有如鋸齒。地學之士。名之謂「百船灣之國」。而麻沙朱色得士海岸亦良。沿此而南。佳港名海。直至紐約而始已。邦之位置。有若

此者。是宜得何等之效果乎。其天然之商業。必以船務爲稱首。其人民之習慣。必以航海爲長技。土著之人。自其年少。卽習聞父兄所告語。無非科崙布麥迦倫少年冒險之譚。及長則皆慕其人而思效其事。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其素所相習者。然也。緬因之出而爲船長者。萬有二千人。吾嘗浮海至天津。海天滄茫中。就船長與語。叩其邦族。則以緬因對。邦人之足跡。徧於世界矣。而自造一船以往來於歐美之間者。則惟波士敦人。沙羅

朱色得土之首府

外國商品之至美國者。首至波士敦。而後轉輸諸他方焉。

新英當百年以前。利用海。而今則利用鐵路。雖以呼薩克 Hoosac 之崇山峻嶺。而猶鑿隧道以駕之。自有此路。波士敦始與東道相通。而支克哥密士失必之平原。雖居中原。與濱大西洋無異也。於是密士失必平原之事業。日起而有功。而波士敦亦然。吾統計美國鐵路之多。無有若新英者。親至其地而觀之。軌路縱橫。如網在綱。濃煙如注。倏往倏來。所載皆五穀菓蔬。逕達海岸。輸至國外。

人之一身。備百物而爲之用。農以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遷之。故農工商者。國之三寶也。今卽吾旅館一餐之所供。而證吾說。長桌可容數十人者。製以桃花心之木。出於榛狽未革。

之西印度。桌圍織以阿爾蘭之葛。刀叉之鐵。掘自蘇必利爾湖 Lake Superior 之礦中。作飲料之咖啡。摘於阿刺伯人之手。糖榨自古巴或魯西安納 Louisiana 之蔗田中。鹽煮自密執安 Michigan 之井水。胡椒採於新嘉坡 Singapore 之島。麪包之麥。耕於密士失必之河畔。磨於明尼波列斯 Minneapolis 之廠中。歷大湖之水路。而至紐約。葡萄乾產於希臘。此數物者。生不同時。產非一地。梯山航海。集於一堂。用之之時。但見其便。而不見其難也。農與工。工與農。互相交換。生生世世。衍於無盡。甲國之所有。餘者。乙國之所缺乏。甲乙諸國。互相交換。亦衍於無盡。故歐亞非三洲之物。至於美國。而美國之物。又至歐亞非。

麻沙朱色得士灣有城曰林尼 Lynn 距波士頓十哩而遙。美國造屨之工廠在焉。入其中而觀之。亦世界之大觀也。屨之原料惟革。吾一一考其所從來。則有自歐之俄法英德去者。有自亞之印度高麗去者。本國之革。以得撒者爲上。南美諸國平原之中。是多獸皮。今亦輸送至此。以供美國之製造。而吾齊晉秦隴之皮。亦有入此廠者。

牛馬之皮。非以藥製之。則弗能用。皮製之而成革。此屨之始事也。製革之術。首以櫟皮之

水浸之成褐。取出乾之。而後塗以脂肪。使之柔滑。終則黑之。蓋經數十百次之調製。而始可以爲屨。若鈕若帶若釘。則皆成於別廠。而非一家之所備也。

自汽機興而工商之局一變。說者謂人工之遲。不如汽機之速。是固然矣。而用汽機。則不能不分功分功之法。實工業進步之大原也。卽以製屨而言。若者爲腰。若者爲底。其綴合而成屨也。若則需釘。若則需麻。設以一人而兼任之。吾恐累日而不能成。今此廠中之製屨也。則不然。工人入廠。長於某事者。則終年執其事。此外非所知也。執役幾載。問以成屨之道。茫然而不能答。此分功之故也。而其效果。則一日之工。能縫屨六百對。一分時之久。能縫底九百對焉。吾如至斯勒林菲得 Springfield 麻之製土沙色得 而觀武器之造作。所乎。大礮一尊。蓋易數百人之手。而告成也。

第十章 新英之湖山

押拉巴。旣。俺。山。之。長。嶺。始。於。亞。拉。巴。麻。 Alabama 之。北。密。士。失。必。桑。羅。稜。索。爾。河。界。之。押。拉。巴。旣。俺。肆。其。東。封。而。不。能。西。略。則。渡。新。英。北。走。加。拿。大。而。盡。矣。天。若。惟。恐。密。士。失。必。以。東。平。原。曠。野。無。高。山。以。作。之。填。也。故。以。茲。山。爲。之。骨。經。途。所。互。數。千。餘。里。山。阜。相。屬。含。

谿懷谷崗巒。紜紛翠微。鬱舒而或單嶺。直行龍池。瀑瀆其隈。又或兩峯並峙。明湖伏流。潰其阿原。隰墳衍中有平土。往往寬至百哩。以其山脈之所在而分屬之。則北喀爾勒那部也。

North Carolina

此邦多林木。遊者往焉。得其峰巒。

最高之一部。而新英得其風景最佳之一部也。

紐罕什爾有白山 White Mts. 者。遊人比

之瑞士之阿爾卑斯。白山之高峰曰華盛頓。

頓 Mount Washington 華盛頓之勳勞。十

三州之望。白山之崇高。亦十三州之望也。

豈華盛頓之以山傳歟。抑山之以華盛頓

傳也。坐汽車可徑達山足。吾欲攬白山之

勝。與瑞士之風景果同乎。否也。疑其蔽於

叢薄。埋於樹石。欲造其峰。是必費時日而



山 白

後。可。山。中。之。人。曰。上。山。有。鐵。道。猶。意。大。利。之。維。蘇。威。瑞。士。之。阿。爾。卑。斯。也。吾。視。之。信。山。高。二。哩。而。汽。車。可。直。至。其。巔。車。甚。小。殆。如。轎。耳。遇。巉。巖。峭。壁。則。見。鐵。軌。卓。立。如。梯。人。如。援。繩。而。上。者。然。吾。不。憚。焉。尋。常。之。路。軌。條。止。二。而。此。則。有。三。每。隔。四。吋。有。鐵。條。二。橫。置。中。間。汽。車。之。輪。切。於。軌。上。與。尋。常。之。汽。車。同。惟。此。則。兩。輪。之。中。更。有。輪。焉。此。中。央。之。輪。切。於。中。央。之。軌。條。之。上。有。熟。鐵。之。鈎。車。或。越。軌。鈎。能。牽。制。之。而。不。致。有。顛。覆。之。患。是。日。也。天。朗。氣。清。車。慢。盡。捲。背。山。而。坐。望。見。下。方。野。田。漠。漠。林。木。葱。蔥。時。而。瘦。日。一。輪。蔽。於。雲。中。野。田。林。木。忽。然。不。見。回。望。山。頂。則。甚。了。了。蓋。吾。所。見。之。山。下。去。平。地。尚。遠。山。中。常。作。雲。氣。以。潤。其。一。方。有。時。同。車。之。人。對。面。不。相。見。則。白。山。之。雲。也。白。山。之。頂。往。往。數。日。不。能。見。蓋。白。雲。蔽。之。矣。雲。日。既。朗。舉。目。四。矚。望。見。羣。峯。能。舉。其。名。者。則。如。亞。當。斯 Mount Adams 哲。佛。升 Mount Jefferson 馬。的。升 Mount Madison 其。高。皆。如。白。山。惟。孟。祿 Mount Monroe 約。克。升 Jackson 兩。峯。則。在。諸。峯。之。下。比。而。觀。之。猶。附。庸。矣。諸。山。皆。以。伯。理。璽。天。德。得。名。故。統。名。之。曰。伯。理。璽。天。德。峯。

車。停。則。已。造。其。巔。矣。加。拿。大。之。林。木。蕭。疏。喀。塔。亭 Katahdin 高。山。之。峯。嵐。暹。迤。皆。可。見。

之有逆旅以留客。以是得縱遊注滿的之綠 *Green* 山。紐約之喀得斯奇爾 *Catskills* 及阿的倫達克 *Adirondacks* 山。湖山之勝。要皆無有及。緬因者。積山萬狀。負氣爭高。聯辰接漢。雲雕錦縛。陂池潛演。湖脈通連。棲波之鳥。水化之蟲。號噪驚聒。紛物其中。每當溽雨。迎夏薰風。送春輕寒。未屆江楓初綠。四方之人。來此消暑。逆旅之中。恆滿其坐。緬因之森林。今尙不少。遊人至者。結筵繞壑。密網彌山。放鷹走犬。短橈勁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亦盤遊之至樂也。深洞所積。溪壑所盈。則惟魚蛤。習靜之士。可以垂釣。美之魚雖多。取之海。而緬因之湖魚。亦多佳味也。凡此湖山。既贈人以可賞之風光。亦貽人以無盡之寶藏。雖礦物之富。不如押拉巴。既俺山之南。山中之流泉。卽下方工廠之所仰賴也。

新英之寶藏。更有山石焉。石之堅者。以花崗石爲第一。採掘之際。以尼多魯虞里斯林

Nitro-glycerine 之雜藥也。性炸之。轟然暴發。誠有石破天驚之觀。琢之成塊。而後運諸四

方。美國之街市。類以花崗石砌地。而皆仰給於此。注滿的亦產白石。雖不如田納西 *Tennessee* 吉俄爾給亞 *Georgia* 所產之精。而其用則反廣。

既至注滿的。首尋其白石礦。而觀之。治石之法。比花崗石更精。其切之也。就石之凹面。實

以粗砂切以鋼片。用汽機轉之一往一來。其用如鋸。鋸之以成形。琢之磨之以發光。終則致諸市場以求售。

石之中有爲學僮所不能離者乎。曰有之。將爲花崗石與白石乎。花崗石白石。雖中宮室器皿之材。而非學校之需用品也。學校所需之石。曰司來脫。亦新英之所產也。夫以筆塗之。任何石皆能成文。奚必司來脫。因此石之層累薄而易解。以之製版。良便於取攜。亦可代瓦以覆屋。美國賓夕爾法尼亞諸州皆產之。而琢之爲學僮之用。則聚於班加 Paragon 城。吾江西湖南二省亦產此石。而江漢之間。無造此之廠。學校之所需。乃來自別國。卽讀者諸君之石版。其或來於班加之廠中乎。未可知也。

新英之中。更有一事。爲童子之所喜者。楓糖是也。夫楓。秋老則紅。詩人畫師常喜及之。而其汁更可製糖。春初。東風解凍。林木昭蘇。楓樹雖未萌芽。而其膏液已流動矣。採糖者卽於此時。椎樹幹而爲孔。孔與根之相離。不可過遠。承以木桶。汁自流出。流雖極緩。積之不久。卽盈一器。視之明淨如水。嘗之以指。則其味甘。是名之曰糖水。而爲糖之原料矣。

第十一章 歷史之造作所——波士頓

有歷史之興趣。而以富庶聞於美之東北者。則惟波士頓。徧新英之鐵路。皆以此爲會歸之地。若是者何也。其地濱海而爲大西洋惟一之船灣。國內之物產。輓輸至此。以入於歐洲者。皆便論美國與外國之商務。紐約之外。當以波士頓爲第二。原料之仰給於他國者。航海而來。價格低廉。因之製造之事。日大。居民百萬。郭外諸村。十五哩而不斷。凡治事於城中者。及暮。則就宿於村中。波士頓街衢之平直。不如紐約。而重樓疊閣。則似之行於其途。不見瀟灑之概。而有塵囂之煩。獨公園甚美。榆樹千章。夾道而立。麻沙朱色。得士之政府。建官舍於其旁。全屋作長橢圓形。脊上塗金之頂。與暮雲碧樹相輝映也。園之中央。別規地爲學僮



波士頓之公園

消夏之所。是稱蛙塘。Frog Pond 因此藉論波士頓賈醫工肆之外。不乏名區。藉以選勝。有馳道曰懇曼威斯。Commonwealth 緣街之中。都爲林圃。道旁居家。盡是華屋。每當日夕。職務多暇。士女靚妝。緩緩而歸。陌上花開之曲。鑿前人語之聲。殊可思也。

波士頓者。新世紀之雅典。而學問藝術之所萃也。書籍之刊布。獨盛於此。博物藏書之庫。各有數處。音樂科學。別立鑿舍。以造專精之士。郭外有大學曰哈佛。Harvard 當殖民時代。他州尙未立學。此校獨先成立。規模之闊。教授之美。甲於全國。故聲聞早著。近百年來。版圖日擴。文化日張。庠序之制。普及於通國。哈佛對之。幾如遼東之豕。然規模益大。教育益精。故其名譽仍不墮。校中教員。幾四百人。學者分齋治事。合計之則有四千人。繼哈佛而起者。實爲新哈文。New Haven 康西克前省會之耶魯學院。Yale College 17

革命軍起。羣推華盛頓爲大將。華盛頓爲國民獻身。義不獲辭。乃受命。其事在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七月朔越二日。誓師之地。卽在干布列支。Cambridge 波士頓附郭之區。今哈佛大學所在之地也。時則波士頓陷於英軍。華盛頓率民兵而與之戰。距城不遠。有小邱焉。華盛頓移礮其巔。以擊波城。英之軍艦。泊於城外者。礮彈亦能及之。英人不支。棄城去。

吾讀美國獨立史。知茲事初發。難。豈華盛頓一人之力。能奏膚功。華盛頓僅一有名之英雄耳。此外無名之英雄。舉十三州之人。皆是也。然莫盛於波士頓者。自英國下加稅之命。移民聞之。莫不激昂慷慨。人懷反對之心。民張自由之氣。始則以和平之請願。上書英王。冀英人之覺悟。而泯此紛爭也。其書名之曰「宣告權利書」(Declaration of Right)。數巴力們有五不韙。巴力們中人見之。皆不以為意。波士頓之人。則羣集於市中之法難堂(Faneuil Hall)開激烈之演說會。獨立之志遂決。今法難堂故目爲「自由之搖籃」(Cradle of Liberty)言美之自由。於此孕育也。

步其海濱。令吾追憶波士頓之茶葉黨(Poston Tea Party)是獨立史上大有榮光者也。初波士頓人宣誓曰。印花稅之命不收。移民不再購英國之物。會有茶船。來自倫敦。下棧於波士頓灣。將以索售。移民思國人心志不一。雖已宣誓。慮猶有購之者。是夜集於法難堂。一人宣言曰。是會也。莫有急於救國難者。一人聞之。微會其旨。乃應之曰。以海水調茶。不亦可乎。一人又大聲曰。今夜之波士頓灣。其爲壺矣。乃閉會而出。其人皆披髮文身。插羽於冠。如西印度人。卽以是夜潛登英船。啟艙。盡投其茶於海。茶之外絕未毀及一物。倉

卒之中。有誤傷其鎖者。茶葉黨人仍往償之。翌日。波士頓之灣中。茶葉浮焉。有好事者。掠取少許。藏之於罈。爲茲事之記念。而茶葉黨人之姓名。則竟不可知。於是邦人之素飲茶者。皆代以來路花。及薩沙希刺斯之根。婦女勤紡織。不衣英國之布。英人聞之。則大憤。欲美人償其損失。不爾。且移兵擊之。美人以爲欲徵稅。而不問國民之願否。是獨夫之政體也。移民雖居海外。獨可以橫逆施之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獨立軍遂起。今則時移。世易。波士頓非復鎖港之時代。英船至者。亦不復課美國人之稅。而美人亦樂購英國之物。兵戎既啟。玉帛言好。鐵血世界。甯可以空文爭乎。

當傑士般 Jasper 坎爾波 De Kalb

德人之助戰者

諸人師徒撓敗之日。英軍之勢張甚。美之丁

壯。盡於疆場。欲背城借一。而無兵可集。波士頓之童子。皆願爲義兵。以雪父兄之恥。吾自干布列支驅車至本格爾 Bunker 山。華盛頓未任事以前。波士頓人劇戰處也。山上有華表。以銘戰事。今波士頓之人。煙此最稠密云。沙沉白骨。弔壯魄。而無方。雨洗金槍。知承平之已久。華表之旁。有階焉。可登其巔。以望全城。下有貝斯考德 William Prescott 之造像。華盛頓以前之大將也。方事之殷。英人所至。焚掠。美人見者皆怒。欲奮鬪。貝斯考德止

之曰。子無然。姑蓄我銳。而驕敵人之志。今其像猶作張目而視。手揮軍士使退之狀。
 吾夕謁古北寺。Old North Church 塔尖巍然。夕陽倒影。而離非爾。Paul Revere 之鐙。
 則無有存焉者矣。當英美交惡之初。英嫉視波士頓愛國之士。思欲得而甘心焉。離非爾
 以祕密之跡。奔走其間。與邦人約。脫有危。則於古北寺之塔上。懸鐙爲識。某日之夕。塔上
 忽現二鐙。知英軍拔隊。將襲擊美人之在勒克新敦 Lexington 與公哥突 Concord 者。
 卽渡河而逃。離非爾亦駕扁舟。渡河西歸。時英兵已徧布要區。舉槍待發。暮夜倉皇。離非
 爾竟免於難。既達彼岸。乃縱馬疾馳。大呼曰。英軍至矣。有方酣寢者。聞警出而問曰。何喧
 也。離非爾曰。喧乎。少俟須臾。則喧汝者至矣。途遇亞丹 Adams 武裝而出。離非爾止之。
 曰。國人望君。如望歲焉。其不可以輕身。且不有戰者。則國不立。不有謀者。則事不成。君其
 爲我謀焉可也。離非爾單騎夜走。英軍四圍伺之。竟得安渡。以達公哥突。而美人得爲之
 備。是殆有天幸耶。後美之詩人耶法羅 Longfellow 作詩歌。追紀其事。
 美國歷史上之大事。惟殖民時代。獨立時代而已。而其事皆始於波士頓。距今二百七十
 餘年前。普里穆斯 Plymouth 去波士頓三十哩之海口。有來自歐洲之船。曰五月花。May Flower

中有白人之男女百有二人。既抵岸。則次第上陸。土人瞠目視之。此百有二人者。去其父母之邦。蕭然來此。移民初居荷屬由滿目有山河之感。託身無葛藟之庇。顧其胸中有無限之自由。無限之光明。身外之困苦。則絕弗爲意。五月花事畢。將離普里穆斯而去也。移民揮巾送之。天寒日暮。移民以一月二林木蕭條。送君萬里。盡於此日。以是言悲。悲可知矣。顧移民絕無鄉邦之思。致書戚友。惟云某月某日。已抵美洲。未嘗有惜別之辭。其獨立不羈之精神。足爲此日之先兆矣。世有崇拜華盛頓者。其先拜此百有二人焉。可也。五月花至。繫舟於普里穆斯之石上。今之遊新英者。必拜之。特尊之曰新世界石。蓋茆亭以爲覆。歲月寢久。此石已失去一千六百餘磅。皆遊人所取歸。而以爲記念者也。

移民初至。民數甚寡。然政體不可不立。開誠布公。救災恤患。小大之事。無不畢舉。蓋儼然具一共和國之規模。而西印度之人。則嫉妬之。多方以擾其治安。移民晝伏宵行。飲食起居。既失其宜。一歲之中。死者過半。而子遺之人。志氣不衰。有市廳焉。吾人之撫邁爾斯丹 Mile Standish 之劍。與土人相斫者也。坐不爾吉林 Peregrine 之搖籃。白人之首產於

新英者之所臥也。移民百有二人。舟中未及上陸。而亡其一。然不普里穆斯。今有居民八千

人有樓閣之觀。園林之美。與移民初至之日。篳路藍縷之風迥殊矣。百有二人之離英國而建新邑於茲也。以爭信仰之自由。十三州之背英國而宣獨立也。以爭財產之自由。美之立國始終於自由。此固定論矣。然自由必先能自治。吾遊美國。則洵稱自由者也。亦洵足自治者也。而其紀念。皆存於波士頓。波士頓者。美國立國之精神所發生者乎。

第十二章 勿爾吉亞之菸草

自波士頓乘舟而南。以至勿爾吉尼阿。Virginia 麗日和風。輕舟泛水。亦旅游者之所慰也。凡客之舍新英而南者。常附汽船。載客之船既多。則莫不以價格之低廉。艙位之精緻。相尚。而旅客坐收其利。出波士頓灣。繞科得角。Cape Cod 沿大西洋之海岸而下。盡紐折爾西 New Jersey 特拉華 Delaware 馬里蘭 Maryland 之境。以達於折撒比克灣。海天蒼茫。不見陸者數日。及至遙見燈火之光。則查爾斯角 Charles 至矣。乃沿亨浦敦 Hampton Roads 而入惹米斯 James 河口。

那佛爾克 Norfolk 爲勿爾吉尼阿之要岸。其右卽古海角。Old Point Comfort 昔司密

士 John Smith 於此登陸者也。司密士初居之地。卽今之亨浦敦鎮云。

勿爾吉尼阿之初至者。爲英之探險者陸利 Sir Walter Raleigh 陸利嬖於諗律額斯后 Queen Elizabeth 奉命至美洲探地。航海見此。名其地曰勿爾吉尼阿。其意爲「貞」。以諗律額斯不字故也。嗣位者卽惹米斯一世 James I 其子查爾斯 Charles 亨利 Henry 又善於陸利。故勿爾吉尼阿之地。多以后王之名名之。

大冒險者司密士傳¹

當陸利之時。英人之商於美洲者。有倫敦公司焉。而賴以成立者。實惟船長司密士。司密士者。少年有膽略。夙善航海之術。足迹所至。半於世界。嘗航海向埃及中途。風浪大作。司密士少無賴。同舟者疑其有隱慝。天降之罰。人人欲自免。乃投司密士於海。司密士故善游。得不死。上陸遇土耳其人。一見卽罵之。曰。髯奴若墨守摩訶末之遺言。豈足與基督之徒爲侶者。土耳其人憤其不遜。擊之以兵。司密士殺三人而已。亦負重傷。乃被賣爲奴。主人待之虐。鞭箠交加。瀕於死者屢矣。然卒不死。一日者。主人又杖之。司密士不勝痛呼。晷既而蹶起。奮擊其主。主立僵。卽禡其衣。衣之而匿尸於草中。然後盜廩。

1 Guerber's Thirteen Colonies P. 87

馬以逸慮途中無所得食。又納粟於衣袋。然後去。中途遇倫敦公司之往美洲者。司密士乃不至家。而徑往海外。移民既至。勿爾吉尼阿海外寂寞之況。遊子室家之感。一時交集。冒險之精神固已衰矣。獨司密士言笑自若。初至之日。猶足恃糗糧爲食。既盡。思買之於土人。而土人則遏羅以困之。司密士獨冒險造土人之廬。欲以布易其包粟。土人方食。望見則棄之而走。乃據其坐。食土人所熟之牡蠣。土耳其雞。味皆鮮美。飽餐而回。司密士又嘗於澤畔採薇而食之。猝有土人數十襲擊其背。司密士則生擒一人。舞之以捍刀。矢若持盾者。於是土人皆驚。稍稍與之暱。移民以是安其生業焉。

司密士居亨浦敦之日。曾大會土人於此。今其地猶多紅種。移民初至。見紅種之人。文身漆面。頂冠雉羽。莫不怖之。司密士與之握手言歡。坦然而不疑。而今則感受白人之雅化。衣服言語。盡化於歐洲。非復司密士所見之狀矣。美國立學於此。以教之。經費出自公家。土人不納一粟。而可得完美之學問。男子教以商業上之智識。女子教以烹調縫紉之法。亨浦敦之氣候。殊較新英爲熱。薰風拂面。晴日當窗。大麥初黃。桐葉吐花。節序一何早也。居民以黑人爲多。地當南部。雨澤多而田土肥。宜於種植。白人掠非洲之人。賣之爲奴。以

代牛馬之力。迄於南北之戰。奴皆自由。而仍居故處。今日孳生日盛。南部與密士失必之間。白人居其三。而黑人居其七也。黑人與白人同享自由之幸福。在亨浦敦者。與西印度人同學。向學之心。皆甚切至。其人皆能服賈於外。或自名田。

那佛爾克臨惹米斯河口。南部之良港也。其水族產牡蠣。而商業以花生爲大。夫花生非民生日用所必備。然比而觀之。則那佛爾克一歲中之所值。竟達十兆圓。運往歐洲。壓其油。可代橄欖油。以伴生菜。

花生亦屬豈類。顧不生於其。而生於土中。種植之法。約如穀蔬。入土數日。即甲坼透芽。花生

資長之料存於紅衣之中。農夫佈種甚愛護其外衣。

二百餘。性宜山田。分畦布種。與蘋薯同。甲坼之後。即發綠梗。枝葉扶旋。徧覆山間。細莖之上。於是著花。子苞入土。入秋成熟。即爲花生。掘之而出。去其泥土。連梗懸之風中。使乾。半月之後。黑人採之。此時果外。仍雜砂泥。復當播之。揚之而潔淨。再汰其劣者。則裝入袋中。而售諸市上矣。

吾舟離那佛爾克。復溯惹米斯河而上。以至於里士滿。 Richmond 勿爾吉尼阿之首府。

也。惹米斯離海之處。河身甚寬。兩岸則甚低。農事極盛。以意度之。土脈當腴。距今三百年前。斯密士泛惹米斯而建新城於惹米斯敦 Jameson 也。以爲他日必爲世界之大城。吾今過之。則滿目荒涼。杳無人跡。有一壞寺。薜荔扶疏於其頂。蹉跎出沒於其中。地本一島。爲河流所侵削。島形日小。十年以後。當盡爲河流所蝕。無復有形跡可見矣。是亦一滄桑也。島上絕無人跡。惟見水鳥上下。攫遊魚飛蟲以爲食而已。

自美洲之名。見知於歐洲。西班牙葡萄牙之人。首至其地。攫取土人所不甚愛惜之黃金以歸。於是喧傳美洲盛產黃金。斯密士與諸人之冒險來此。亦不外求金主義。與清教徒之志趣。迥不相謀矣。顧其遭遇。視普里穆斯而更危焉。土人初與之戰。不能勝。則匿於叢莽之中。白人出者。不虞之中。往往中矢死。人皆匿居。無所得食。始殺犬馬而食之。既盡。雖鼠雀蛙蛇。亦羅掘之。以爲食。迨英國之船。運送食物至此。五百人中。生存者六十人而已。紀事者所以目此爲窮餓時代也。移民求金於美。旣不可得。而復經此困苦。則皆願舍之而去。後始知勿爾吉尼阿誠產黃金。惟匿於土中。旦日耕之。黃金自見。遂盛種菸草。而今日無窮之利源。由此起矣。

菸於衛生有百損而無一益也。顧人皆喜之。近世以來。遂爲工商業上之大品。而勿爾吉尼阿之農產。以此爲大。自科侖布以前。歐洲之人。素不知菸草爲何物。自到美洲。見土人習用其葉。燒之而吸其煙。則亦效之。既返歐洲。貴人命婦。交相倣效。未幾而其俗遂徧於各國。相傳英之陸利。自美洲還。嘗獨坐吸菸草。口鼻出煙。其僕方奉茶進。見之。以爲火也。不暇取水。卽以杯水救之。陸利初欲求金於美金。不可得。而乃發明此無用之物於歐洲。其得失較諸科侖布何如也。

自菸草爲文明人之消遣物。而價值驟貴。勿爾吉尼阿之人。於是種之。一枝一葉。持之向市。易米鹽。無弗與者。繼察美之土宜。皆良於此。則徧地效之。而勿爾吉尼阿爲茲業之先導。理當獨茂。今阡的伊 Kentucky 北喀爾勒那 North Carolina 田納西 Tennessee 諸邦。亦堪與之伯仲。總計歲產。當達四十兆圓。而消費於美國者半。轉輸諸歐亞非南美者亦半也。

菸草之葉。狀如青菜。惟形差大。光滑不毛。色深綠。是與白菜異耳。梗之大如拇指。有甚高者。撕去其葉。殆可作老人之杖。吾聞人述菸草種植之法。較之五穀。更煩難也。布種之初。

先燒土殺蟲與莠草之害菸者。於是下子萌芽之先。宜蔽以大被。庶保煖氣而拒害蟲也。葉大者丈六。而其子則大不如芥。一盞斯之重。當積子十四萬粒。其小可知矣。種時當拌以泥土。使之易分。種太密。則害於生植之發達也。

春初下種。既成苗。則移種之。宜於山間一愛克之地。可植菸四千本。長於夏而成於秋。其葉漸老。則色轉黃。齊根刈下。逼去其體中之水質。乃可以出賣。

田野之間。恆見空亭。土人語予曰。此謂之菸棚。下有罏。懸菸草於空中。熾炭於罏。熱氣上騰。水質自去。視葉起波紋。則火力足矣。乃捆載之。送入菸廠。其品有嚼其味者。有聞其臭者。有吸其煙者。形色繁多。不可勝舉。



菸 草 田

第十三章 南部之棉花

花莫不馨其香。玩其色者。然足供怡悅而已。鮮有補於民生國計者也。若其色不豔。其臭不香。而衣被人類者。則惟棉花。棉花之產額。美國獨佔世界之大半。無論亞細亞之黃人。阿非利加之黑人。歐羅巴之白人。南美之紅人。其蔽體之物。有能拒美之棉花者。無有也。美產金銀。然美入甯願不產金銀。而產棉花。金銀之質堅冷。棉花之質柔煖。以此二物。使野人穉子擇之。則必寶棉花而賤金銀可知矣。勿爾吉尼阿以南。如給俄爾給亞、密士失必、亞拉巴麻、魯西安納、阿甘色、得撒諸邦。皆棉花之產地。此無盡藏之利。足與大湖礦物相匹也。

然亦思棉花之產額。何獨豐於美而膏於他國乎。此關乎其土壤也。棉性喜煖而惡溼。美之南部。雅與之稱。然棉之佳者。以產於南喀爾勒那 *South Carolina* 與給俄爾給亞南之島中者爲最。所謂海島棉也。其形之大。五倍於他棉。質之佳。與埃及所產者同。然埃及之棉雖佳。而產額稀少。雅不如海島棉之多。

吾曩遊通州松江之間。曾見棉田。時當秋仲。萬花競放。晶瑩如雪。舒卷如雲。未嘗不以爲

奇觀。及至美國觀之。則吾國之所見者。又不足云。車行數日。晝夜所見。盡是棉花。幾如萬里晴雪。目爲之眩。時有黑人。潛身隴中。折腰採棉。歌聲四達。豐樂之景象也。

每至車站。則見棉花。捆載而運入新英之市。或送之海濱。以運往外國。每經村落。戶外必有棉包。車聲轆轤。徹於阡陌。遙望如羊毛。實皆棉花也。

至南喀爾勒那。下車以觀鄉人之種棉。先至一區。棉尙未熟。綠葉萋菲。狀如灌木。苞垂葉底。探葉視之。其色尙青。而棉卽函其中。苞之大者如胡桃。萬綠之中。雪膚照眼者。已吐華之棉也。近根之處。理當先熟。苞已破裂。棉垂苞外。雖無人顧問。而幽然自得。有功行圓滿。飄然而辭其舊侶之概焉。

棉採之擷之。卽可供紡織乎。曰不能。法當先去子。棉白而子則黑。吾就老農。問以種棉之術。則知彼中之棉。以四月下種。如山田則疏其行。約隔三呎而種一。六月之交。綠葉方盛。七月之中。吐花滿畦。花如玫瑰。始而白。終而紅。於斯時也。萬頃之田。如裁薔薇。花落而苞現。棉之形質生矣。未熟之時。形同青梅。徧美國之棉。非以同時熟也。極南如得撒。七月而可採。若給俄爾給亞。南喀爾勒那。則當以季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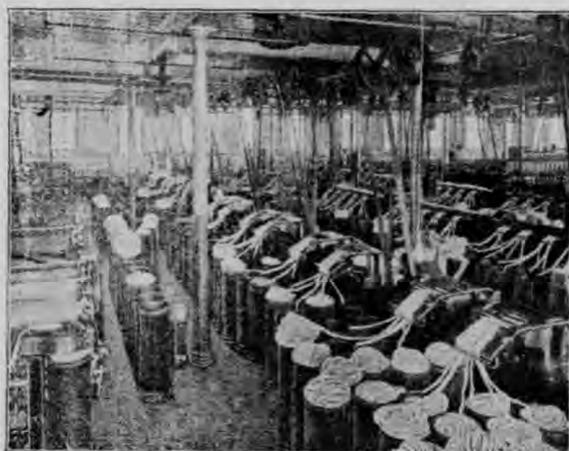
棉採後則以大車送諸軋花廠。吾附車往觀。驅車者皆黑人。行路之際。俚歌相屬也。及下車。知其去子。亦用汽機。機如鋸齒。棉入其中。衣爲鋸所嚙住。而子則下落。廠中到處如柳絮。因風離樹而起。棉子既去。是爲花衣。花衣之質。疏物不多。而佔地廣。出運之際。殊妨害舟車之容積也。於是打包之事始起。以花衣置之極大之壓力機中。壓成四呎立方形。爲捆。護以麻布。四周復固以鐵皮。一捆之重。常四五百磅。

棉子榨油。鄉人以之然鑪。此吾國之舊俗也。美國舊以棉子爲無用之物。而棄之於野。久則成阜。近始知棉子含油極濃。以法製之。殊有用於人。蓋西人莫不嗜橄欖油。乳油者。自有棉子油。於是售橄欖油。乳油者。往往以棉子油代之。而味之適口。亦不亞於彼二者。亦可調醬油。今美國之業棉者。僅棉子之所得。歲有百有餘兆圓。同一物也。曩則土芥賤之。今則金玉貴之。是在物之見知與不見知耳。

美之布廠。皆在新英。吾游羅威爾、福利宛、曼折斯豆、羅稜索、諸邑而知之矣。今復蔓延於南部。敘羅的、Charlotte、斯巴坦勃爾、Spartanburg、格利尼維里、Greenville、箇倫比亞、Columbia、亞特蘭大、Atlanta、奧古斯大、Augusta、亦多大廠。若是者何也。其地多傍。

紡紗廠之內容

其塵穢形益鬆而色益白。



湍河因其水力易以爲功故幡然改圖爾。

夫布累寸爲尺積尺成疋成之殊非易易吾於斯巴坦勃爾曾觀其布廠棟宇宏壯如多瑙之城堡汽機奇偉如先秦之鼎彝工作之人充滿其中花衣至此先彈之成絮棉之單絲粗不如髮長不如指數絲交互始抵一髮之大一捆之棉其絲之多雖擢美國人之髮數之尙不足抵之也及其成布堅者如革而大者如幄

成絮之後急分理之以去其中之沙泥敗葉分之愈細則濯之愈潔先以棉分散於圓筒之上棉質舒矣復經尖齒之機嚙去

紡紗之機。有如梳齒。齒極精細。二十齒之容積。僅厚如指甲耳。梳棉成紗。猶人之梳髮。特此時所成之紗。粗幾如繩。猶不能以之製布也。而豈知此粗如繩者。尙不足成一紗。緣其質極鬆。繞之再四。僅粗如釣絲。然猶未堅也。數紗相并。以成一紗。則庶可以入用矣。成線而後。繞於錠上。長者爲經。短者爲緯。經緯具而可織矣。穿梭之速率。一分時能往來一百五十次。機軸隆隆。音響殊厲。

第十四章 拉丁民族之普里穆斯——給俄爾給亞

新英以南。鶯飛草長。如入江南。軌轍以外。棉花獨茂。自新英以至給俄爾給亞。所見皆然而給俄爾給亞。獨產名果。寒桃西瓜。北部所不見者。此皆茂焉。從事南畝者。盡爲黑人。黑人之多。又甚於勿爾吉尼亞。

田野之間。不見牛馬。而惟見騾。騾體大於驢。而力健於馬。耐遠行。中國之騾盛於北。而美國之騾盛於南。漢書以騾爲匈奴畜類。蓋非中國所有之畜類。所過之處。雖風光明秀。生聚之多。城邑之繁。殊不及新英。惟見棉田之中。版築方輿。以起布廠。傍廠而居者。常數百家。新村成矣。一廠而成一村。以此推之。則他日何不若新英者。亞特蘭大爲南部之大邑。山川明媚。士女風流。工

商之業。亦月異而歲不同。地離海頗高。夏不盛熱。而冬不盛寒。據一城之勝者。惟桃樹街 Peachtree St. 綠樹萋然。樓臺蔚起。爲弔於其市。孝爾曼 Sherman 將軍之事。猶有存焉者。乎。亞特蘭。大當南北戰爭之世。用武之地也。南軍之將曰何德 Hood 者。饒勇善戰。孝爾曼遇之於此。敗其師而毀其鐵路。南部不支。棄城而遁。是役也。南北兩軍之死者各四萬人。洵劇鬪也。今則將軍一去。玉帳已寒。南國之士女。歌春於此。南部之工商。競業於此。蓋自釋奴之戰以來。倏閱百有餘年矣。自此登汽車。東向而至大西洋之濱。海島棉卽產於距亞特蘭大不遠之島上。

濱大西洋之海岸。地平衍而宜於稻。中國之土宜。北麥而南禾。美國亦然。稻性喜溼而惡寒。自少至長。不能離水。而淡水尤宜。美國大西洋南岸與密士失河口之諸邦。土脈潤澤。氣候和煦。於禾性最宜。故南喀爾勒那、魯西安納、得撒。皆產米之鄉。而查勒士敦 Charleston 塞芬拿、紐俄爾連斯、爲米出口之處。

五穀之中。以稻爲貴。農夫所治。此最勞苦。稻田四圍築隄。而中蓄水。吾語其實。殆如方塘。稻植於污泥之中。布種以子。弱葉散綠。清流濯根。是謂秧針。然後分畦移植。非種則鋤之。

敗草則耘之。烈日之下。匍匐泥中。汗出如瀦。背上日炙。焦膚灼肌。所謂病於夏畦者焉。將熟之際。有

甘雨潤之。

則農逸而

穫倍。不幸

亢旱。則蝗

螟成災。農

夫之勞。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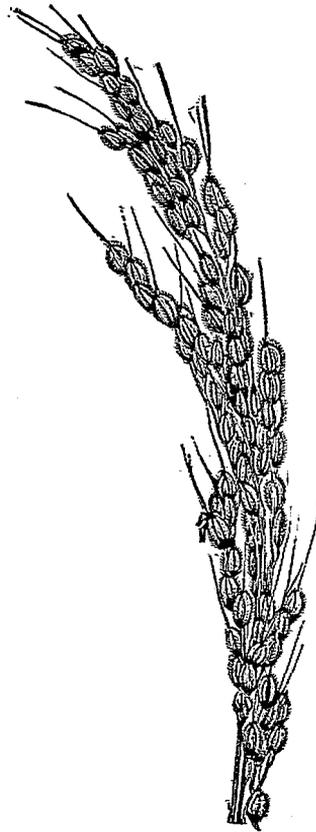
不能償。吐華成秀。桿乃轉黃。收穫之期。不與麥黍同。而刈之春之。始供人用。則與麥黍同。

農事在美。則用汽力馬力。非若吾國之盡以人力也。農之智固不如彼。吾國經界狹小。雖

有機械。不能旋馬。烏能已胼手胝足之勞乎。其有狀如水稻。而宜於山田者。謂之陸稻。綜

計世界之民食。恃稻者蓋四分而有其一。求多而產亦多。則莫如亞洲。

稻故非美洲物也。而來自萬里以外之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非洲以東之海島也。相



美 國 之 稻 穗

查 勒 士 頓 之 街 市



十年。因是此城夙稱富華。街衢洞達。屋宇宏肆。名園別墅。相屬於道。古屋甚多。屋之前後。

傳古時有船自此島出發。而至大西洋。中途遇颶風。飄流至查勒士敦。船長有穀一袋。臨行。詒諸查勒士敦之居人。其人試擇園中有水之處。種之。則大熟。自後交相布種。遂臻今日之盛。查勒士敦亦南部商業之所萃也。亞刷來 Ashley 考貝爾 Cooper 兩河流其左右。查勒士敦構成一半島之形。地本窪下。築之平之。而成街市。自此達彼。皆通於河。棉米自此輸出。有鑽石一種。為肥料最佳。亦此邦之天產也。

查勒士敦亦拉丁民族之波士頓也。當法王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之際。法國教徒。以英之百有二人避海之事。亦聞風而作。欣然去國。假大陸之曠地。伸自由之浩氣。遂卜居於查勒士敦。蓋後於清教徒六

列柱數十。屋上有臺。平時可望雲物。夏日可以納涼。黑奴之買賣場。亦作備於此。昔日奴輩之居處。華門主竇。猶有存者。今黑人雖皆脫奴籍而爲自由之民。然觀其居處。便可想見當年之慘狀。益信「黑奴籲天錄」之非苟作也。

循東灣街 East Bay St. 而下。遊眺隄上。以望海水。海之奇非目力可窮。况帆檣蔽之。有小汽船。日往復於是灣者數次。吾附之而遊。并謁塞姆得 Fort Sumter 之島。十年之戰。南部之人。實爲戎首。願以一矢破南北之平和者。惟查勒士敦人。此島荒巖大石。地勢險惡。邦人築長牆。而架礮其中。南北戰時。首擊北人者。卽此礮也。牆高四十呎。而厚八呎。今雖委棄於荒煙蔓草之中。而遺跡猶可以見。

第十五章 漆城

塞芬拿 Savannah 河入海之處。有名城曰塞芬拿。自查勒士敦走鐵路。南向而行。不終日可達。南省之米。旣熟。則輦運至此待春。吾國皆以杵臼。若此則皆以汽機。棉花廠亦甚多。然塞芬拿之商人。皆經營膠漆之利者爲多。新漆初熟之時。碼頭之上。車站之外。無非此物。或以供外國之需。或以應本國之求。商賈雲集。莫非爲販漆者。

給俄爾給、亞喀爾勒那 Carolinias 之野，有森林焉。喬松參黛、古杉擎雲。林人非徒落其實而取其材。煎其脂膏，可爲膠漆。松杉之長葉者，流出之液，凝而爲脂。則曰圖本太甯。Pitchentine 其爲質也。定而易繞。遇火卽然。入水不解。色白如肪。重濁而下沉者爲油。輕清而上浮者爲漆。亦可製肥皂。然終以製漆爲良。雜石灰而墁牆，可固於石。

自北喀爾勒那以至墨西哥灣。凡臨大西洋一方面之縱橫千里間。田疇廬舍。渺然絕跡。獨行數日。惟見森林。雖赤日當午。而常若陰雨。禽獸希見。人偶然遇之。亦不甚畏避。徑行久之。忽然開朗。則圖本太甯場矣。茅屋數家。自成聚落。取樹脂以作圖本太甯外。亦兼營林木之利。其物雖入五都之市。而子然居此。則如避世之高人。

圖本太甯場與世相絕。故三尺童子。無不知漆者。漆之由何道而成。則知之者絕鮮。今述吾之所見。亦空山之奇觀也。十年以前。美國之漆料。皆來自北喀爾勒那。當時之人。僅知松杉之可以製漆。而未審保存之法。則伐樹而取其脂。茲業旣盛。且日伐之。空其林矣。圖本太甯場。遂日徙而南。塞芬拿不隆斯威克 Brunswick 之野。常有數百處。他日吾遊亞拉巴麻。又當遇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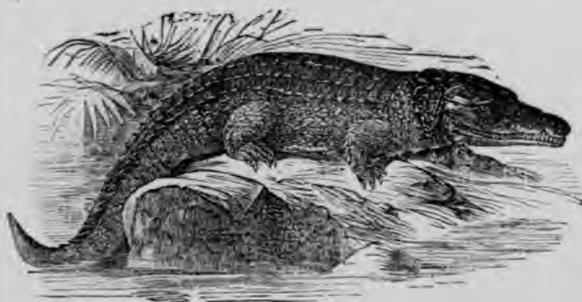
一場之中。恆種松數千株。樹不大而高。其幹直上。高如浮圖。乃見枝葉。此林概出於人造。故其林下。不見叢莽。而可通人行。雖徧謁之。不爲病也。每樹皆有一孔。自樹根起。上及人之腰際而止。孔之下截。形如木匣。可使膏液下流。而不外溢也。問野人之生計。當以匣若干對。一萬有五百匣爲落。富者常擁數千百落。秋冬之交。黑人徧野。以鑿樹孔。工以耦。主者督之。兩人執斧對立。甲斫則乙止。乙斫則甲停。左手作事與右手作事者。各適其用云。

春風至。草木萌動。樹中膏液。於是流行。點滴皆入於匣中。液在樹體。色白質稀。離樹未久。稠膩如蜜。數日之後。始盈其匣。人乃汲之。傾入甯中。而送諸蒸餾之。所以待製造。至第二年。則更易其孔。新孔終當在舊孔之上。然所得之液。不如第一年之佳。故樹以新爲



處 漆 造

鱷 魚



貴。五六歲後。液黑於墨。而木亦就槁矣。

造漆處。亦不離場之左右。吾入而觀焉。液之本質。性極膠黏。廠中得之。以煉出圖本太甯之質。爲急務。大約液一桶。可得漆二成。而油八成。煎熬之際。臭味甚惡。遠廠數里。卽聞之矣。美國之果。寄於遠方者。常以鉛葉裹之。而膠其口。開封終有異臭。今方知卽此物也。

膏先雜以水。而後傾入鍋中煮之。膏化。水面上有凝如薄霧者。卽圖本太甯也。驅之入於管中。管外流以寒泉。曾不須臾。轉爲定質。復入一器。以去其水質。與浮滓爲要。二者盡除。遂變白色。重濁之膏油。留於鍋底者。亦可爲賣品。以供別用。

自鑿孔之法。發明而後。脂去而材木猶存。鄰近之地。鋸廠興焉。工師所云。給俄爾給亞黃木者。卽去脂之木也。

汽車之往來於林中者皆專以運材木。故廠恆面鐵路而居。美國北部宮室器皿之需皆
有賴乎此。森林之中數十萬家恃之而生。數千里鐵道資之而起。其盛可知也。松杉之外
亦產檜柏。是皆良材。足爲世用。林中多沼澤。美雖開闢已久。然茫茫林藪中人跡固未能
徧及也。給俄爾給亞有藪曰俄開芬諾隱。Okelokee。草木暢茂。禽獸逼人。風景直似南
美。中有陷土。人馬入之。俄頃之間。已失其蹤。蓋已入於泥中矣。鱷魚毒蛇之所出沒也。

第十六章 佛魯里達之橘林

東大西洋而右墨西哥灣。中有山川秀美。果木芳甘之半島。曰佛魯里達。其地已入於熱
帶圈。氣候風俗迥殊於北部。陂塘林藪相屬於其上。極南之處尤多藪澤。淺草一碧。海波
盡黃。窪下之地。幾與海連。波濤一起。幾欲吞其城郭。人民而去。有時并不見陸。小山戴土
錯落海中。上有居民。此所謂佛魯里達咽喉。Florida Key 者也。Key 謂此小島拱認大陸非先通過之則不能入。故云然爾。翠島斷續向西而行。漸遠漸盡。大而有礮臺船塢者。則惟西島。Key West
居人以製菸捲爲業。出門四顧海水。接天時有風帆遙至而已。洵乎寂寞之鄉也。
吾自塞芬拿登車。至者克桑維爾。Jacksonville。此城於佛魯里達爲大。依傍聖約翰 St.

Johns 之河上。有一海口。汽船之大者。能進此河而逕臨城下。河身廣濶。足當大洋之一臂。故五大洲之船。溢於其碼頭。更有飛船。船旁有輪。激水而行。慣上下於聖約翰河。吾離者。克柔維爾。附此船而上。期徧覽佛魯里達內地之景物焉。

聖約翰之寬處。幾可儼之爲湖。行數十里。始漸行漸狹。水陸所見。都覺新奇。林則有扁柏。堅櫛。棕櫚。芭蕉。堅櫛之上。繞以西班牙之苔。此苔屬於空氣植物科。色白如霜。附樹而生。離披下垂。舟行其下。時拂篷窗。河濱之土。盡爲沙地。草皆怒生。木似爭長。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春蘿被逕。竹實載途。風煙俱淨。水岸盡綠。沿流飄蕩。隨水東西。田水倒流。冷冷作響。怪鳥相鳴。嚶嚶有聲。加以野吐之花。自生之果。終朝競秀。不可名狀。溫帶之人。皆造玻璃之屋。熾炭助之。始得四時不斷。此則終日無人。而隨意自綠。更四時而不改者也。舟行益進。林木愈密。幾疑入亙古未有人跡之阿非利加境內。一日之間。涼暄屢變。早晚最佳。當午酷熱。惟有匿居舟中。以避陽光而已。

舟行所見。不獨奇葩異草。足備草木之紀錄而已。珍禽奇鳥。棲宿其中。則有青莊之首。插羽如箭。頰尾之鵬。此鵬惟見於南美長頸之鶴。巨嘴之鵬。亦稱鵝弄水穿波。啄魚鰕而爲食。鱷魚聞

舟輪刺水之響。竄入河中。則大聲忽發於水上。河水

甚清。而中多鱷魚之窟。泗水者恆受其困。非荷槍於肩。固不可以徒涉也。

佛魯里達之漁業。爲美國之冠。而尤盛產大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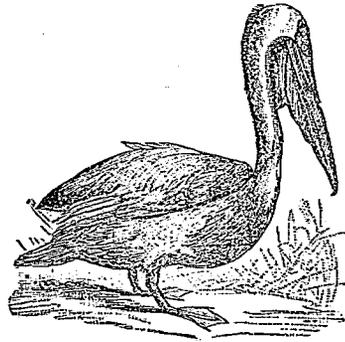
Pom 亦稱「Pom」
鰻背魚類 此魚不見於他方。而僅見於此。河魚

之大者也。長與人齊。重者乃至百磅以外。漁人之捕之也。不以網罟。而以絲綸。魚上鉤。思脫餌而逸。奮力跳躍。釣者姑順其怒。從魚之所至而隨之。惟終握其綸而已。閱數小時。魚力不勝。則出之於水。

舟行數日。始達印度河。名橋之所生也。佛魯利達到處望見橋林。惟迤北之處。天氣早寒。未及成熟。輕霜已降。橘遂早落。印度河岸。則無慮此。成熟之期。純任自然。故其味芳果。橘



白 鶴



鶉 鵝

橘 林



越大西洋。而藏於吾市。
佛魯里達之南。亦產婆羅蜜椰子。椰子之樹。屬於棗類。種八年或十二年而垂實。樹之茂

林之主人皆愛客。有入林者。飽啖不禁。麩毳綠葉中。朱果實之。枝皆俯若老人之背。蓋不勝其重也。一樹之穫。可得五千枚。此雖非普通之數。而種橘之利。亦可概見。

吾叩以種橘之術。老圃爲予告曰。橘自成樹。以至於結實。爲期五年或十年。如壅之有方。則一樹可生果百年之久。果之壽者也。吾竊訝佛魯里達之橘。產之如彼其多也。美國之人。又焉能盡之。老圃曰。吾邦之產。又安足盡供吾國之求。益以極西之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之所生。又恐不給。而西西里 Sicily 之橘。乃出地中海。

者。一季能得果一百五十顆。婆羅蜜樹大似甘藍而種植之法亦與之同。是處雖爲名果嘉魚之鄉。然地廣而人稀。吾泛舟中流。舍同行者數子外。恆數日不見一人。不遇一舟。魚鳥之外。惟有覺鹿熊虎之跡。時時可見耳。

第十七章 航密士失必而

達紐俄爾連斯

吾遊寢離佛魯里達而西。以向坦麥。

於此登舟。得渡墨西哥灣。而溯密士失必之河口。以入其流域。然出遊如讀書。然善讀者。費時少。而所得多。善遊者。所行少。而所見多。此非有兼人之量也。能擇途以遊而已。今自坦麥泛墨西哥灣。至紐俄爾連



蜜 羅 婆

斯 New Orleans 而上陸。亦有何不可者。然中途不能一遊磨庇里。Mobile 是憾事也。故吾之行程。在坦麥登舟。莫善於至磨庇里而止。自此走鐵路。曾不數時。卽過密士失必河口。而至紐俄爾連斯。程途捷而見聞更多矣。

密士失必流域既長。而波濤壯闊。衝決隄岸。入海之處。今釀爲數渠。舟楫之多。則莫如南關。South Pass 墨西哥灣入河之要道也。說者謂紐俄爾連斯本非陸地。密士失必挾上流之泥土砂石。委置於此。歲月既久。湧成大陸。事雖不可考。然密士失必之水。誠與黃河同其濁。巧厯算之。謂一歲之中。所積之泥。當成一島。方一哩而高。如華盛頓山之半。河爲積土所濁。流日以緩。所挾之土石。不能隨水遠流。則俱累於河口。河之所以讓流。而陸地以起也。口外多淺灘。大船進航。時爲所困。因是密士失必之河牆 Mississippi River

Jetties 以起。此事始於美之少將懿辭 James B. Fidds 懿辭因覩河口日淤。而不便於行旅也。一爲測量其形勢。則知土埂之形如脊。中高而旁銳。舟人不能遙測。竟當其脊。因是壞舟。乃儼於兩隄之間。築長檣而中通舟楫。長檣之中。猶溝渠也。河狹。則流疾。縱有土石。隨水遠流。不復集於一隅。而爲河患。審察既定。上其策於國會。國會聽之。乃程其功。今墨

西哥灣中之船。凡有事於紐俄爾連斯。與沿岸之城邑者。得安然出入於此牆之中。少將亦奇人哉。兩牆相距。寬數十丈。水深三十呎。

或曰。吾未聞入水而築牆者。況入密士失必之大河乎。於舟中訪諸乘客。乃得其詳。首伐吉俄爾給亞之大木。投入中流。以爲礎。礎之深者。入土三十呎。然行列甚疎。豈能拒水。則譬如伸掌。張指於流水之中。雖不能絕水勢。終緩礎不過欲緩其水勢。而乘隙以築牆。然牆之基已助。於是夫大水之中。固不能施畚撮。而如造屋者之徐徐爲之也。礎既下。伐柳束之。投入其隙。柳性自浮。孕以粗石。自然下沈。人工於是告畢矣。或曰。是時牆之形雖立而未固也。曰。水自能固之。河挾其泥土而下也。遇柳石之隙。則兼程赴之。惟恐不速。土實其中。而牆焉有不固者哉。

紐俄爾連斯之城。在森約翰 St. John 之左岸。距墨西哥百哩而遙。夫以密士失必流域之廣。兩岸皆名田。工商之業。農牧之產。如此其盛大也。與世界相通。其有無。自不能無海口。濱海之城。惟紐俄爾連斯爲大。萬里之船。集於城下。載密士失必平原所產之五穀。棉花。蔗糖。而運諸歐洲。歐洲諸國。疆土皆不甚廣。人務製造。以是皆歉於糧。而仰給於美國。

密士失必之平原。歐洲之倉庾也。出口之處。則必於紐俄爾連斯。

登舟四顧。此邦之田野。可盡望也。蓋紐俄爾連斯無高山喬木。陸之低者。過於水平面。特於沿河。築隄爲障。長隄一潰。則邦人其爲魚矣。惟其陸低於河。故掘地數尺。卽見泉水。造屋者不能築窟室。而墓葬者不穴地而累於石屋之中。其狀若鵠舍然。

吾自倦遊歐洲。而來北美。北美之居人。雖未必盡爲條頓民族。而要以條頓民族爲主。風俗習尚。宮室衣服。諸邦從同。今至紐俄爾連斯。則所見所聞。恍如重遊巴黎羅馬。所遇者多法意西三國之人。惟語言悉同於美人耳。全城戶口。約四十萬。而拉丁族居其大半。古式之街中。簷宇之下。皆圍以長



紐俄爾連斯人之墓非處

廊雖雨行人可以託庇。法意國於南歐。雨澤滂沱。故其俗尚如此。若北歐固無需此。城內商業所集之處。則爲溝渠街。Canal Street。風光之茂。如巴黎之步遊場。讀吾歐洲遊記者。當知其勝概也。

紐俄爾連斯始爲拉丁人之屬地。繼爲合衆國之聯邦。其沿革之故。亦可考也。¹當法王路易第十四之時。賴賽 La Soie

法之探地者生一六四三年卒一六八七年

探險於美之內地。先賴賽而往者。

已有數人。而密士失必大河之原委。竟爲賴賽所得。於是美之中央。北至加拿大。南至紐俄爾連斯。盡爲法國所有。而名之曰魯西安納。賴賽旣順流而登陸於紐俄爾連斯也。北顧大陸。南臨海角。江海相望。鬱鬱滄滄。乃率其從者。誅茅作壇。而告成功於天。禮畢。賴賽自爲祝文。而誦之曰。「惟天誕育路易。王法國而名十四者。今遣其微臣賴賽。奉魯西安納之江海。與附於川原上之城郭人民。自聖路易 St. Louis 河始。東至烏亞麥克。*Orachache 今名俄海阿 北盡哥爾波特。Colbert 即密士失必河 南盡墨西哥灣。亦兼有巴姆斯 Patms 河之流域。微臣敢以此皆屬於魯西安納之界內。而作我新造之法蘭西。微臣上水下水。跋履此河。非止一日。歐洲白種。首至此者。當以微臣爲首。藉非上天降祐。人心歸附。曷克臻此。

1 See Baldwin's The Discovery of the Old North-West.

自今以後。宜永爲路易陛下之土。有伐之者。明神殛之。」禱畢。法人皆效嵩呼。時則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之四月九日也。後又屬於西班牙。至美國獨立後之二十七年^{一八〇〇年}。年八正拿破崙縱橫歐洲之日也。迫西班牙讓魯西安納之地於法。美國聞之。囂然不靖。以爲如此。則北鄰英而南鄰法。英法兩大。實逼處此。美以蕞爾國。孤立於大西洋之濱。將何以自固。然兩害相衡。則法之有魯西安納。而兼有紐俄爾連斯也。於美國尤有切膚之痛。蓋若此。則美國內地之物產。經密士失必河。而至墨西哥灣。出大西洋。以至歐洲之權。盡操於法人之手。而法人此舉。不啻與美國宣戰也。兩國交涉久之。拿破崙許賣之於美國。於是魯西安納之問題以定。而世界田土之價。亦無有高於此者。美國蓋出金錢十五兆圓云。始終其事者。則格弗生 Jefferson 其人也。

紐俄爾連斯之商業。棉花爲大。棉花自田間來。此捆之使高及肩。而方四呎。以便於舟車。棉花之性。本極舒緩。受此壓制。已憔悴矣。而猶未也。既至紐俄爾連斯。有大車曰直來。駕騾。黑人驅之。運之以入打包廠。吾尾之行。車沿河而去。入於隘巷。廠所聚也。屋皆不高。而方場甚廣。場中之棉。或累如邱。或長如牆。卽一廠觀之。亦已不能悉其數。車入自大門。委

1 See Hosmer's Louisiana Purchase.

棉於地。一一衡其輕重。乃運至機械之室。而施其作用焉。

廠中之人。先去其鐵籬。棉久憔悴於壓制之下。束縛既解。蔗幾來蘇。而惡知數倍於從前之壓力。又將加於其身哉。機以汽動。上下有橫。棉漸逼漸縮。曩之及肩而止者。今祇及膝矣。此時之棉。噤然若喪。無復生氣。及裝納船中。則更如入牢舍。終乃流至萬里以外。

第十八章 蔗田與糖廠

夫江湖之人。徧嘗魚蝦而不爲奢。山野之人。盡食肴蔬而不爲誇者。因其便也。今吾遊紐俄爾連斯。則於食蔗爲便。然齒豁者。殊不足以語此。美國糖業之中心。在紐俄爾連斯。糖以蔗造。傍近之鄉。蔗林必盛。碼頭之所積。街衢之所遇。無非糖者。狼戾之餘。蠅蚋嘖之累。代亦不能罄。

出郭而遊。漸見蔗林。於此可考見其樹藝之術。糖非盡以蔗造也。十有其五。造於糖蘿。而沿墨西哥灣。氣候和煦。空氣潤澤。宜於種蔗而造糖。以美國之蔗。而供本國之用。猶不足也。西印度 West Indies 檀香山羣島 Hawaiian Islands 巴西之蔗。皆輸入焉。

產蔗之處。亦有鐵路數道。蔗割而運入廠中。道里捷。則不至於變味。自紐俄爾連斯乘此

車而往。行數十里。所見皆蔗。土既宜。此則邦人之所討論。鄰里之所則效。必於是物。遂日以滋蔓。濃綠之中。黑煙高捲。上入白雲者。糖廠之煤煙也。蔗葉既茂。而陂塘之側。林薄所叢。天地之間。惟有一碧。車忽停。聞之同車者曰。此處亦有停車場。爲利便。廠中之工人而設者也。於此乘馬。作陌上之遊。蔗密植道旁。高幹深根。葉尖所指。時覺礙人。

麥之熟也。戴穗而舞。如醉如狂。蔗之熟也亦然。惟高大過之耳。且麥一柄一葉而已。而蔗則數葉。根枝之茂。莫有及者。側生斜植。雖鼯鼠亦不能翔步其間。吾叩農夫以種蔗之道。則知蔗非以子種。下種之期。既非當春。亦非當秋。蔗熟。擇其肥者。橫置畦中。兩畦相距。約以七呎。一畦之內。可容蔗三株。位置妥貼。則掩土而埋之。至春萌芽生。



田

蔗

焉。芽起於節上。節長者芽希。短者芽多。故擇種以節短者爲貴。芽之長成。爲期甚疾。七八月間。已高如人。十月而老。可以割矣。吾今來此。正當其候。男女之從事於此者。皆以耦田。主使人督之。刃如白霜。一擊而中。無虛發者。曾不數時。已盡數行。其人皆老於是。故敏事而赴功。有如此者。蔗離根愈近。則含漿愈多。故割者。祇及其根而止。頂上數節。視之如同無用之葉。斫而去之。以免運載之時。多佔地位。

糖廠離蔗田不遠。吾并謁之。以觀其大概。行盡田畔。有小溪前橫。野人設渡利涉。此等小溪。亦爲蔗田而設。種蔗之處。地勢窪下。蔗性喜溼。故不厭水多。然下種之時。則當乾其畦。必開渠始有所宣洩也。

吾既知蔗之所以長。今復當知糖之所以成。夏屋數重。機聲隆隆。破扉而出。蔗始入廠。使之駢臥鐵牀之上。捲以碌礮。其上有齒。所過之處。蔗漿盡出。惟存滓渣。撫之以指。則宿如陳年之草。然以燐寸。可立焚也。廠中亦以爲薪。

蔗漿乾之。卽可以爲糖乎。答之曰否。待吾下樓而觀之。聞有聲淙淙。如流水之響者。尋聲而至。見漿自上流下。有如奔波。以指染之。味甘如蜜。然色濁如污漬。與所食之白糖。相

去甚遠。則再煮之。如煮鹽然。乘其未沸。加入硫黃氣。鍋面起黃色之泡。則撇去之。俟泡盡。加入石灰。此時視之。澄清如水矣。

此水傾入銅鍋。由此流彼。每易一鍋。則質益輕。流益膩。此時糖質已成。特未結晶耳。視其色。則淡黃。於是流入管中。隨管之曲折。而觀其所至。則有大鍋。鍋大如房。人溺其中。必至滅頂。內含二質。一爲可結晶之糖粒。一爲不能結晶之糖水。此時惟須烘之。水去而糖燥。則事畢矣。導入樓下。捆以麻袋。可以入市。所遺之糖水。粗而且溼。售之於人。價值至賤。

第十九章 溯密士失河而遊聖路易

美當獨立之前。以十三州之地。營其殖民事業。則農產興於南。而工商盛於北。密士失必之茫茫平曠。草木禽獸之外。爲印第安西班牙法蘭西人之所有。而美國自由之光。固不能徧照焉。及魯安西納之條約成。而密士失必之兩岸。盡入於版圖。吾以今日。始離紐俄爾連斯。乘舟向密士失必平原而去。美之平原。此流域中。實居其三分之一。田土膏腴。爲世稱美。南半部之流域。皆沿溫帶。氣候和煦。芳菲之景。四時不斷。說者謂適於文明人之生活者。莫善於此方也。

密士失必之流域固已長矣。而密蘇爾釐自西而來。與之合流。兩川相并。成世界莫大之江河。譬之於樹。密士失必與密蘇爾釐如木之有幹也。植根於墨西哥灣。枝葉扶疏。美之大地無不受其餘蔭者。中部之水大而江湖小。而溪沼莫不朝宗於此。而總稱之曰密士失必河系。此系之長。爲何如哉。自紐約渡大西洋至英之麗佛普爾。計程不爲短矣。而尚不及此河系之半。蓋三返歐美之間。而猶未能盡抵之也。河中風帆上下。汽輪往來。名城劇鎮。駢闐於驛路。桑麻禾黍。鋪莖於隴畝。舟行而上。當盡見之。

所乘之舟。吾以意形之。雅稱浮家之名。蓋船分三層。下層載貨。中層載客。上層則船主所居。而上等乘客。亦附於其間。綺窗朱戶。如玲瓏之樓閣。令吾追憶揚子江中。上海至漢口間之風景。惟揚子江之航路。關於外人。密士失必則盡握於本國。語其利害。固不同耳。

行程所經。半爲密士失必之下流。土岸甚卑。沮洳之中。是多叢柏。西班牙之苔。如薦蘿之附。喬松枝葉之上。竟無空枝。濁浪一川。綠樹兩岸。禽鳥迴翔。逐程而來。揮之不去。宛轉依人。河之寬處。無異大湖。沮洳之區。今已日以闕矣。時見黑人荷插。芟夷草木。將以治田。其夙治者。則蔚然深秀。農業可觀。

舟至那吉格斯。Natches 則小停以受載
 菸草棉花諸品。那吉格斯在河之東岸。自
 紐俄爾連斯走鐵路至此。計二百一十四
 哩。水路紆回。則不止此。法國移民。驅逐土
 人。始卜居於此。碼頭之苦力。盡屬黑人。勞
 苦之餘。高歌互答。終夜誼譁。乘客皆不能
 安臥。

過維克斯波格。Vicksburg 舟又停。維克
 斯波格。密士失必之大城也。當釋奴之戰。
 南軍堅壁守此。北人築長圍。斷其水陸。南
 軍始降。土產棉花。製造之業。以冶鐵著。臨
 河多起重機。倒影河中。如漁人曝網也。船初下旋。
 見棉花麩粉米麥諸物。錯雜於長岸。數
 時之後。岸上寂然。則已盡納於艙中。南方溫和。離雞易長。亦檻之於籠。附舟而趨聖路易。



景 之 流 下 必 失 士 密

之市。

途中見下水之船。盡載棉花。以赴紐俄爾連斯。至明菲司 Memphis 而始少所見也。明菲司當密士失必之巨流。而又近倭海阿之河口。波濤深穩。雖行海之大船。猶可通航。而其陸則八道之線路所交會也。以是商旅輻輳。停船場之壯大。幾儼於海口。阿甘色 Arkansas 河。白 White 河。亦去此不一日程。

密士失必之流。十里一曲。百里一轉。論者謂猶長蛇之蟄伏。吾謂此尙不足以比之。有老於密士失必河引水之業者。某嘗譬之曰。如削平果之皮。連環不斷。雙折而置之地上。密士失之灣。曲庶幾似之。吾今觀之。殆確論也。常見岸外有船。疑別有一川。與此並行。乃久之。而吾舟亦至其處。始知同是一川。特紆迴過甚。疑若雙流耳。

美國之有密士失必。猶吾北部之有黃河乎。密士失必河性湍急。而下流又易於淤塞。隄防不慎。則兩岸之民。盡爲魚鼈。往往城郭蕭條。人民蕩析。離居。蓋自有此河以來。入海之道。已易數處。及河牆告成。下流暢行。河患稍息。然猶歲耗國帑。以爲防河之計。自紐俄爾連斯溯河而上。高固之隄岸。或左之。或右之。千里不斷。其所費固不貲矣。然水猶尋隙而

密士失必決口之景



舟中載五穀。互相連合。而拖以汽船。一歲之中。五穀之下。密士失必而至。紐俄爾連斯者。

爲。惟有不顧而逃耳。同舟之客。有曾遭泛濫之災者。太息曰。水之壞。隄有如紐俄爾連斯人之割蔗而速。又倍之。隄初潰時。水聲洶洶。如金戈鐵馬踏水而渡。至十丈以外。寂然無聲。則水已上陸矣。當斯時也。千尋之木。漂泊中流。其不能自主之狀。與浮萍一也。牛羊牲畜。擇高地而走。然密士失必之下流。雖一邱之土。亦不可得。未及水退。則已稿餓而死。其不及避者。捲入浪花之中。而浮沈如魚鼈。

河中帆檣之外。亦多木筏。河之上游。材木之所產也。筏上有板屋一廛。篙工之宿處也。更有輕

至守者見之。急號集人。夫取薪草木石之材以塞之。若潰至尋丈以外。則非人力之所能

其數至不可計。兩岸鐵路四達。顧重裝之船。猶不憚稽遲時日。紆道而出此者。運費較省故也。今有穀一給於此。欲自聖路易而至紐俄爾連斯。計程一千二百哩有奇。而運費不過五仙。紐俄爾連斯之人。朝夕待賓夕爾法尼亞山中之煤。以舉火。兩邑之相距。猶緬尼之於阿爾蘭也。倘運費過重。則紐俄爾連斯之人。其何以堪。

河運之費。省於鐵路。而尤省於海運。其故因大西洋之颶風逆浪。足以增進行之阻力。隨密士失必而下。輕波控送。一小汽船之力。可拖重裝之船十數。較之大西洋。不事逸而功倍耶。運費之輕。職是故爾。

煤船之首方。而不能擊楫。非附汽船。則不能行。河流甚廣。故方舟並進。尾一汽船。而川不爲之塞。一船之大。足抵城中之一區。而深如一層之屋。所容之煤。可知其不少也。

將近開羅。Cairo。則煤船尤多。他船左右避之。是皆由倭海阿河。來自倭海阿。西勿爾吉尼亞。賓夕爾法尼亞之礦中。而經不特斯波格。倭海阿。與賓爾法尼亞之商。轉輸至此。倭海阿河者。實密士失必流域中運煤之孔道。千萬噸之煤。以供星星拿的。Christinah。

聖路易。累士維里。Louisville。廠中之需者。皆假道於此。開羅亦倭海阿與密士失必兩

川間之大邑也。空中有大橋。以聯合倭海阿南北之線路。建築之費。爲五兆圓。亦世界之奇功矣。舟至此。少停卽行。未及上陸而觀也。過關羅。河道如下流之曲。田原茂美。過於南方。未幾而已達聖路易。自開羅來此。計程百八十哩云。

聖路易之繁盛。雖不及紐約。而足爲密士失必河上之大城。商業之所萃薈也。工藝之所發達也。士女之所流連也。昔法之探地者至此。始築城堡而居。以歐洲之玩物。易土人之裘革。名其地曰聖路易。以誌法國之榮光。是爲此城始有商業之時代也。吾觀聖路易之地勢。固宜爲大城。臨密士失必。一便也。下則倭海阿之河口。上則密蘇爾釐之河口。二便也。與奔倫諾爾 Illinois 河僅隔數里。三便也。故一切行旅之往來。盡密士失必河系之廣。皆會合於此。猶如衆星之拱北辰。非獨內國之交通。不能越之。凡出墨西哥灣而至中美南美諸國者。亦必由此。中央之鐵路。Central Railway。於此交會。陸上汽車之多。亦不弱於河中汽船之數。

跨密士失必之兩岸者。有大橋焉。川流峻急。而橋身甚固。建築之精。亦可見矣。上陸觀其停車場。此亦聖路易之所知名。車之方至者。或將啟者。皆入於屋中。而遣其機關車於外。

如此則乘客不爲煤屑所煩苦耳。

城中街衢寬廣。市廛繁華。而公園之多。甲於他邑。店肆之前。亦有隙地數弓。雜藝花木。行其街者。有蕭疎靜穆之觀。而乏喧囂塵上之概。吾遊歐洲。英國之氣概雄壯。法意之氣概。豪華。德國之氣概精緻。今入美國。觀其氣概。則又韶秀。世界之人羣。自美國爲後起之秀。Young America 吾合其城野與其人民之性情習俗考之時。與此言神會也。

第二十章 印度粟

自科侖布以前。歐洲之民食。以麥黍稷三者爲主。固不聞有玉蜀黍。或亦稱珠米粟玉蜀黍生於美洲。當日之美洲。皆爲森林。更無隙地。可以種植。印第安人將布種。則焚其樹。得一隙地。而種包粟。科侖布攜歸歐洲種之。故號曰印度粟。今吾遊美。則未嘗見也。豈盛於歐洲而絕於美洲乎。乃自辭聖路易而進密士。失必之上遊。數百里間。如森林之密。如豐草之茂者。皆印度粟也。以爲河濱。便於灌溉。故獨暢茂。內地則未必如是。河上有快車焉。吾乘之。冀詳觀其內地之農田。軌高於田。故得憑窗四顧。盡目力之所至。惟見波翻綠浪。車中入曰。此皆包粟也。至此吾始驚其廣。夾道之田尤茂。風至則搖曳如醉人。直撲車窗。時當

1 See Pratt's Great West.

秋盡。葉黃如帶。穗大如梭。老者已斂。斂然破囊而出。可以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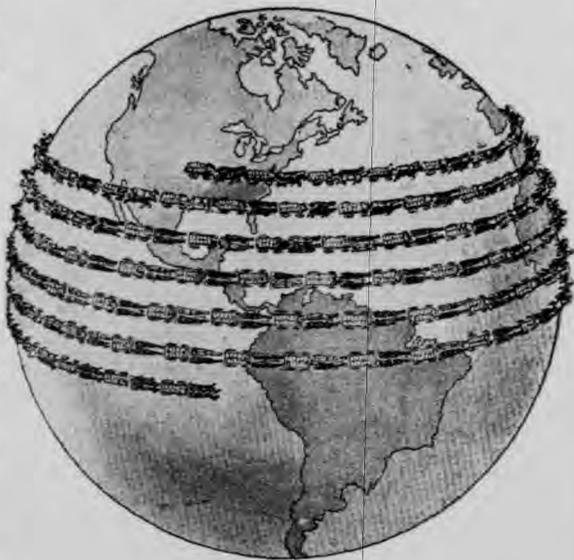
印度粟之本。高自六呎至十呎不等。幹強如竹。大如手腕。中如棉。外有節。亦如竹然。葉闊容刀。傍節而生。葉之筋脈。作平行線。穗大於稻。麥遠甚。穀粒之比附甚多。於初生時。有長大之葉。包裹四圍。以保護之。子熟。葉下垂。而穗遂外顯。試取穀一粒。而以顯微鏡窺之。則弱而甚小之房。有數百焉。細胞之多。更以千計。凡有機體物之構造。莫不然也。胞中盡實以澱粉。人獸得之。可以養生。惟漿質多而穀膠少。其益人殊不及麥耳。

密士失必河上遊之印度粟。一歲中當有何等之價值乎。一爲計之。則以美國一歲中所出之金銀礦物。盡以畀汝。而汝猶甯願舍金銀而取粟也。設人復說汝舍粟而取麥。吾猶謂汝無甯取粟。蓋粟之價值。尙浮於麥兩倍。由是觀之。粟之產額。誠大莫與京矣。

吾觀美國之農書。登印度粟一歲之產數。有二京餘。此數太巨。讀者得毋覺其闊損乎。今不託諸算術。而以遠近顯其極多之量。則將舌橋而不能下也。

印度粟徧植於美國。而以密士失必緣河之七邦爲中心點。七邦者。河東則奔倫諾爾、英的安納、Indiana、倭海阿、河西則千薩斯、Kansas、衣阿華、Iowa、內布拉斯加、Nebraska

密士失必流一歲之收穫



請更遠之設言第一車已過大西洋自歐羅巴以東更言之可也於是答者又曰我姑妄言之則至巴黎乎應之曰猶未也雖然亦近之矣其實當更過巴黎而東盡歐羅巴之大

密蘇爾釐也今設以七邦之所產而載之以大車兩馬之力能任四十餘吾即命此爲一車所容之數車既任載依次而立後馬之鼻與前車之尾相觸使中間絕無隙地而成一不可思議之長陣乃鞭馬自密士失必東向而馳問最後之車去密士失必河則最先之車當已抵何處答者曰將抵丕特斯波格乎是在亞來格哈尼 Allegany 山外而離大西洋不遠矣曰否否

陸。越。亞。細。亞。而。西。返。渡。太。平。洋。上。陸。於。美。洲。當。更。攀。落。機。山。之。高。嶺。重。返。平。密。士。失。必。由。是。觀。之。則。一。車。兩。馬。之。長。陣。已。環。世。界。一。周。也。亦。甚。明。白。矣。

然。單。排。之。一。車。兩。馬。之。陣。僅。足。運。七。邦。之。粟。之。六。分。之。一。留。於。密。士。失。必。河。者。尙。有。五。也。如。欲。盡。之。則。當。有。六。排。之。車。同。時。馳。驅。於。東。西。兩。球。之。上。第。一。車。與。最。後。之。車。相。距。之。遠。當。有。十。五。萬。哩。顧。此。不。過。七。邦。中。之。所。有。耳。尙。未。盡。美。國。之。產。也。如。欲。徧。知。之。則。雖。巧。歷。亦。不。能。算。

印。度。粟。雖。可。食。然。味。之。美。不。如。麥。美。之。農。人。汲。汲。於。此。得。母。生。之。者。衆。食。之。者。寡。而。病。於。農。乎。則。他。日。將。與。子。徧。遊。美。國。之。牧。場。而。知。之。也。美。之。牧。事。莫。盛。於。牛。豕。而。皆。以。包。粟。爲。糧。如。使。隨。大。車。之。後。首。尾。相。嚙。以。耦。而。進。其。長。亦。如。大。車。之。環。世。界。者。六。匝。此。行。也。車。聲。鑼。鑼。馬。鳴。蕭。蕭。牛。則。如。反。舌。之。無。聲。而。善。鳴。者。莫。如。豕。豕。之。不。能。沉。默。其。天。性。然。也。且。粟。爲。豕。所。嗜。熟。聞。其。味。而。不。得。食。則。晝。愈。甚。矣。

粟。之。製。造。品。爲。鮮。歐。洲。之。人。雖。不。甚。購。美。國。之。粟。而。莫。不。食。美。國。之。牛。豕。他。日。遊。此。七。邦。當。見。甚。大。之。屠。獸。場。與。罐。味。廠。焉。此。則。俄。馬。哈。Onaha。干。薩。斯。聖。路。易。莫。大。之。生。涯。也。

第二十一章 河北之大觀

設密士失之洪波泛濫。決隄岸。壞田疇。緣河而居者。固有蕩析離居之感。而影響所及。且使歐洲之人。有無食之歎。蓋密士失必之西北。固歐洲之倉庾也。世界宜麥之區。莫有過於此者。

夫周歌來牟。箕傷麥秀。文明之人。以穀食代茹毛飲血之風者。黍稷之後。卽知有麥。麥之用已古矣。埃及當法老 Pharaohs 時代。法老埃及古代之尊稱。猶云王也。約當夏商之世。邱中所紀。已有云麥者。雖史缺有間。近世掘見法老之墓。壙石之上。刻麥爲記。以謂今之王陵。卽昔之麥隴。蓋紀實也。世界產麥之盛者。於亞則莫如印度。於歐則莫如法蘭西。俄羅斯。吾於印度則不知。若法俄之野。固已有車轍馬跡矣。以彼證此。則北美爲盛。北美之外。亦足稱爲附庸之部者。南美拉巴拉他 La Plata 河之平原也。澳大利亞也。

北美之野不產麥。歐洲人至。始試種之。曾幾何時。而其成效如此。可知地利之開塞。不於時而於人。以現勢論之。美國猶如歐人之子。躬耕南畝。服勞奉養。歐洲之人。得有粟而食之。美之與歐洲爭者。工藝也。棉花也。牛羊也。并麥而四矣。倭海阿、密蘇爾釐。以北之原野。

及民尼蘇達 Minnesota 河之東北
Red R. 以西之達科大 Dakota

此有南北兩邦。新加者為南。麥之多也。猶南部之森林。

吾今言其田主之奢。農工之大。可使聞者不遊美而知麥茂。田無疆界。第畫野為區而已。一區以內。田主委書記一人。以主會計。而考知盈絀。委監者數十人。以察工人之勤惰。而升黜之。農事以汽機為主。自築鐵路而自用之。秋收之後。買鬻於城邑。鐵路運之。則無失時之慮。吾於北達科大 North Dakota 見一田莊。有耕馬五百匹。驟稱之。犁二百具。刈麥之機百有十五牀。打麥之機二十牀。農作之際。喧聲雷動。煙浪風高。千倉萬廩。不為侈禱也。然雖有汽機以代人力。而司器者猶僱六百人。吾於此田莊。自東至西。乘馬走一日。馬瘡人倦。而猶未盡。問其大小。則有五百愛克云。農事分區而治。每區有監者。監者日在馬上。馳騁阡陌間。當犁田時。農夫乘二輪之車。驅馬周行於田間。往返一周。可了數畝。駕輕就熟。無叱犢之煩。而田已治矣。

闢草萊而反陳土者。犁之事也。是固藉馬力矣。犁土之後。則必鋤之使平。削之使均。此亦以車馬之力。與犁田之法同。既平既均。可下種矣。下種亦以機器。四馬為驂。負之而周於

田中機如長廂。置於兩輪之上。廂中實以麥子。下有斜管。車動。子隨管而下。如灑水者之馬步水注者然。程功既速。布種亦勻。子露於外。則根不固。未及萌芽。鳥獸從而食之矣。故播種器之後。附以犁鋤。隨種隨掩。一舉而兩事皆畢。其利用有如此者。

北達科大氣候早寒。故熟麥之期。後於南方。設吾以其時而至。以觀農夫之刈麥。是亦極天下之大觀也。割麥之機。駕之以馬。不以馬。則以騾。遠田數里。已見囂然塵上。而譁誼之響。如萬馬踏冰於靜夜之中。渡河而過。雖有人聲。亦不得聞。既近而尋其聲之所由來。則割麥之鏟聲也。鏟距地不盈尺。斫之絕速。機中有甚大之絡車。力能使麥稈俯而受割。又能分之爲束。成束又能縛之以繩。機後數人



割 麥 打 麥 機

隨之。蓋刈之東之。機之能事盡矣。而不能自致之陌上。人拾起之。麥得就燥。

吾遊歐洲。見麥秋告成。則擊之以麥耨。吾國又有鋪麥於地。令童子跨牛踐之。麥子委地。乃掃之者。美國之打麥。較此爲精。不以人力。而以汽機。每打麥機一牀。一日可得麥千餘。足抵牛數百。而人數千也。此機非徒能使麥離稈而已。并能去其芒。而立成淨麥。機旁有管。淨麥流出。兩人張袋以俟之。此虛彼受。一人之力。猶不能及也。吾又聞老農言。此於農器中。已太陳矣。新製者。合割麥打麥而爲一器。運轉之力。有以汽機者。有以馬騾者。聞一器需馬騾五六十頭。而其作用之大。則一器日可得麥自一千七百餘至三千餘。而僅須管理之人四。

麥登於田。則必有藏弄之所。此事之壯大。亦爲美國所獨。其地產麥者。則停車場之側。海城之岸。皆有極大之倉廩。田主寄存於此。以便出發。雖遠如紐約。紐俄爾連斯。及環大湖諸邑。皆莫不然。而明尼波列斯尤多。一廩之大。可容一百萬餘。徧明尼波列斯市之所藏。常達三千萬餘云。

廩之所在。陸必與汽車接。水必與汽船接。如此則轉運捷也。建築之式。如吾南方之米倉。

惟較大耳。倉形四方。內則分隔而間隔之。形如木廂。高可齊六層之樓。麥自倉頂。以量傾入。既盈而閉之。及得時而沽也。吸以長管。麥自流入舟車之中。雖有千倉萬廂。亦不難崇朝而畢也。

大湖側之倉廩皆如是。其來也陸以車。而去也水以舟。順流而下大湖。以至布法羅。乃經伊爾釐渠 Erie Canal。而至紐約。由此入歐洲之市場。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於是美國之麥。始辭故鄉。而一聽歐人之所爲矣。吾泛密士失必中流。往往見麥舟。今始知從下流而去者。皆不過零販之事。若大商則由諸湖而東向。取其道里捷也。

明尼波列斯亦民尼蘇達邦之壯都也。北鄰加拿大。而美之北境盡矣。附城而居者。約三十萬人。地當森安速尼 St. Anthony 瀑布之首。密士失必之河源也。此瀑布之力。足抵馬四千匹。而又適當美國產麥之區。明尼波列斯磨粉之事。因此而甲於世界。百驥雲集。市肆喧闐。爲北美一鎖鑰。

森安速尼之瀑布。不獨利用之於磨廠。他廠亦因之。萬人衣被之呢布也。出幽谷之喬木也。皆於此織之。鋸之。以成器用。明尼波列斯遂以製造雄於四方。然其旁之森波爾。與明

厄波列斯相競爽也。故兩城之別稱曰「學生之城」(The Twsin City) 回思法之探險者埃高羅德 (Accolt) 與其從者二人。駕樹皮之舟溯河而上。以探其源。途中川禽林獸。食之不盡。獨未見人跡。然自幸不遇土人。得免強弩毒矢之害。數日之後。達威士干遜 (Wisconsin) 之河口。日方午。則烹一野鷺爲饌。中流忽有披髮裸身者數百人。引舟疾至。埃高羅德雖與之詭辯。亦不能免。乃就俘。土人生長荒野。履荆棘。陟大河。是其所長。而法人隨之同行。其困苦可知矣。然無意之中。得藉印第安人之導引。以發見河源。森波爾市因之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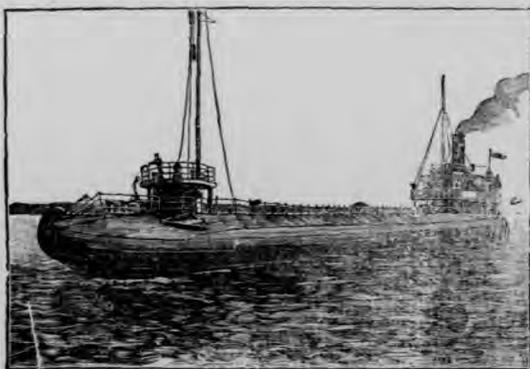
明尼波列斯與森波爾相距十哩。而兩城附郭之區。寔以熾大屋宇街衢。竟相屬也。是一是二。漸不可分。他日或當并於一。如布達佩斯之於匈牙利。

森安速尼之水力。與兩城以製造上之便利。而奔濤駭浪。未必并商務上之便利。而亦與之也。兩城之人曰。是何傷。東有大湖。吾踞其首。製造品之欲輸出者。先下密士。失必復走一百五十哩之鐵道。而入大湖。自此便可徧入美境。亦可至大西洋之濱。而達歐洲。

第二十二章 大湖

自森波爾登程。倏忽之間。已下車於都六次。U.S.E.R. 蘇必利爾湖美與坎乃大共之。自湖以北。美固無分地焉。而介於密士失必蘇必利爾之間者。則以都六次城爲大環城。皆山也。而面城皆湖。湖山之勝。此城兼之矣。然登城而望。見山不見湖也。蓋全城皆石。或巍如闕。或怪如峯。非循其巷。至湖濱而望之。則固不能見湖。都六次之人。鑿危者而使之平。鑿阻者而使之通。乃有宮室道路之。景色之奇。轉若巨靈。劈成而忘其人造之跡。

臨湖四望。帆檣之外。湖岸之上。多起重機。所以運麥也。有似鯨魚跋浪。露背於水面。而絕大之汽船。停機其下。晏然不驚。此則美國人所稱之鯨背船也。便於裝麥與鐵。出發於都六次。以下大湖而至海。蓋都六次臨大湖。通舟楫。以興工。



鯨 背 船

商固非徒以風景名而已。

都六次爲密士失必平原之門戶。美之東部。與歐洲之大陸。皆仰密士失必河畔之麥以爲食。而必繞道於此。城外之停船而待者。城中之持籌而算者。不遑他事。惟麥而已。吾徘徊湖畔。曾不逾時。見麥自起重機而下於艙中者。蓋已不知幾千鎊矣。大船之外。亦有長不盈丈之小汽船。引帆船而遠去。帆船之所載。亦無非麥也。

就大湖之地勢言之。可分爲上下二湖。要皆商務上交通之要道也。上湖氣候較寒。秋盡冬初。即已堅冰載道。帆檣絕影。荒寒之狀。如北冰洋。除此以外。則皆利涉。居人知一歲之中。可以買遷有無者。不過七月。故并力營之。七月中之商業。勝於倫敦與麗佛普爾一年之多。層冰峨峨。晴雪千里。則百工俱廢。千帆盡收。都六次之人。旣了卒歲之謀。盛張踏冰舞雪之戲。以遣窮冬。

每當盛夏。則大湖之一波一浪。皆無甯晷。飛沫激盪。遺煙如縷者。鋼鐵之汽船也。白羽翔空。乘風破浪者。輕裝之帆船也。嚴重如山。浮於中流者。載麥之方船也。逆浪雖猛。依然銳進者。鯨背之怪船也。朱窗畫闌。儼似浮家者。載客之樓船也。蓋一歲之中。渡此湖者。不知

有客幾千萬。而貨幾兆噸也。若夫春和景明。波瀾不驚。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吞遠山。銜近郭。湖中之景。一日千變。遷客匆匆。皆爲利來。問有司各得之詠。湖之美。人者乎。西北崇山中。藏鐵礦。採掘之後。亦經此湖而至克勒維蘭。Cleveland 俄海向大城支克哥。以及其他之海岸。密執安 Michigan 半島之銅。湖北之木。出而求售。亦不能越此。

吾據圖觀之。大湖居大陸之中。去海絕遠。而語其實。則猶地中海之與大西洋。今止宿於城下之鯨背船。每船將載七萬鎊之麥。東向而至布法羅。或過威爾蘭渠。Welland Canal 而下安剔釐阿。Ontario 湖。乃入桑羅稜索。St. Lawrence 河 發源於安剔釐阿而流入大西洋 而入海。如其止境爲麗物普爾也。則出大西洋之道。必由貝勒亦斯勒 Belle Isle 海峽。自都六次至此。行程已去其十之六。而所經皆淡水。續以大西洋之鹹水。不過十之四而已。至乎麗物普爾。

徧大湖之一島一灣。甚至與大湖相屬之一渠一水。皆有城邑村落。如循鐵路而東。則富庶之象。反遜於此。夫豈北美之人。盡愛水居與。蓋水運之便。遠過於陸行。煤一噸。自都六次至布法羅。運費僅三十仙。故商旅願出於其途。而轉輸之事。逐水之人。篙工之家。非臨

水而家則不便。此繁盛之所由來也。

大湖之位置。踞東北半球高原之巔。遇大湖之流域而北。則土下趨而向哈得孫灣。而南則土下趨而向墨西哥灣。南北兩灣。爲大湖天然之尾閘。斯已奇矣。而大湖之隄岸雖高。猶可鑿溝渠。施健閘。而與旁近之江湖相屬。溝倭海阿以南。而通伊爾釐湖。爲大湖與墨西哥灣間連屬之要點。密執安湖左高而右卑。就其卑處。溝通密士失必。於是伊爾釐渠。載布法羅之物產。渡紐約而入於哈得孫河。此二渠者。實大湖之筋脈也。使全國交通有如臂之使指。善言水利者。當如是矣。

北美之湖。統分三匯。而主要之一匯。則在美國。是依桑羅稜索之流域。五湖相匯。而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者。則惟蘇必利爾五湖之長也。蘇必利爾與休倫、伊爾釐、安別釐阿、諸湖首尾相屬。如重臺三階。逐階而降。語其地勢。亦殊可喜。蘇爾利爾湖驤首上騰。地勢最迥。高出於海者六百呎。是爲第一階。循此而下。當見休倫、密執安、伊爾釐、諸湖之平面。委蛇其下。地勢較低於蘇必利爾者二十呎。是爲第二階。安別釐阿與蘇必利爾相較。高卑之間。更不可計。蓋安別釐阿流入桑羅稜索而入大西洋。其高度與海平面爲近也。是爲第

三階湖形如此。舟之由此入彼者。遂有一問題起矣。兩水高下。不過數尺間者。則猶可挽索而上。今欲自安別釐阿而上。急流之尼亞哥拉 Niagara 河。瀑布之下。詎能飛渡。亦不能上。湍而多石之森馬利斯 St. Marys 河。因大湖之水。旁出此河。而奔騰以入休倫湖。旋波急湍。勢不可當。講水利者。於是苦心經營。而得水牯之法。設吾泛於安別釐阿、伊爾釐與森馬利斯瀑布之左右乎。則水牯逐程而來。一高一下。乘客雖安然不覺。而其實有如麥之入於起重機中。忽而突出於危檣之上。忽而淵墜於重鎗之下。計自大湖至海。其間高低之相距。猶自華盛頓山而下平地也。其往也如降。其返也如升。湖固天成。而航路則盡由人闢。

天下事。百聞之不如一見之爲愈也。吾則親泛大湖。而下休倫。上闌下閘。皆得目覩。所乘之船。載重三千噸。外護鐵葉。安行於大湖。波平如鏡。舟行絕



大 湖 之 勢

聖馬里之水閘



矣。舟過則緩啟之。故舟雖下降而人不覺。

森馬利斯瀑布之周圍有二渠。一入坎乃大。而一入美國。溯尼亞哥拉瀑布而上。至於伊

穩。然窮此入彼。則兩湖之界。實相去二十呎也。森馬利斯瀑布之下。有溝渠曰蘇。S。渠上之閘。至爲神奇。渠長十里。上下於森馬利斯之附近者。悉當由之。每當夏秋之日。自朝至暮。舳舻相接。固不能有一舟焉。可逾牖而得安渡此湖。舟入渠將盡。則舟忽圍於高牆之中。然舟中之人。非探首艙外。則固不覺其舟之臨於懸崖。斯時吾舟。實已在蘇渠之牖內。牖內之水。靜如古井。蓋大湖之急流。爲牖所阻矣。牖木質而裹鐵。舟停於此。乘客皆陸步。閘而下。始見上流與下流相距之度。猶山邱之於平地也。自此而下。五十哩間。置閘數十重。故水勢得殺。設驟禦之。則潰而崩岸。

爾釐。共有開二十六重。兩水相接。比之大湖。實差十五倍焉。桑羅稜索之下。伊爾釐與布法羅哈得孫之間。亦有數開。然水固平於此。開甚小。等於自鄒以下。遊人不覺其奇也。

第二十三章 大湖之礦產

美之物產。南以棉花蔗糖菸葉鮮果名。而北以粟麥著。土脈膏腴。農知要術。此所謂天府。宜其爲天下之雄國也。然吾猶未見其地層之寶藏。歐洲諸國。若俄奧匈。皆以農事爲本。其國勢雖足自立。而富強之概。殊稍遜焉。英法德之暴興也。以製造。而製造則必與礦物爲表裏。若是乎礦之足以造人國也。審矣。而美國大湖之傍邑。則皆以產銅鐵名。思彼白人。豈天之驕子乎。其民所居者。皆明秀之鄉。所擁者。皆致富之土。所遊者。皆自由之國。歐洲既不足以容之。海外復有一美洲。使之優遊。生息於其上。繼吾讀美洲之開闢史。而知此非白人任天之力。白人之自食其力也。夫印第安人之據有南北美洲。而遊釣於此土也。固已數千年矣。然田野不治。貨財不聚。迄未能離石代。古人類進化之期。可分爲四代。一石代。而後進於歐洲之進化。則依此例者也。若非美洲則皆由之景象。自白人一至。乃始煥

然成新世界。然則人民之能享幸福。豈不當恃自力哉。

五金之中。黃金最貴。而語其利於民生。則不如一鏽鐵。世界之富於鐵礦者。昔以英爲第一。今則以美爲第一矣。七年以前。統計家總核世界冶工之原料。來於美者。佔四分之一。煤亦稱是。煤鐵兩事。講實業者之所諱爲大王者也。美既盡有之。他日交通益便。學問益進。吾知歐洲之實業家。皆當蟻伏於美國人之足下。而美且稱霸於新舊兩世界之上。北美鐵礦之所在。可分爲三節。美得其腹。加拿大得其尾。墨西哥得其首。從可知美最富。墨西哥次之。加拿大又次之。美之鐵礦。幾於觸處皆是。大者二十六山。分布於田納西、亞拉巴麻、賓夕爾法尼亞、與吉俄爾吉亞之西北。然用之無窮。鑄之不盡者。則在大湖傍近。足佔全國產額之大半。美之製造。皆萃於東北。鐵之自礦至廠。以冶之鑄之。而成爲工藝品也。其行程不能越大湖。故大湖爲運鐵之孔道。五穀材木雖盛。顧不逮焉。

或曰。曩遊英國。其地以製造名者。必其鄉土產鐵者也。吾不解大湖之傍。有恃轉運而興之城邑。無恃製造而興之城邑者。此何以故。曰。客之言。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英國製造之城邑。既近鐵礦。亦必近煤礦。煤之與鐵。兩不能離。鐵方出自地層。其質無純者。與土石雜居。故必冶之。而能名鐵。冶鐵必資至堅之煤。火力強猛。頑鐵能解。而環大湖百哩。

以內之山。皆不產此。故鐵之出於大湖者。尚非純鐵。僅其苗耳。曰。是曷不移煤以就之也。應之曰。是則美人籌之熟矣。權其利害。則與其移煤以就鐵。無甯移鐵以就煤之爲利。此笨重之鐵苗。所以役千夫而輦之底特律 Detroit 陀勒多 Toledo 克勒維蘭 布法羅 不特斯波格 支克哥諸城也。其地雖不盡產煤。而轉運較便焉矣。

大湖之鐵礦。見於西南兩岸之五嶺中。去湖愈近者。其礦愈佳。近者十五哩。而遠者約百哩。穿高山而掘之也。深於湖面猶數十丈。礦中有汽機。或以鑿石。或以吸水。設一謁其礦。而詳觀之。亦事之至奇者也。礦穴之上。有升降機。人坐其上。卽一落千丈。而入於隧道。雖與黃泉爲鄰。而電燈高張。恍如華堂。椎擊之響。耳爲之震。頂上泥土。撲撲下落。如簷際之塵。遊人至此。疑爲山崩。而以不得出山爲懼。鐵在石內。非破石則不能得。破石以椎。工人蛇行匍匐。拾礦石而投之車。車亦以鋼造。非是則不能任也。

夫礦穴不必其與湖相屬也。近者數里。遠者數千百哩。使以人力致之。則曠日持久。而迂於事實。乃築鐵路以送之。軌欹斜空懸。不附於地。斗入於湖中者數十丈。船泊湖心。虛艙以待之。不假人力。而所載已足。車重軌斜。下行之勢。沛然莫禦。故能自恃其重力而致百

里。不煩汽力也。然舟之輕。不能任車鐵之重。軌盡處有倉。車至此。車廂自翻。盡傾其所藏。而入諸倉中。倉高於舟。舟停倉下。啟戶出之。又入於舟中矣。數千噸之鐵。可不崇朝而集。事然後運往湖城。一經陶鑄。而若者鐵。若者鋼。因以各成其材。夫鐵出山之時。甚覺其多。入冶之後。又覺其少者。合砂礫。而擇之。金銀。猶多。汰砂礫。而存之。銅鐵。且少耳。

基威那 Kawearaw 半島臨密執安湖。三面入湖。清流繞其下。高山填其上。雖擅湖山之美。而無土可耕。以是委爲無人之境焉。晚近以來。始知山故富於銅。而發見之者。乃由於蠢然之一豕。相傳有牧豕奴驅豕入山。陷於穴中。奴追之於穴中。得銅而出。驗之。其質極純。雖攆往造幣廠中。徑以之造幣。亦可用也。此豕爲人發見此礦。理宜老而蓄之。牧豕奴。因是致富。今則恃礦而工者有數萬人。荒涼之地。竟爲城邑。此礦之名曰加侖美得海克拉。Calumet Hecla 其苗下窮黃泉。富而且佳。大湖之畔。雖有他礦。皆不能及。銅離礦。其第一事則槌之成粉。繼則汰其砂礫。

銅之純。非若鐵之雜也。雖有時亦含銀。而總以純銅爲多。竟有一塊而重量得五六百噸者。是必碎之。裝入袋中。而運諸廠。冶銅之法。大類乎鐵。銅在冶。雜以煤與石灰石。用極猛。

之火力融之。及銅化流質。鑪底有戶。啟之。銅瀉於地。其光耀目。有如將沒之日。紅光燦然。人持長柄之杓。以地下之銅。傾入鐵模之中。使成磚形。銅遇鐵。卽化定質。乃啟模。淬之於水。質漸冷。則光彩漸滅。磚長二呎。寬六吋。厚四吋。吾以手舉之。不能昇也。冶工曰。一磚之大。重一百三十磅強。豈隻手所能勝者。銅色本紫。青黃白三者。皆由人造。抽之成線。則作電信電話電燈者。不能舍之也。壓之使平。則成小大之銅圓。貨幣所不能缺也。蒙達那 Montana 亦著名之銅鑛。遠在西部。他日吾道出焉。當遊之耳。

第二十四章 林木之生涯

物之用。與不用。豈非視乎其時哉。合抱之木。飛鳥嚶其上。虎豹棲其下。黛色參天。蟠根互地。工師得之。加繩墨。施斧鑿。一經拂拭。乃出之荒野之中。而登之明堂之上。是其爲用昭昭也。而不得其時。則老死朽腐於深山大澤之中。甚者或竟拉雜燒毀之。而惟恐其不盡。大湖之周圍。於古不見人跡。徧地皆樹。樹自生自老於其中。世無有知其材者。空山無人。而藏器待用。斯時。謂樹之不幸也。亦宜。及科崙布以其山川。介紹於白人。耽奇之士。日以大至。彼不材之木。固無所喜。戚於其心。而成材者。則欣然而喜。抑又愀然而悲也。喜者曰。

自今而後。我將出而爲世用。若濟大川。吾其爲舟楫。若開廣廈。吾其爲棟樑。悲者曰。世之用材。安將盡如其量。長材而短遇。倖位而乏材。二者必有一於此。白人初至。利在得金銀。見林木之彌崗聯阜也。則固厭之。乃斫而焚之爲灰。旦且伐之。竟積數年。非美之富於此者。已空其林矣。草木暢茂。則禽獸逼人。人且不可住。當日刪芟斬伐。無所顧惜者。誠有所不得已。然獨不可置之河干。以老其材。而備他日之大用耶。美國今雖悔之。而已不可復。然舊林既去。新林復來。世界有用之材。今仍出於美國也。一爲計之。則如緬尼之松。密士失必下流之柏。加利佛尼亞、俄勒岡之豫章梓枏。其大較矣。威士干遜、民尼蘇達、密執安、皆近大湖。入其境者。惟見樹木。交柯駢枝。參天拔地。千彙萬理。無所不蓄。行人至此。徘徊林中有失路不得出者。吾自紐俄爾連斯沿河北上。河中之材木浮水而下。以出墨西哥灣者。皆託根於民尼蘇達與威士干遜者也。林人常以冬日伐木。山中春回。冰雪融化。緣峽而下。木隨之出山。以入於密士失必。今吾下大湖而向東南。將見木筏如浮城。出沒於湖中。而鋸木之聲。亦隨處而聞也。此亦爲美國出口品之大宗。

大湖在美國之極北。氣候嚴寒。雨雪甚深。此於林人殊有大益。秋盡之日。伐木者入林。冬

盡而返。方林處之日。支板爲帳。帳之罅隙。塗以泥土。以禦寒風。亦必攜牛馬各數十頭。故帳側兼營廡舍。一帳可容五十人。居同室。飯同桌。勞逸相均。利害與共。板牆之下。設長榻。夜則五十人者。抵足而臥。杯盤之屬。以鉛錫製者爲上。取其不易毀也。資用之物。三冬足用。入林之先。所當預蓄。然烹鮮擊肥。亦殊不難。伐木之餘。可資漁田。以充庖廚。伐木者有善相木者一人。先入林。徧相林中之木。卽知若者中琴瑟。若者中宮室。若者中舟車。或及時而卽伐。或俟時而後動。審詳旣周。乃作識其上。於是人操斧斤而進。先以斤鋸樹之四旁。繼之以斧。而樹斷矣。乃去其枝葉。而斷其幹。使長短適中於程度。此則伐木者之第一事也。其第二事



載 材 木 之 大 車

則納之於川。載木以橇。負以二馬。有時或四馬。馬於林中負木。其力倍奮。二馬之力足任大木數十本。如其木累置一室之中。則足實一小學校之校舍矣。其故因橇之轉於冰上。易於雪中也。法先闢一雪徑。沃以溫水。立成堅冰。而成冰路。蕩蕩平平。馬蹄自輕。時則千林俱凍。百川皆冰。木雖浮於川中。而實存於冰上。冰厚數尺。雖重負猶不能裂。語曰。虎尾春冰。言其危也。然冰之厚者。堅牢實甚。厚一吋半者。可負一人。四吋。可走馬其上。五吋。八十四磅重之大礮。可置其上。十吋。步兵一隊。可陣其上。十八吋。可以之作鐵路。而走汽車。

待至春來。冰融雪消。百川皆滿。林木導之而入大湖。則當編之爲筏。始得以類相從。而無多歧之亡。然木浮動而滑。編木者甚難於立足。故鞮底有刺。舉足則鏗於木上。不易溺也。編木者之驅木。猶如牛羊。若則升之居上。若則抑之居下。若者爲前導。若者爲後勁。區畫既定。則以長椎聯之。然中堅最難得。編木者仄足前立。執長矛。引木而重編之。務使方圓相湊。有此迎彼距之妙。筏始堅壯。由是而犯洪濤。凌巨石。行萬里之路。不患矣。編木之事。此爲最後之要務。木人目腕手揮。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非老於此者不能也。木人合數人。

爲一組。一組必自有其庖廚。將餐。先鳴角以戒庖人。

密執安湖畔之鋸廠。因是而大起矣。木成板則載而輸之遠方。鋸板皆以汽機。而其用有二。一謂之組鋸。組鋸者。常十數鋸同時並舉。一上一下而成板也。一謂之紐鋸。紐鋸者。鋸形如帶。切於木上。一往一來而成板也。此猶如汽機之革與輪相切而輪轉耳。其速倍於組鋸。入廠中而觀之。樹皮木屑。一一無廢棄者。儲而蓄之。皆有用材也。

第二十五章 濱湖之城邑

世界之大城。有爲行旅之孔道。工商之中心者。必依據江海。而未聞有以湖者。有之則惟美之大湖。吾比類以求之。北美之大湖。猶南歐之地中海乎。地中海雖號爲內海。例以地理學之界說。則亦湖耳。然地中海爲蔚起豪傑之鄉。孕育文明之地。大湖比之。有愧色矣。而以其澄清之波。俾千萬人飲德沐賜。名都豪鎮。附麗而起。則亦足爲地中海之附庸焉。自大湖而下。首入休侖湖。休侖之波。一碧無痕。掬水而視之。固未嘗綠也。蓋兩岸芳樹。漪水鑒之。波光搖綠耳。此亦北美之勝景。所謂聖克拉灘 *St. Clair Falls* 者也。湖光山色。皆足留人。彼勞勞於中流。以逐木筏。麥舟而生者。其亦流連於此也耶。底特律河。與此湖

接。河西有城。與河同名。加拿大與美國交通之大道也。工商品之從水陸來者。以此爲交會之點。而本城之製造。則以鐵工木工爲大。河中之船。若勻計之。則每七分時而有一重裝之船。或上水下水而過。城中風景。俱極壯麗。十里通衢。兩行榆樹。觀其市政。而可知其城之大也。

休倫於法印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法人據北美。與印第安人通商。法以工藝之物。易其皮骨毛羽。既有年矣。英人嫉其壟斷。欲破壞之。當時印第安之聚族於湖之四隅者。皆睦於法。赴湯蹈火。惟命是從。意欲暱法以自救也。蓋威士干遜之東。有大部落曰溫尼拔古。Winnibagoes 者。性喜殘殺。而與法爲世仇。英人嫉之。乃舉族以攻底特律之礮臺。法之守兵無多。同盟之土人。又適出而會獵於林中。倉猝之間。不知所爲。守將告急。土人聞警。即歸。法遂督其同盟軍而圍之於底特律下。其人既夙恨溫人之殘暴。皆奮勇當先。溫尼拔古坐困圍城之中。糧盡乞降。法人且憐而許之矣。土人堅持不可。殺同種。以媚異種。未開化之民族。往往如此。讀史者。固不能不爲之廢書而歎也。溫尼拔古見不能降。則背城借一。勢所必至。遂潰圍而出。遁於河北。法人尾之。盡殲其衆。底特律之原野。流人之血而

填人之膏矣。彼土人者。蠻觸爭蝸角之中。桑梓作龍荒之域。魂魄有知其亦感白人今日之氣象。而自悔其失計者乎。

自底特律至陀勒多。計程甚短。伊爾釐西偏之大城也。啟程前行。湖之南岸。又得一大城。曰克勒維蘭。製造煤油鐵器之中心點也。其城亦近克阿霍加 *Cuyahoga* 河口。舟入此河。碼頭如林。皆運鐵之所也。大湖之鐵。以至此者爲多。

克勒維蘭。世界鐵礦之大市場也。雖離礦山絕遠。而鐵之價值之貴賤。質性之優劣。皆估定於此。鐵礦之主人。多此城之土著富豪之俗。雖金張許史。亦不能過。鋼鐵之製造。此城最旺之工業也。倭海阿賓夕爾法尼之煤田。離此不遠。故其地就便宜之煤。就便宜之鐵。復就便宜之水道。三者備而克勒維蘭之製造起矣。

舟至此停輪。吾亦上陸。有棧橋跨克阿霍加河上。東西兩城。因是合而爲一。遊其達道。曰蘇必利爾 *Superior*。中央界以公園。四方來者。道里皆均。園中有巴雷 *Perry* 之銅像。一尊。當一八一二年 嘉慶十七年。美國獨立之日。伊爾釐之戰。能以少擊衆。使英人膽喪者。實巴雷之所爲也。方事之殷。英人易視之。卽美之主將霍立生 *W. H. Harrison* 亦爲之危。未

幾。乃。得。巴。雷。之。贖。其。文。云。「今日遇敵。敵已屬吾。」巴雷此時年不滿三十。自獲此勝。一日之間。名滿天下。今日吾拜其像。英姿颯爽。非尋常人也。幼克利 Young 亦此城之達道也。兩旁居室。或以石。或以木。或以磚。鈎心鬪角。務以建築上之美術相高。而尤引人入勝者。隙地之淺草。軟如重茵。而蔭以開闢以前之喬木。一枝一葉。皆函古趣。

湖畔纍纍者。名人之葬地也。或以蓋天之勛。而埋於塚土。或賚理地之志。而湮於隨原。今日湖光山色。大好留蹤。銅馬石碑。永作紀念。遊覽一周。即復登舟續行。進伊爾釐湖。向布法羅而去。

舟行甚樂。餘艖十丈。水波不興。遊眺未終。忽焉日暮。一夢初醒。朝暾未晏。而吾舟已息於布法羅之城下矣。大湖流域既廣。物產豐腴。華實之毛。不於海外求市場。則將焉用。布法羅者。大湖入海之咽喉也。又近威爾特渠。此渠聯合伊爾釐。安別釐爾。桑羅梭。索諸江湖。與伊爾釐渠。以趨於布法羅。大西洋之商務。自紐約經呼得桑。蔓衍而至美之內地者。此其會歸之地也。呼得桑河道便利。在他河之上。故商旅歸之。布法羅因是而收其利。水利之足以轉移商務。其功效至不可思議也。不觀乎伊爾釐渠乎。此渠未鑿以前。貨物

1 "We have met the enemy, and they are ours."

右 法 羅 之 船 灣



之自大湖出者。與其他往。不如往丕特
 斯波格。如至紐約。費時當二十日。舟車
 之費。則一噸重之物。須費百圓。自改由
 伊爾釐渠以來。大湖至紐約間之運費。
 重一噸者。僅需十四圓。視曩昔。已大減。
 而近日自紐約運物至布法羅。則一噸
 重之物。祇在一圓或半圓之間。丕特斯
 波格。因是日衰。而紐約與布法羅。則日
 大矣。

得食麥飯。而西部之麥。陳腐而不可食。蓋運費繁。則麥價不得不高。東部之人。所以甯以
 此渠未鑿以前。東西兩部。不相往來。以
 感情言之。則彼此漠然。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以商情言之。則東部之人不

梁粟代之也。今則一鎊之麥。自布法羅至紐約之費。不過二分。自大湖至都六次。而復轉運至布法羅。較之紆回於紅河。而後至紐約者。其一遲一速。一貴一賤之間。不可同年而語也。煤鐵亦然。

布法羅因是之故。貿遷之事。以五穀著。環岸之起重機。吾數之共五十有一。起太倉之陳粟。極泛舟之大觀矣。夫布法羅既易以運西部之物而東。亦易以致東部之物而西。紐約賓夕爾法尼亞之煤。固東部之所有餘者。布法羅人以麥易之歸。大湖之鐵。則留於本城而不發。以煤煮鐵。以鐵成器。遂以致天下之財。

第二十六章 尼亞哥拉之瀑布

去布法羅不數里而遙。極世界大觀之尼亞哥拉瀑布在焉。是固不可已於一往。汽車不數刻而可至。既至其處。如足立不健。則有狹車。者美國實果願載客徧覽名勝。

尼亞哥拉河源。法之探險者洪賚賓 *Hennepin* 始得之。觀此瀑布。乃頌之曰。「美哉帝力。是水之廣聲。天生是使獨者也。」蓋是水也。遠望之。如白雲。驟墜於平野。近觀之。如羽客。踟躕。落於九天。萬斛原泉。奔騰直落。嘈呖之響。鞞塔之聲。數十里外。猶得聞之。雖滄

1 O Mighty God, a vast coudence of water of which the Universe does not afford its parallel."

海之迴瀾。水無涯而合岸。猶不足擬此聲響也。其無盡藏之源頭。半在於蘇必利爾湖。入森馬利斯河。而委於休命湖。面固平。倒流之勢。於是少息。然當其入湖之始。躍森馬利斯河而下也。一落千丈。雖不如尼亞哥拉之奇。而亦足爲尼亞哥拉之副。舟之上下於森馬利斯者。皆升舟過關。兩流相距。蓋二十呎云。然如經底特律河。渡伊爾釐。而達於布法羅。雖山勢巍峨。舟行山中。而乘客不覺其高者。以其勢漸。不若森馬利斯之驟也。伊爾釐與安別釐阿之相距。實三百有三呎。尼亞哥拉一躍而下。至險也。亦至奇也。

尼亞哥拉飛珠濺玉之奇。奔馬遊龍之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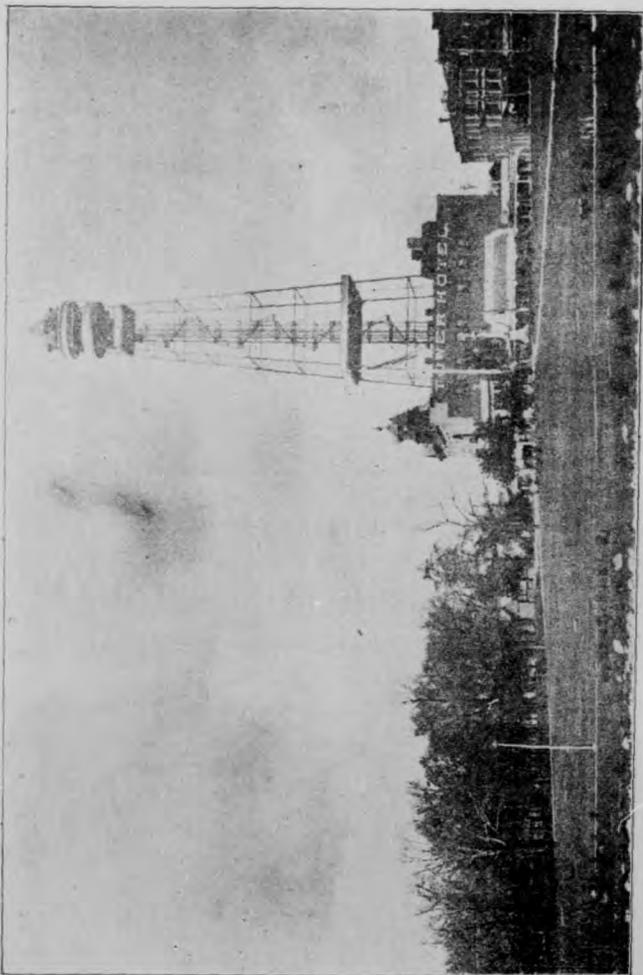
尼亞哥拉之瀑布



船 游 與 布 之 瀑 亞 哥 尼

人之詞備矣。吾無贅焉。河長三十哩。觀其水勢。隨地而異。今詳誌之。亦臥遊者所不費也。河自伊爾釐倒翻而入於安剔釐阿也。其勢直趨於北。若是則瀑布之大觀。當在伊爾釐之口。乃波水澄鮮。靜如古井。一若虎豹初醒。度態怯弱。尙未見其雄健之概也。數里而遙。川勢分裂。格蘭特島 Grand Island 峙於中流。水繞之者三匝。流入島後。河岸陡開。波濤益穩。遊人空吟「訇隱振宇宙。澎湃津雲連」之句。而悵然失望。以爲詩人之空言也。自此以往。河則愈北而愈狹。流始愈往而愈急。嚙危石。擊斷岸。其起也若或沸之。其落也若或折之。而山羊島 Goat Island 適傍其側。水至此。自以爲蓄勢已滿。可不躊躇卻顧。而直聳身於不測之淵。此一躍也。實自一百六十呎之高度而下。雨之自空而降也。當高過於此。然大雨不能立成江河。而瀑布能之者。雨散而瀑集也。一分時之頃。冰之一躍而下者。重不知其若干噸也。若論其力。則雖盡美國工廠舟車中之蒸汽。猶不足以儼之。

自此七哩之中。水皆直立。飛舞而下。高於平水二三百尺。下之則旋水成淵。深不見底。上之則飛濤壓空。高不見岸。然水力雖猛。而未嘗有衝決之患者。以其如長蛇之匍匐於山徑之中。橫厲之性。無由發耳。過勒威斯敦。徑盡而水亦靜矣。譬如金鼓喧天。聽者必以爲



尼 亞 哥 之 拉 高 一 覽

未必憂然中止也。而竟中止。尼亞哥拉亦奇矣哉。待至無聲。此水已屬於安別釐爾湖。尼亞哥拉東望美而西望加拿大。兩國之鴻溝也。兩岸各高千丈。古松陰森。巖突兀。語其名勝。彼此皆同。遊人身雖在美。而可遠眺加拿大。臨江有公園。落成於維多利亞 Victoria 在位之時。故以爲名焉。遊美之尼亞哥拉者。必宿於尼亞哥拉村。風光秀美。疑非塵世。春秋佳日。來此遊眺者。恆滿其村。昔時此地。人煙絕迹。乘輿而來者。往往敗興而返。蓋趕車導遊之人。欺客之孤身也。則百方要挾之。客無可如何。乃勉循其意。近百年來。觀瀑者不遠千里。至於其處。懸崖之下。絕徑之上。皆有街市。道途逆旅之制。釐然有章。到處有公車。自此至彼。無不通也。購遊票一紙。費十五仙。票有圓邊。持此可不擇車而乘。倦遊一處。見車過者。卽附之而歸。於事極便。

先驅車至山羊島。川流至此。分爲二道。右近美國之土。而左近加拿大之岸。此島中峙。望之如碧玉之盤。浮於銀濤雪海中。幾欲浮水而去。水面起薄霧一層。景色微茫。耳中似震雷忽起者。水擊石之響也。此響可聞四十哩外。水之衝決。天性然也。大石阻之。宜其怒而吼。憤而嘯矣。雲過日出。透霧入水。五色俱呈。有如虹霓。波沫純白。大珠小珠。不可算矣。

瀑布之上。有飛橋焉。俯首下窺。心折骨驚。然茲遊之險。此何足言。至險者則一在風谷。The Cave of the Winds 而一在「幽霧之處女」Maid of the Mist

谷蟠伏瀑布之下。俛入白波。幽陰蒼蔚。無路可入。維緣梯可下。旁有小村。村人專以相人遊谷爲事。客欲入者。則著防水衣。履氈履。蓋革履堅滑。固不良於仄步。流沫成輪。布帛不可以禦水。故皆當易之。二者兼得。宜給導者金一圓。尾導者徐行。既臨崖。導者不令止。一若將驅而入於水者。不知有木梯焉。傍石而下。斯時也。下臨不測之淵。上有交絡之流。飛沫滂沱。偶一啟口。則爲所咽。歷經危險。始入谷中。入谷則不見泉。而陽曦爛然。照於幽谷。水面如虹霓五色。與在岸上望見之狀同也。向在其外。而今入其中。雖裁流蘇爲帳。亦不能掩其麗。懸溜直下。吸力甚大。四面風氣。灌入洞中。洞口狹隘。風入則不得出。旋轉迴擊。無少已時。一奇觀也。

夫行舟於懸泉之下。則必有摧攔抑檣之虞。矧尼亞哥拉之蓄勢百里。力不可當者乎。美之好奇者。特製一舟。鼓櫂其中。以娛來賓。是能入幽霧。拒逆浪。渺然如凌波之仙。故名其舟曰「幽霧之處女」。吾試乘之。大波軒然。似欲吞舟。逆浪排空。時時欲驅舟至巖石之

上而逞其一擊。願吾舟舒展自若。如臨清溪。或順流而下。或逆水而上。倏而此岸。倏而彼岸。蓋其機關甚固。故能不爲急流所乘耳。

旋水急灘之觀。亦不可不一往也。有橋跨瀑布之上。加拿大與美國。於此可通。至此又得見所未見。山水之在天地間。猶書之在架也。抽書讀之。皆有異趣。出野覓之。各有異景。以尼亞哥拉之奇妙。豈當一覽而盡乎。茲橋之橫渡。不獨贈遊者以曠如奧如之觀。語其歷史。亦覺新奇。橋架飛瀑之上。橋洞之長。五百五十呎。橋面二百九十呎。築橋之料。悉煉鋼爲之。重七兆磅。上敷雙軌。以行汽車。車馬行人。悉出其下。五十年前。美以測量之學。著者曰伊勒。Charles Ellet。謀築橋以通之。募有人能以線自此岸。渡至彼岸者。與之金五圓。尼亞哥拉之岸。天高多風。童子休沐之暇。放風箏者。必於是焉。有一童子。直放其線。通過坎拿大之岸。伊勒遂賞之以金。卽於其處。繫索於石。而以巨繩通過之。巨如拇指之鐵絲。附繩而起。鐵絲之端。繫於木樁。然後以鐵爲籃。工人踳踞其中。而以施工。伊勒奮身而上。緣索過之。觀者舌咋。而伊勒之神色。陽陽如平時。程工久之。橋梁以成。行人初時。猶不敢涉。伊勒驅四馬過之。人見其安渡。恐怖之心。於是悉泯。視爲康莊。今且緣橋別架一座。以

通鐵路是橋之形勢益以壯矣。

尼亞哥拉之工程足與橋並稱者則有尼亞哥拉之隧道。於此分不可思議之水力而爲人用者也。以管承流而車輪日夜轉。電力以生。皆流水之力也。電蓄之於池。以線導至布法羅。製造之資。無有便於此者矣。喻以馬力。則一輪之力足抵馬力五千匹。專門之士。近日研究此事。謂如使尼亞哥拉之流。涓滴無廢。盡爲人用。則將有一極大之製造城。蔚起河岸。復可引電至紐約。克勒維蘭。支克哥之廠。中向之用煤者。當悉棄之。而用電。倭海阿賓夕法尼亞之煤。委爲無用之物。使其說成。則將來美國之商業。固未可限量。而製造家之耳目。又將一新。

去尼亞哥拉。則走陸而至不特斯波格。車中猶望見其盤渦回溜之狀也。依電學之新理。則此車宜可駕以水電。今顧仍不能外煤與汽。世界之進化合觀之。若極速分觀之。又若極遲而電力之進化。則其尤遲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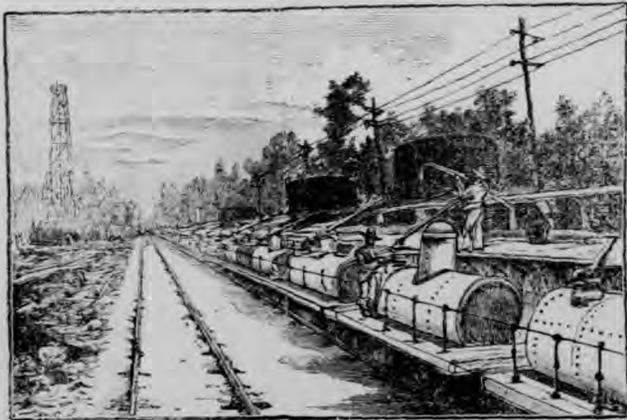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章 煤油與瓦斯

世界非常之業。每成於窮困無聊之人。而非常之物。亦往往爲一窮困無聊之人所發見。

若特來克 *Crude* 之於煤油亦其一也。自一八五九年九歲八月以前煤油之名尙未見知於世。特來克以一窶人子。傍徨中野。念此可以代煤而爲燃料。乃掘井汲之。蘊於地中者千萬年。一旦出泥塗走水陸而供人類之利用。美國遂爲煤油之先進國。而特來克亦以是致富。是則的脫斯維勒 *Tinsville* 蓋國多於 亞尼煤油之故實也。吾自布法羅乘汽車走百二十哩而至此。

自賓夕爾法尼亞首以煤油入市場。繼跡而起者皆向押巴拉既俺山脈之西以求之。於是起紐約之西南。至於布法羅之間。皆得油井。其區域之大。有數百里也。

一出布法羅。所見所聞。無非煤油者。汽車所



井 油 煤

若特來克 *Crude* 之於煤油亦其一也。自一八五九年九歲八月以前煤油之名尙未見

載亦皆是物。田野之中。高如長檣。方如傑閣者。吸油之機也。軌道之旁。大如方塘。覆如巨釜者。儲油之桶也。腥羶之味。溢於空中者。煤油之氣也。吾辨其土。一若脂肪所化。膏液罄然。隨處可見。俯視川流。上浮藍沫。亦煤油也。地上鐵管橫陳。煤油日夜流其中。如江河之水。自特來克以前。世無有知地層之中。藏此不竭之富源。而與五金煤石同爲天地間大利之所存者。入夜。富者焚蠟以繼光。貧者捲線作燈心。注魚獸之脂於瓦碟之中。藉分餘照而已。印第安人呼煤油爲石油。因其出自海綿狀之石內故也。覆衣其上。溼而絞之。蓄以治病。遇風疾喉症。土人以此爲良藥。塗之可以生髮。絕不知其可以代獸脂也。白人至其地。則深惡之。以其辛烈之臭。既不宜於衛生。且有傷乎禾稼。水中亦含油味。牛羊飲之。輒病。乃盡賣其田。移家至加拿大。今則田價之高。貴於黃金矣。夫物各有所當。霧縠雖美。以之禦冬。則慎斧鑿。雖利以之攻金。則脆物不知其用。而委爲無用之物者。今世當尙不少也。文明日進。無用之物。當日少矣。

以特來克之窮困。而冒險爲此。彼果何所見。而決定其志氣乎。人見煤油。非不知其性可然。顧羣謂現於地者。取之不能盈勺。流入井泉之中者。又與水相和。而非盡油質。欲得純

油其道甚難。誠恐得不償失耳。特來克之意。則謂地面之油。乃以蘊蓄甚深。鬱而上浮。根源所在。必於地層。掘井而求之。可使油之多如源泉。試之果然。惟地六十九呎。油卽上升。一日之間。可得油三十五桶。美國通行之桶其小大之度隨物而殊。量平果一桶約容特來克自覺滿志。而他方之人。皆竊笑之。以爲雖多而終無用。曾不數年。曩之笑之者。又踵而效之矣。近知煤油之源甚深。欲其終年不竭。須掘至一千三百。或二千呎以外云。

煤油并非若水井之易掘也。油深藏巖石之中。破石出油。當用鑽井之法。較之平地掘井者。困難殊倍。法先豎起重機於其地。中懸椎鑿。椎鑿之重。須兩馬之力。能負之而趨也。故舉之必以汽力。一升一降。土石下壓。而成一孔。孔深至一千三百二十呎。始得其源矣。然莫之爲引。則油無可乘之勢。而沛然莫禦也。乃投入炸藥。猝然暴發。油卽因之而起。盛者日可得一千桶。井之性質不同。有一發之後。終年不息。可坐以得油者。有不能自升。而以管吸之者。

煤油出井。飛沫上布。麗日映之。五色畢宣。是亦奇觀。好事者往往發之。以資遊觀。而無量沙數之油。隨水流去。昔煤油之價格低廉。故人視之。亦不甚惜也。原其價之所以不能高。

油 井 著 火 之 景

地也。



因天然之油內雜沙泥。然之煙重損目。非儉嗇之家。皆非所喜。後有人以化學之法改製

之。新式之燈。亦隨之而起。煤油遂爲燈油中之至
良者。近日推行愈廣。以長管引入家中。可以代瓦
斯。煉之可以爲洗衣之皂。造樹膠者亦不能離此
煤油一物耳。而他物賴之而成者。二百餘種焉。若
多數之消費。則惟燈油。

自煤油之業起。而賓夕爾法尼亞竟無隙地。可以
容後至之人。蓋非特美國之人。自他邦至也。歐洲
之人。亦渡重洋。轉徙來此。腥膻之地。城邑蔚起矣。
吾統計其一歲之產額。輸於海外者。當有五十兆
桶。賓夕爾法尼亞之外。如得撒加利佛尼亞、倭海
阿、科羅拉多、Colorado、西勿爾吉亞、皆煤油之產

吾國西北諸省亦產煤油。而不能出之以供本國之用。坐令美國之油。徧地流入。吾在西安。見人踰太行。走函谷。運美國之油而入秦隴。若東南各省。則比戶恃之矣。及遊非洲撒哈拉之沙漠。鐸聲泠然。自遠而至。則駝駝數十頭。盡載美國之煤油。又嘗涉喜馬拉雅 Himalaya 之高山。貝葉林中。炊煙一縷。亦然美國之油。吾未嘗不驚其流行之廣也。

煤油之產地。皆去海絕遠。地中徧埋鐵管。越高山。渡大川。而通至紐約。巴爾的摩爾。非勒特爾。非爾。改製煤油之廠。皆聚此也。既成。則復傾入他管。流至大西洋之船中。管分清濁。猶之川別涇渭。亦復流入克勒維蘭。丕特斯波格。支克哥諸城。其地不濱海。國人之取求者。固非此不便也。主者苟一轉其管中之閘。則隨意之所之。而油無不從命。美國之地。下到處有煤油伏流。如累其管。使成長線。則足以繞世界一周而有餘。

凡產煤油之區。則更有天然之大利焉。瓦斯是也。每逢城邑。見街衢之上。燦然如庭燎。及再視之。則植立不動。而鐵管承之。波搖之光。自管射出。此即天然之瓦斯也。其氣藏於地層之中。不煩人力。而用之不竭。有煤油。卽有瓦斯。兩者常不能離也。

掘瓦斯之法。亦同於煤油。鑽石深至數千呎。乃得其源。平日蘊蓄於海綿狀之石內。石質

疎軟。其氣旁通。故既達其源。卽不藉人力。而自能出地。然非地面之堅石。有以固閉之。則不能保存至數萬年也。

地心之瓦斯。鬱積既久。其奮出乎地也。挾水土。破沙石。勢不可當。待其力稍衰。始植管於口。使就範圍。如於管口置五石之鐵瓠。瓦斯之力。猶能禦之。投入空中。高至數丈。一上一下。而瓠不易處。有一管。寬不逾二吋。舉槌抗之。欲扼其氣。使不得上。顧累舉而槌不能及。氣初出地。雖甚小之管。聲響亦極喧。色微藍。以指探之。則冷於冰。倭海阿之西。英的安納之東。產瓦斯尤盛。轉運之至陀勒多 Toledo 英的安納波里 Indianapolis 諸城。以供製造之需也。亦以鐵管。

倭海阿之西。有極大之瓦斯井。曰喀格。Kars 在芬得來 Findlay 之城內。一日之頃。能流瓦斯十二兆立方呎。而管徑之大。不過四吋。臨於小溪之上。手振其機。氣卽外出。以火然之。初若流螢。貼水而飛。後則漸放漸遠。繼而砰然一響。如尼亞哥拉之瀑布。火乃大壯。其光燭天。川勢雖疾。猶爲熱力所蒸。發爲雲氣。近火之處。空氣酷熱。人不能耐。芬得來之製鐵者。以之冶鐵。製玻璃者。以之融玻璃。家居者。飢而煮飯。寒而附火。暮而點燈。亦莫非

用瓦斯者。始無添薪之煩。而終無傾灰之勞。投片紙於爐。然以燐寸。一轉其機。火即永存。一轉其機。火則永息。省事亦省時矣。

緣亞勒加尼 Allegheny 河而下。兩岸之景。亦殊奇麗。冶坊瓦窯。布廠皮作。深藏於雲樹之間。人居舟中。不能見之親切。而錘軸之聲。度空而來。雖中夜亦未嘗息。入夜望之。數里之間。空氣純青。蓋天然之瓦斯。光焰與常火不同。初見之者。必疑爲燐火。舟行益下。遂至丕特斯波格。美國製造之大城也。美之鐵器。半成於此。鐘聲夜半。客船始到。而餘煙未散。數萬之工人。尙未睡也。

第二十八章 煤礦之旅行

語世界之富有者。孰能過地。而又孰能過地層之中者乎。吾於蘇必利爾湖。則見銅鐵。於賓夕爾法尼亞。則見煤油與瓦斯。固已見地之無盡藏矣。除此之外。更有蘊於地中。而爲人生所一日不可無者。則惟煤。而煤之所以成。亦地層中至奇之事也。

舉煤一方。而詳觀之。其黑如墨。其堅如石。設有人語曰。此草木之質也。夫亦疇信之。而豈知其說竟信。蓋自尙古以來。經凌谷滄桑之變。參天之木。湮於地底。鬱於土石。死而不腐。

化爲石炭煤也。煤油也。瓦斯也。其臭味皆相似。而所以成之之理亦無不同。

東西兩球自有人類以來不知閱幾何年矣。以無窮之人而伐有限之煤。則煤之早絕。迹於地中也。固宜而安能供今日之用。蓋以人之知用礦物也。五金爲先。而煤最後。當歐洲中古之世。此物尙未爲世所知。相傳有比利時之冶工。家貧。窮日夜之力。猶不能持其家。當此之時。冶鐵者皆鍛以木炭。火力弱而程效遲。冶工之所以多貧也。此比利時人晝夜憔悴。行將自殺。忽有白髮老人。現於其前。語之曰。南山之土。黑者如鐵。冶工得之。可以富國。如其言求之。則火力強猛。一罇之火。可以製一馬脚鐵。且取之無禁。價省於木炭倍蓰。冶工得老父之教。因以致富。其事幽渺。殆不可信。然因是愈知煤初發見之日。其神妙直如雨粟鬼哭之不可思議也。

發見美洲之煤者。爲法國之探地者洪賚賓。時則爲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年。即今鄂塔瓦。奕

倫諾爾之鑛是也。然美國之煤。首入市場者。則當推勿爾吉尼亞之里士瑞。Richard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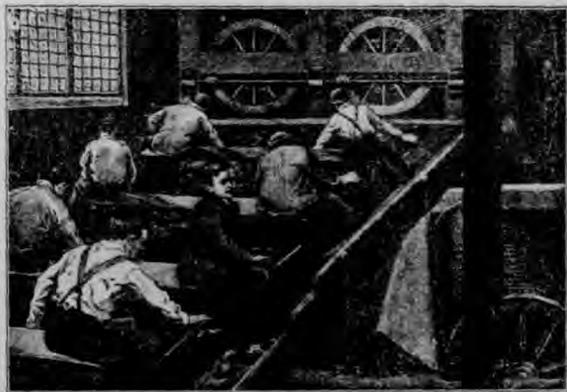
此鑛之發見。非以鑛師。而一童子於無意中得之。童子垂釣河干。捉蟛蜞爲餌。不幸而傾入若美斯 James 河岸之地穴中。出則面目黧黑。辨之皆煤屑也。里士瑞之鑛。因是而起。

煤之種類甚多。大別之則軟煤與硬煤而已。軟煤易分亦易然。發見最早。硬煤則反是。而火力殊猛烈焉。美國所產軟煤爲多。硬煤則惟見於賓夕爾法尼亞之威爾根斯巴里 *Wilkesbarre* 在夫·斯·圭·亨·東·岸·斯克·拉·敦 *Scranton* 臨·拉·略·丸·馬·丁·格·河·之·大·城·兩·處·去·紐·約·二·百·哩·而·去·非·勒·特·爾·非·爾·百·二·十·哩·也·歲·得·煤·五·十·兆·噸·雖·盡·美·國·一·歲·中·所·產·之·金·猶·不·能·相·比·此·鑛·自·採·掘·以·來·不·過·七·十·年·譬·之·於·人·正·年·富·力·強·之·日·也·相·傳·此·鑛·之·發·見·爲·華·盛·頓·任·事·時·之·獵·人·亞·倫· *Nicho Allen* 亞·倫·出·獵·入·夜·支·帳·中·野·掃·山·中·之·敗·葉·朽·株·舉·火·以·就·暖·頽·然·而·臥·比·醒·則·紅·光·燦·然·毛·髮·幾·焦·蓋·四·圍·之·石·皆·硬·煤·也·此·則·賓·夕·爾·法·尼·亞·之·煤·第·一·次·見·燒·之·時·也·數·年·以·後·始·有·公·司·興·起·以·非·勒·特·爾·非·爾·爲·市·場·人·得·之·者·皆·不·能·然·疑·此·固·屬·石·類·而·售·者·銜·世·以·爲·煤·耳·相·與·貽·書·公·司·以·指·謫·之·而·斷·以·欺·罔·之·罪·公·司·中·人·亦·竟·無·辭·以·自·明·也·

硬煤之在鑛中與砂石雜居。非選剔之則不能用。有廠焉。其大如都六次之麥倉。是曰選煤廠。出鑛之煤。首入此廠。以汽機壓破之。使便於用。破煤下流。承之以筐。童子去其砂石。此事既畢。始爲淨煤。可以售矣。拾煤之童子。日可得工資半圓。

世界之上。產之多而用之宏。則惟軟煤。而莫富於美國。所謂某鑛云者。不過據其成績最著者而言。其實隨地掘之。無不可見。於鐵亦然。以煤冶鐵。以鐵製器。此美國之骨肉也。獨立之境。自治之風。此美國之靈魂也。

美今有煤鑛三十處。而皆在密士失必以東。押巴拉既俺山之側。土田不毛。所產惟煤。煤層之廣。常八九十哩。旁及亞拉巴麻 Alabama 之中。央而止。雖世界之人。盡仰此爲然料。亦可千年不竭也。又分一脈。自押巴拉既俺山而西。始於仟的伊。渡密蘇爾釐河而終於英的安納奕倫。諾爾之二邦。西北之蒙大那窩民華盛頓亦有之。要其佳者。皆在東南。若烏臺、科羅拉多之煤。今關於地中。出九幽而登諸市場。尙有待也。



者 煤 拾 之 子 童

近不特斯波格之煤，其脈深六呎。吾道出倭海阿河之中流，兩岸之土皆爲黑壤。江楓初丹，濁浪跳沫。漁舟傍岸，撒網之餘，掘取其土，始知此非黑壤，而皆軟煤。取之之易，猶阿爾蘭人之取泥炭也。

不特斯波格爲美之設佛爾德英之製者，盡以煤也。舟車四出，徧乎國中。凡航於密士失必大湖之間者，莫不見方舟而來於不特斯波格之煤船。今入倭海阿河，煤之順流而下，以至開羅，累士惟里，星星拿的者，亦旣川路局塞矣。而猶有專恃運煤而起之鐵路公司兩家。一有車五萬兩，而機關車則九百。一有車七萬兩，仰公司而食者，以及供轉運之勞而食者，蓋數百萬人焉。

放舟於蒙農加黑拉 *Monongahela* 河，則青山碧樹之中，時有古洞。洞外茅屋數家，自成村落。此皆鑛穴也。其居人則皆鑛工也。蹇驢數頭，曳煤車而出於洞中。五十年前，轉運之法未善，雖得煤，狼藉於山中者猶半。後人因之，而其法日精，故易以爲功。

吾遊歐洲，入地者屢矣。願未嘗入觀煤鑛。今遊不特斯波格，乃入而觀之。鑛穴如溝，鞠躬而行。工人前導，穴內旣不通光線，而煤色復黑。沉陰之氣，實異尋常。工人之面，有如塗墨。

敝衣亂髮。蠕動於漆窰之中。黃泉之下。此誠所謂地獄變相者矣。中闢徑塗。以便交通。道旁皆煤也。實者如堵牆。虛者如堂宇。鑛之內層。宛似漆城。隧道縱橫。無異衢路。空房櫛比。有若列肆。工人車馬。終日紛擾。如道上之行人。世界之外。復有世界者。其卽此也。歎吾觀工人。避明麗之風日。辭芬芳之空氣。而蟄居於此。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皆如在宥之民。有時鑛頂下墮。則死。大水忽至。則死。炸氣猝發。則死。有死之道三。亦幾何而不盡也。彼白人自以爲天之驕子。而謀生旣難。則亦羣焉託業於此。顧論者謂美國之鑛工。猶逸於歐洲。歐洲之鑛脈極薄。工人臥地而掘。方能得煤。美國則不然。比利時之煤。用人力出之於平地。美則代以驟馬。歐洲之鑛工。半雇童子。赴功之敏。不弱於成人。而工價則半之。鑛主之所利也。而少年失學。老大無成。國民之元氣。爲之暗傷。蘇格蘭貧弱之故。半由於此。美國近日。此風亦已消除。凡此諸端。皆優於他國者也。

押巴拉旣僂清淨之境。今悉化爲採煤之場。山靈有知。當亦不安其位矣。而然料旣便。製造之業。隨鑛而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東南諸邦。所以日盛者。以此。更可喜者。遠山不遠。卽爲白明罕 Birmingham 亞拉巴麻 Alabama 之鐵鑛。他日兩城之盛於鐵。

當猶丕特斯波格之盛於煤也。那寔維里 Nashville 查大拏加 Chattanooga 田納西
 已兼有煤鐵之業而坐大。

第二十九章 丕特斯波格之鐵

夫丕特斯波格之地。左押巴拉。既掩山。而右亞來格。哈尼河。山川秀而林木茂。固樂土也。昔者此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走壙之獸。翔林之鳥。以外絕無人跡。而今則情勢一變。向之峰巒疊翠。清流淪漣者。忽然染以煤煙。點以鐵屑。腹背山腰。穿穴縱橫。甫涉其地。喧聲四起。鬱葱之林。既已不存。晴日之中。徒見黑煙四注。如輕雲薄霧。徧走全城。迨乎日薄西山。而皓月收光。明星不照。登高一望。則黑煙之中。皆挾火星。走如金蛇。燦如銀花。景色奇麗。歎爲僅見。而昔日清淨之景。不可復返矣。

冶鐵之煤。必先熟之。而後可用。煤不可食。而曰熟之。聞者必以爲奇。待吾思之。煤質本濁。熟之云者。將以清之也。熟煤之窰。皆萃於康內爾斯惟里。Connellsville 離丕特斯波格不遠。汽車所經。見有土如邱。累以磚石。而大如瓦斯之塔者。皆煤窰也。旁有戶以入煤。頂有洞以通煙。煤著火約半小時。卽有煙氣上騰。始而碧。終而黑。待至一小時之後。則濃煙

直上。可知窖中之煤。盡著火矣。燒三晝夜七十二小時而熟。乃滅火以水。而運至丕特斯波格之鐵廠中。

鐵居地層之中。常與砂石煤鉛相雜。融解之後。乃始可分也。待吾尾熟煤之車。返身丕特斯波格而觀之。冶鐵之爐。居於野田之間。廣可數弓。而高則如六層之樓。鐵也。熟煤也。石灰石也。層層相間。而後燒之。以鐵之堅。吾疑其必數日。而達於融化之境。豈知曾不幾時。鼓鑄已成。光液融融。時發青焰。遠立望之。如紅日一輪。發熱騰輝。而有如日中之黑子者。則鐵之滓渣也。體輕於鐵。故浮於鐵上。猶木之浮於水上也。爐底有戶。一為啟之。鐵即下流。而承之以槽。槽長數丈。二丈以外。設一閘門。鐵遇閘。即改趨而入於沙溝。鐵液至此。則失其銅綠之彩色。而轉綠為黃。臥鐵之場。廣數十畝。其上蓋以黃沙。初見之。必以為新闢之園場。而將以待耕者。鐵流入之。質冷。始轉青黑之光。是謂之鐵塊。俗稱豕鐵。吾思其義。殆以鐵之累於沙間。色既黝黑。狀復蠢然。如豕之束縛。而屠人揣肥量瘠於其間。鐵塊之大。雖不如豕。而形實同。豕鐵之稱。其以是歟。

凡五金之屬。皆先冶之成塊。而後可以供製造之用。不獨於鐵為然也。丕特斯波格以鑄

鐵塊與鋼鐵爲莫大之工業。美國之鐵。於世界占頭等之位置。而不特斯波格爲其中心。姑不必論其與海外之貿易。卽本國舟車之需器械之用。固已至爲繁賾。而必有極大之製造以應之。鐵之無用者。惟滓渣耳。此外則無棄材。

吾遊不特斯波格。觀其工業之偉大。則未嘗不怪之。以爲其地東距大海。西距大湖。皆絕寫遠。何以製造之業。均集於此。吾一回思之。始恍然也。其城據倭海阿大河之首。亞來格哈尼。蒙晨加黑拉兩河。於此相匯。而波濤壯闊。無異裨海。自此向西南流入密士失必。盡墨西哥灣而止。不特斯波格有此廣濶之川。風帆上下。運費低廉。其形勢固已勝矣。倭海阿河所流之地。皆爲沃土。密士失必河系中之神泉奧區也。

於不特斯波格乘汽船。順倭海阿而下。重載之船。蔽川而至。如密士失必。惟不見木筏。而多煤船。岸上青山。逐程。秀野中開。雞鳴狗吠之響。連阡度陌。白屋黑煙之觀。接宇連簷。一村一郭。皆以工業名家。斯多伯維爾 *Staubenville* 東麗物浦爾 *East Liverpool* 之人。以造瓷名。其南之威林 *Wheeling* 貝來利 *Bellair* 以造玻璃餅與螺絲釘名。舟行益南。城市益繁。倭海阿之中部。蓋亦歐洲之萊茵多瑙也。

久之川勢忽開平原曠奧則星星拿的至矣星星拿的在倭海阿之北岸凡有製造廠八

千家工人數十萬伯仲於丕特斯波格矣是在倭海阿河流之南而接於爲伊爾頓釐湖咽喉之密亞密 Miami 渠水運之便他邑已不能及更有鐵路數道交馳其間誠水陸之通衢也與各文敦 Covington

的屬於伊

南北對峙而有橋可通橋長二千

二百五十呎波濤一碧而或布帆風飽或黑霧煙高登橋四顧景色千變渡橋而過卽阡的伊之邦域矣

星星拿的之城居者皆環山而家去河尙數里風光秀美鍾鑿之聲不入於耳塵濁之景不接於目是誠可謂之市隱者也返舟而下以至於累士維里阡的伊之大城也倭



星 星 拿 的 之 樂 亭

海阿之瀑布於此遇之。峽水倒流。洪波吞岸。舟行至此。疑無去路。而豈知其旁有渠焉。以瀑布之險。故鑿渠以避之。於是數尺之舟。亦得安然自倭海阿而入密士失必。然吾輩行蹤。方注意於北。乃上陸附車。而至於英的安納波里之製造城。英的安納 *Holland* 之首府也。少作勾留。乃廢程而入支克哥。

第二十章 世界第一之湖城

北美之湖。以蘇必利爾爲大。而臨湖之城。則以支克哥爲大。支克哥依密執安 *Michigan* 之湖濱。紐約之外。此爲大矣。顧此邦之人。自謂其後必駕於紐約而爲美之第一城。久而久之。且將過於倫敦而爲世界之第一城。其言之誇耶。抑果有可必之道耶。吾先稽其戶籍。則誠月異而歲不同。雖生聚之速。若倫敦者。亦不能過。地濱湖而多沮洳。自一八三年道光十年以前。始有漁人。結村其上。七年之後。有居人四千人。美國選舉上之權利。祇以區域論。而不以戶口之多寡。分其軒輊。故所在皆私其鄉邦。以躋於城府。爲邦人之榮。支克哥以四千人之小邑。而遽自稱曰城。鄰邑之人。未嘗不匿笑之也。支克哥人則益用發憤。凡可以張大其城者。無不力爲謀之。二十年後。驟增至九萬人。而今則有二百萬人矣。昔漢

支克哥臨湖之一部



人中夜而起。秉燭赴牛棚。捋乳。牛舉足一觸中燭。而燭又逼近草堆。頃刻之間。全城皆火。

高彼得之作都也。徙三輔富豪。以實京師。彼以帝王之力。下強迫之令。亦何求而不獲者。

支克哥以平民之政。而十年生聚。遂收近悅遠來之效。密執安之湖畔。乃有名城蔚起。其毅力視漢高彼得。又何如耶。顧所不能為力者。惟有卑溼之空氣。邦人則盡度其街衢廬舍。於竹馬之上。是亦奇矣。支克哥之人。習而安焉。以吾視之。則其城自創始。以迄於今。無一事不出人意計之外者。今觀其作事之煩劇。街衢之宏達。車馬之紛多。水陸之輻輳。誠哉。雖紐約不如矣。

倫敦以大火而益盛。支克高亦然。而咸陽一炬。可憐焦土。意者帝王之力。不及平民之權耶。在一八七一年。同治九年。有寄居支克哥之阿爾蘭婦。

繁華之域。一變而爲寂寞之區。所燬之物。以百兆計。此牛一觸之。價值直過於大礮之一。射火山之一發也。然未及土石之寒。市人竭力經始。新城以起。曩之木者。易以鐵。磚者。易以石。三層者。易以十層。或二十層。屋愈高。則需鐵愈多。以鐵爲架。而圍以石。舊日之屋。皆倚牆爲固。今則牆與柱。皆兩相獨立也。其又何火之足畏。

支克哥之土塗泥。不必汚流。巖露。而曲浦含淤。交衢蓄潦。將建高屋於其上。則始基殊不易爲。乃羣仿荷蘭人巢居之風。下大木爲樁。而後施堂構焉。雖無傾覆之憂。時呈欹斜之觀。居人患之。乃改以鋼爲樁。三和土爲基。其法先橫鐵於地。如鐵道之軌。中間實以三和土。層層而上。直至高度已足而止。

吾謂支克哥與其謂之湖城也。毋甯謂之江城。夫密士失必之平原。美之天府也。其流美之通衢也。去江者衰。濱江者盛。支克哥上承密執安之巨浸。下接密士失必之洪波。有三江五湖之利。通東西南北之人。東部之麥。由支克哥而輸之西。西部之鑛。由支克哥而輸之東。加以衆水匯流之地。土田肥沃。農皆倍收。煤鑛在其南。鐵鑛在其北。米麥有轉運之利。煤鐵爲製造之資。人事地利皆有相因之勢矣。

支克哥之工商。可謂百廢俱舉。而其大者。一爲鋼鐵之器物。鐵由大湖至。煤由押巴拉既。俺山至。譬之官山府海。事捷而功倍矣。一爲材木之工作。近代之宮室。雖皆以鐵伐木。而窗戶。版枋。則不能廢木。大廈成而需几案。店肆設而有闌闔。種種之物。皆可得之於支克哥之市。郭外有小城。問其業。則皆爲輿人。輿者如載物之笨車。精者如載客之臥車。皆成於是。

鐵廠之外。廠之大者。當以麪粉廠爲大。而宰牲之業。亦支克哥之大觀也。伐毛剔骨。生致之市上者。爲鮮。調和五味。納之罐中。以備不時之需者。爲膾。支克哥一部分之人。無晝無夜。爲歐美之人。供口腹之養矣。城之中央。有養牲場。離市甚遠。當坐街車而往也。將至其處。遙聞豕之嗥。牛之鳴。羊之咩。穀艸之狀未見。庖廚之心已動。御者告予曰。一場之中。容牲十六萬頭。間關至此。暫寄一宿。明日視之。狀則猶是也。而已非昨日之牲矣。試一思之。彼龐然之牛。半日之間。已不脛。而至華盛頓。七日以內。則冰凍而入歐羅巴。場中之區。畫有似一城。達道交屬者。其街市也。牛棚豕笠。分類而居者。其戶口也。或有一椽。以庇風雨。或則露宿。有如流民者。其廬舍也。汽車如電。馬車如龍。者其交通也。引湖水以爲清泉。鑿

長。溝。以。流。穢。濁。者。其。衛。生。也。吾。無。以。名。之。名。曰。獸。城。然。既。有。民。必。有。君。不。見。獸。城。之。中。有。崇。墉。高。垣。名。花。碧。草。環。其。左。右。者。乎。此。則。獸。城。之。長。也。十。六。萬。頭。之。動。物。即。其。宇。下。之。子。民。然。世。界。之。君。長。未。有。分。肥。量。瘠。日。殺。其。子。民。至。十。六。萬。頭。而。人。不。以。爲。虐。有。如。獸。城。之。長。者。不。知。刑。罰。不。中。教。化。不。行。庠。序。不。設。禮。樂。不。修。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殄。饑。寡。孤。獨。四。時。疫。癘。之。苦。不。能。預。爲。之。防。則。其。日。殺。無。辜。之。人。豈。止。十。六。萬。而。已。奚。必。長。平。新。安。之。坑。以。兵。刃。爲。殺。而。始。謂。之。暴。乎。直。接。則。易。明。間。接。則。難。知。也。

罐頭食物廠。即環列於獸城之外。待入而觀之。見人方驅豕入舍。豕遊行自若。固不知死禍。即懸於眉睫。即觀者亦不知也。乃俄頃之



城 獸

間。見若者毛骨。若者脂肪。若者血肉。不奏刀而砉然以解。分割之法亦如之。牛羊豕批卻導。竅分而藏之。無一物遺棄者。有之惟其體中之熱氣耳。

牛羊之骨。善分之則無一不可入製造之用。頭腦牙牀齒牙。則賣之磨骨者。磨之爲粉。肩腋骨角。則爲針爲梳爲鈕。以供婦女之妝飾。膝骨爲牙刷之柄。髓附於骨中。煎之可爲膠。故骨必先煎之。而後售於人。血不可食。售之農家。以作肥料。皮則染之。毛則織之。羊鞞專以製手套。豬鬃則以製拂塵。肉則自腦至脊。皆可以食。牛肉更可調藥。如牛肉汁牛肉劑是也。亦可浸之作醬。滓渣可爲肥皂蠟燭。

支克哥之事物。無一不新奇。欲徧觀之。累月而不能盡。吾第擇其商業所聚之處。如賴賽街、La Salle Street 斯推特街、State Street 華伯街、Wabash Avenue 則皆有車轍馬跡焉。更奇者。支克哥之街。亦如新英之山。皆以美之伯理璽天德爲名。如華盛頓、亞丹、梅待生。是也。童子隨父兄行者。輒問以華盛頓諸人之事。支克哥之街。卽美國之史也。

臨水之嬉。則遊釣其一矣。密執安在城之北。湖面寬二十哩。時而風光明媚。上下澄鮮。水波濯練。遊鱗翻錦。覽斯湖也。滿目暢然。不厭其廣。時而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帆檣摧折。陵

岸崩。曠覽斯湖也。滿目蕭然。志意不舒。乃有隄焉。所以中分湖水而障舟楫也。支克哥之童子。時於其上。釣中流之儵魚。候春渚之歸艖。望城影於水底。試足力於層冰。由是言之。密執安。又天與支克哥童子以遊觀之樂者也。湖濱有公園。有圖書館。有博物院。有大學堂。規模宏遠。甲於美國。又有淺草場。碧草綠波。景色之麗。如望仙都。每逢薄暮。士女偕來。倩影入湖。足音蛩然。碾自轉車於其上。尤善也。

離支克哥。乃渡湖而至密爾達基。Milwaukee 威士干遜之大城。鐵路製造商業之中心也。磨廠酒坊。於斯爲盛。乳皮色之磚。以此方所製者爲良。勾留數時。即乘汽車而走萬里之鐵路。渡落機山之高原而西。

第二十一章 落機山之奇觀與其寶藏

走數千哩之鐵路而言。語同貨幣。同風俗。同大哉。美國世所未有也。自支克哥西向。不日而至密士失必。麥盡綠野。土翻黑壤。余以前月。經行此流。曩之至也。雲峯漠漠。麥浪湧波。榴火吐紅。清流漲綠。曾幾何時。而江楓盡落。雲白天高。涼風颯然。日月雖寬。不過一瞬。吾迴思之。自航密士失必。入大湖。探諸鑛。聽尼亞哥拉之瀑布。觀丕特斯波格之製造。南北

紆迴東西奔走。蓋亦不止。行萬里路。宜乎星移物換。而時不我待也。密士失必以西。又走鐵路千里。則地勢漸隆。至丹佛 *Denver* 而車止。丹佛爲落機山之足。高度已過於華盛頓峯。落機至高之峯。則惟伯格 *Pikes* 高於丹佛二哩。比之紐約及紐俄爾連斯之平原。且三哩矣。

五大洋中。以太平洋爲大。其水函天。其波彌地。南北美洲。如一浮島。沈浸於茫茫之波濤中也。而落機山起自北美。蜿蜒南走。止於中美。隔斷太平洋之濤聲。天然爲北美洲之屏障。是亦造物者之奇工。伯格茲山之高峯也。顧吾夙知伯格爲美國耽遊之士。今曷爲而名其峯。蓋以九十年前。伯格嘗登其峯。而未造其頂。慨然而歎。以爲是峯之峻峭。人力所不能至。惟健羽之鳥。或能摩其頂。顧今則可坐汽車而上。自下望之。曲徑之中。如羊腸一條者。即鐵路也。其造作之法。同於華盛頓山。車行雖緩。身極安閒。以視昔之遊山者之攀蒙茸。履虎豹。陟陵谷。轉巉巖者。其勞逸不可同年而語矣。頂上積雪瑩然。如白雲迷漫。天山相接。渺乎不能測其所至。斯時也。聳身千仞。放眼九州。浩浩茫茫。四無涯涘。中原之沃衍。湖城之清麗。押巴拉。旣俺山。債起如土阜。密士失必。江灣環如衣帶。北望冰洋。

天地皆凍。南窮南。美林木無涯。太平洋濁浪滔天。勢欲挾山而走。登泰山而小天下。昔人既言之矣。況落機之崇嶺。伯格斯之高峯。號爲北美之香者乎。俯視足下山崖峭壁。古松蟠石。經秋彌翠。松生石罅。蠹榦如杉。石壁突出如熊羆。獫狁下奔而飲於溪澗。草木落盡。仍留紫花鷹隼不動。知其倦飛。遊騎蟻行。寸人豆馬。不足擬之神園 Garden of the Gods。在望會心不遠。舉目西顧。大山小山。此迴彼復。綿綿延延。不可窮詰也。

下望丹佛。草木皆青。而此間則松柏之外。木葉盡脫。風高土寒。迎秋自早。白雲出岫。不崇朝而徧於下界。被於蒼生。山頂之上。雲氣常駐。夫山之奇。或以其石。或以其木。或以其巖壑。或以其流泉。有一於此。已足號爲名山。從未有千彙萬觀。均現於一山。如落機之奇者也。瀑布之高。過於尼



圖 碑

亞哥拉。沙漠之靜。如入撒哈拉。古樹化石。新木成林。樹之大者。足容三間之屋。山之北境。即爲阿拉斯加。冰山皓皓。如阿爾卑斯。而雄大則又過之。南則墨西哥之火山。蒼煙萬丈。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湖之奇者。有死海。Dead Sea of America。有大鹹湖。Great Salt Lake of Utah。河之奇者。有哥羅拉多。Colorado。之峽。江阿爾卑斯爲歐洲江河之源。而北美之江河。不盡發源於落機。造物者若恐落機抱此缺憾。遂有哥羅拉多之奇河。以點綴之。徘徊山中。不見有河。草蛇蛛絲。隱伏於石罅之間。山中飛泉噴薄。有直挂於樹梢者。有斜注於谿谷者。到處韻耳。如奏笙簧。訝其水將何往。及見哥羅拉多。乃始恍然。循河而下。可至加利佛尼亞灣。舟行之奇。此爲第一。峭壁上聳。仰不見天。五色之石。映於水底。岸上平沙。極目。怒生之草。不於是植。蹄迹之跡。錯亂其中。皆可追蹤而得其穴。吾遊世界。名山無一相同者。若落機山。尤以石勝。其峯則石峯也。其嶺則石嶺也。其田則石田也。風雨剝蝕。散而爲沙。故山中多瀚海。

落機山天然之景。固已奇矣。而又徧產黃白金。天方夜譚記衣拉亭 Aladin 事。天方夜譚者亞夜

刺伯人之說部書也。事皆倣。內記中國有縫人之子名衣拉亭。父死。遊在蕩外。故鄉人皆其母親之亦弗能梭一日。忽有一神巫至其家。說言己與縫人兄弟也。遂遊在蕩外。故鄉人皆其

不相識耳。至何圖其死。遺此數日之孤。因捨衣拉。出涕衣拉。一享之。母巫深信。地為呼之。裂成坎穴。與時。巨石阻路。者以環。觸之。入地也。衣拉下。一燈若見。之。窮搜穴中。其珠玉。黃金。而油。出神。巫未及。取燈復。誦咒。地穴。得是。環者。吾衣拉。享。一。如。教。又。之。窮。搜。穴。中。之。珠。玉。黃。金。而。油。出。神。巫。未。及。告。我。於。穴。言。而。得。撫。忽。不。燈。見。而。衣。拉。享。一。出。地。矣。歸。家。有。所。缺。乏。撫。享。由。是。致。富。累。鉅。萬。尙。第。門。閱。矣。其。其。說。雖。詭。異。讀。者。皆。信。為。小。說。家。之。寓。言。非。事。實。也。而。不。意。世。界。之。上。竟。有。其。地。是。惟。落。機。山。當。之。山。脈。始。自。阿。拉。斯。加。之。育。空。河。Yukon 此。河。入。加。拿。大。而。西。轉。而。走。北。美。之。大。陸。以。盡。於。巴。拿。馬 Panama 海。峽。金。銀。之。脈。布。瀆。於。中。派。克。之。金。砂。來。得。佛。里。Leadville 之。金。葉。其。尤。著。也。砂。之。細。者。至。不。能。拾。并。石。碎。之。而。後。以。化。學。之。法。分。之。科。倫。布。至。美。已。羨。印。第。安。人。之。多。金。落。機。山。之。金。鑛。其。發。見。於。此。時。乎。曰。否。否。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有。赴。加。利。佛。尼。亞。之。亞。美。利。根。河。掘。草。根。者。泥。中。得。金。一。方。此。事。既。彰。遠。近。之。人。不。約。而。來。者。旬。日。之。間。已。盈。數。萬。未。及。期。年。所。產。之。金。值。五。兆。圓。四。年。以。內。得。金。二。百。兆。圓。加。利。佛。尼。亞。之。荒。原。忽。然。千。數。之。大。村。落。百。數。之。大。都。市。由。此。以。生。而。臨。太。平。洋。岸。爭。亞。洲。商。務。之。舊。金。山。及。其。旁。近。之。丹。佛。皆。此。時。代。之。產。兒。也。

淘金者始以釜以箕。繼而金砂日旺。乃引山水注於石上。石碎而金見。此謂之水鑛。水槽之底。置水銀焉。砂泥既淨。金粒則沈於水底。鑽入水銀之中。不隨水而流。然水力能淘金而已。若夫嵯峨之石。隱於叢莽之中。埋於山腹之內。搜剔而出之。則仍恃人力。掘金之法。各國不同。美國之金。則皆以水鑛之法得之者也。

第三十二章 金鑛

哥羅拉多邦以水而得名。居落機山之南。山脈縱橫。地形如瓦鱗。而爲金鑛之中心點。是固不可不一遊也。夫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堅不可以爲器。無用若彼。而人出萬死以求之。工冒萬死以出之者。莫黃金若矣。山中無馳道。遊者必以驢跨驢背而周行。何處有金。何處無金。山川旣不能語。則亦惡得而知之。疑必有相金之術焉。而經行之際。時見空穴。則皆掘之而不得金者。吾始知世之採金者。固無必得之道。惟循其脈而追蹤之。脈之曲折斷續。往往出人意外。求之而不得者。居十之七八也。吾行久之。始見一鑛。是在伯格斯峯之下。高於海面二哩。未見鑛穴。先見鑛場。中有汽機。終日隆隆。以引鑛質。而上下之鑛穴。方八呎。入地之深。則幾如華盛頓之紀功坊。非有起重機。鑛中之人。將自絕於

地而不能升矣。

吾耐機而下。知穴之深度。以盡金脈而止。穴中亦有鐵道。鑛質裝於車中。一車之重。約可一噸。行至穴口。通知司機之人。司機者即引而出之。鑛中黑闇如煤鑛。而工人之囚首垢面。亦無異也。人人皆秉燭而作。吾始謂鑛止一層耳。機及平地。以爲止矣。而猶未也。逐層而下。直歷五層而始止。工人假我以燭。主者導予。縱告一切。指黦色之石。有如斯來脫者。謂余曰。此金砂也。入地之深。不知其幾何丈。生生世世。掘之無盡。工人藉魚膏之光。持鋼鑿以從事。鑿之大如帚柄。樹於石上。用大鎚驅之。石成一孔。則舍其鎚鑿。探手於篋。而出一物。覽之如燭。納之孔中。主者屬予速奔。至一哩以外。卒聞有聲砰然。土石震震。如欲墮者。始知工人所納者。爲炸



掘金而不得者

藥也。以藥碎石，可省人事。俟炸力盡，返身觀之，見工人以鉄平石，而納之車中。

車中之物，視之與尋常之石無異。吾不信其中有燦然之黃金也。然一車之所值，乃至十圓或數百圓。鑛之含金多者，不入於車，而納之以袋。一袋之所容，僅可半鎊，而值金數千圓。

鑛之性質不同，故治之之法亦不同。惟含金最富之鑛質，可以冶鐵之法行之。融則純金見，而雜質去矣。次者以化學之法，雜瓦斯煉之。善於此事者，則有化學煉金廠。吾於鑛中遊覽既倦，附鑛車而出。隨取車中之石，而察以放大鏡，則點點皆石，絕不見金。然一噸即容積之之石，猶能得金半兩。約值是萬分之石，僅得一分之金。其事不誠勞苦耶。

鑛質大如鵝卵石，是須磨之成粉。始能施烹煉之術也。車升地上，即轉而入於破石機。是機之造法，與咖啡磨相似。管粗如桶，石所入也。純鋼之齒，嚙而碎之。石雖堅峭，一入其中，乃如米之入磨。機之快利，可以見矣。石初下，大如胡桃，又入一機，及下，則大如壹。至此則不能更精矣。蓋石中有質，曰摩落科爾，*Molecular* 性極膠膩。非先乾之，石不能分解也。此大如壹之石塊，傾入鐵桶，爰以瓦斯之熱力，再之以入磨。流出之石，如飛絮遊塵，精細與

製餅餌之麥粉同。一粒之粉。含金一粒。金之細可知矣。然吾以放大鏡視之。仍不能見也。設吾不在金廠。而見此塵沙乎。則轉嫌其塵起汚人。棄之惟恐不速耳。

鑛沙成則分金之法尙矣。傾此鑛沙。入於衰化鉀。而和以水。鉀形如明礬。遇水卽化。遇金卽分。鉀水視之無色。嗅之無味。然其性至毒。誤以爲水而飲之。入腹卽能死人。沙得水膠爛如泥。而金卽與石相離。石留桶中。金流桶外。囊之金沙。今又變爲金水。欲使之復其本質。則當用白鉛。削鉛爲薄片。水流鉛上。金與之合。復以水刷之。投入壚中。融解之後。啟壚而出。卽成精金。冷則成定質。此純金也。徧落機山左右之居人。所恃以爲事者。無非金鑛。然求之不得。而破家亡身者。踵相屬也。

第二十三章 銀鑛

哥羅拉多之爲美國之寶藏者。非獨金也。銀之多。又勝於金十倍。美國五金之產。以銀鐵著。鐵產於大湖。而不特斯波格。支克哥諸城。因之而起焉。落機之崇巒峻嶺。千萬年來。委爲荒涼寂寞。虎豹出沒之區。自發見金銀而後。村邑城郭。彈指湧現。今其繁盛。乃不減於湖城。蓋大湖之城。皆鐵城也。落機之城。皆金銀城也。若哥羅拉多之銀鑛。以來得佛里_丹

來得佛旦之鑛場

道之多歧者。鑛人窮源追蹤。坑道旁午。寬六七呎。而高過於首。就石爲牆。支木作頂。如鳥



佛旦之西。而其一萬餘呎高者爲第一。

循哥羅拉多而西。去拜克城 Park City 圖 數

十哩而遙。有山曰瓦薩止 Wasatch 山脈自北

而南。崗巒起伏。烏臺之原野。尙不能容之也。而著

名之烏達利亞 Ontario 與加拿大有城同名 銀鑛。即在茲

山之下。自探掘以來。所出之銀。已值四十兆圓。

拜克負山爲城。山間多石。不能藏水。澗水下流。故

道路之上。常載泥塗。車過山中。見崇屋如廩者。其

下皆礦井也。穴之大與金鑛同。蓋銀脈亦同於金

脈。脈之入地。有幾何深。雖善相鑛者。不能知。洞傍

脈而下。深千餘呎。始見銀苗。於是循脈而掘。一縱

一橫。乃成達道。脈之形有如枝之直上者。亦有如

達利亞之鑛中。高下相積。有十五層。每層之高。約計百呎。洞口置升降機。人與物皆附此而上下。每層之中。各有坑道。長十五哩。坑道之旁。鑛已空者。則謂之房。其結構如紐約高二十層之客館也。

採出之鑛。藉轉運以出乎地。是不可不修道塗矣。而或坑道狹隘。則交通不能靈便。古者以人背負而出。近世歐洲之鑛。敷板道中。轉以騾車。固已勝於古。然美國皆用鐵軌。而烏達利亞亦然。

軌道既築。則無論馬牛蒸氣電氣之力。皆可通行。道之築法不一。若金銀鑛內。則皆用斜行之法。斜行之法者。軌斜一端起於鑛內。一端達於坑外。懸高架而設輪軸。設有貯鑛之車。溯軌而上。至盡處。則自能憑虛顛覆。傾鑛於平地。二車交互上下。皆由原動之主軸持之也。車牽以繩。此伸則彼縮。縮則上伸。則下捲。則縮。放則伸。制作靈便。極伸縮自如之妙。其原動主軸處。或以人力。或以牛馬。或以蒸氣力。電力。水力。視其所便而已。

吾隨烏達利亞之主者。登機而下。猶在支克哥之旅館中也。倏忽之間。居然入地。耳聾然而若聾。目愒然而若瞽。王者戒吾輩宜蟻伏車廂。如手足外出。猝遇架木。則極危險。幸得

安然而至第一層。日始見燈燭之光。耳始聞斧鑿之聲。空氣震動。燭不能然。所謂空穴來風者。其卽此夫。更下一層。寒氣益重。聲響益高。迴視燭光。閃爍若寒夜之青燐。工人敝衣垢面。疑爲幽鬼。吾於此時。不覺慄然以恐。愀然以悲也。待至第六層。則已入地六百呎。而荒涼之景。益不可耐。破石之法。亦用炸藥。炸藥一丸。大不過燭。而其力可以盡燬華盛頓爲蕪城。鑛內炸藥。累累然置於道旁。俯拾卽是。吾一思之。設頂上之石。偶然下墮。而觸炸藥。則其可危當何如耶。抑或一星之火。迸入炸藥。則其可危更當何如耶。鑛人告予曰。是無傷。鑛用之炸藥。其力弱於軍用者。百分之中。蓋有輕氣四十分也。予心始爲之釋然。舍之而下。以至於底。驟聞水聲洶湧。而目中又不見水。心竊怪之。蓋地層之中。常有積水。如地面之湖沼然。鑛之地。磬巖隙。有小裂罅。與水相通。或在江河湖海之下。受其洩漏。更有古時廢鑛。久荒治水之法。則水充其內。故鑛中之工程。恆以治水爲第一事。而美之銀鑛。皆屬溼鑛。烏達利亞亦其屬也。逐層設水管。管徑之大。可於其中。安馳四輪之車。營造之費。爲五十萬圓。管上敷設木版。可走騾車。靜聽水聲。宏大如高山澗水。一落千丈也。全鑛之水。皆赴於此。一分時間。可流出十萬加倫。如入於平地。則不待崇朝。而已有泛濫之憂。

矣。

夫掘鑛者。去石而成坑。平之而成道。去之平之。其事既極勞苦。若考其所得。則一坑之石。不能得銀一兩也。而先當投金錢五十兆圓於無用之地。以治鑛中之水。幸而鑛苗富厚。猶足償其所失。不然則前功盡棄。此掘鑛者所以難之也。土之燥者其量輕。溼者其量重。遇溼鑛。則坑之上下左右。皆爲溼土。壓力綦重。非有木柱支之。則易以崩。乃伐俄勒岡之喬木。砥柱其間。鑛工之生命。皆託於此。一木有損。全體俱壞。主者晝夜使人監視。得以承其弊而施挽救之方。如荷蘭人之護北海之隄。密士失必人之護河岸也。人行坑道。水自頂上點滴而下。殆如簷溜。有時燭爲之滅。吾至一處。炸力初散。銀鑛飛墮。始見其脈。狹者數寸。而寬者有數丈焉。勻計之。當得十五呎云。

附鑛車而上。以遊選鑛場。始研之而成沙。終炙之而就燥。其法猶冶金也。惟鍊銀當加鹽末。以備加入水銀。水銀亦名汞。以其爲流質也。故俗呼之爲水銀。吾至一處。見黃沙一堆。橫陳地上。思以指畫之。導者急止之曰。此已煨之鑛沙也。沙之外層。色黝如土。而內層實紅如熾炭。觸之則毛髮立焦。

銀非汞則不能獲。裨官之中載一王子。慕上古之麗人。尋得其塚。壙土出之。麗人死已千年。而面目未改。姿容宛然。王子喜極。遽親之以頰。轉盼之間。麗人已流倩盼。舒皓腕。久死之人。由此再生。銀閉居深山。如陳死人。閱千萬年。遇汞復活。猶麗人之遇王子也。

鑛沙置地。既回復其涼性。傾而入之於鍋。一鍋能容沙三千磅。注入清水。此時視之不啻泥塗。每鍋之內。傾入水銀三磅。攪之使與鑛沙均勻。沙煮之已暖。水銀得暖。性益流動。乃散爲無數之微分。一分之大。不過針鋒。水銀遇銀而合。如恆河數之沙。欲使銀無遁形。離婁之明。所不能爲。而水銀能之。如此者。歷八小時。而銀與汞胖合之事畢矣。

汞銀相雜之銀。不可以爲貨幣也。故既使之合。又當使之離。乃又入一器燒之。此器封固極密。雖絲毫之蒸氣。亦不能滲漏。惟有以管引汽外出之法。汞熱至二百六十度。則化瓦斯體。升騰而入於管。遇水。則仍復其本體。而爲汞。銀縱煅之極熱。亦不能化汽質也。汞盡則止火冷之。然後啟爐。第見爐底有灰色之物。如牆上之垢。此則不純之銀也。再送入他廠。以化學之法。煉之使淨。始可以造貨幣。

第二十四章 渡落機而至鹽湖之行程

自丹佛至舊金山。雖快車亦當走三十六小時。此亦大北鐵路之支線也。穿山腹。踰高嶺。北向而繞大鹹湖。乃折而西南。達舊金山而止。凡歷哥羅拉、多烏臺、內華達、加利佛尼亞四邦。不必大北。卽其支路觀之。亦可見其魄力之大矣。車行所見風景。又與東部大異。線不直行。盡作弧形。千回百折。而上落機。有時行入峭壁之中。怪峯矗立。苔蘚蒙茸。俯仰之間。都成異境。行盡峭壁。始知吾身已在半山。秋風高寒。山川城郭。皆在足下。直至高達二哩以上。線路所過。無再高者。目中所見。盡是高巖大石。而空氣涼薄。同人之中。頗有病者。凡航海者有船病。而高山之上。人之受病。更甚於航海也。

車行入山。遠峯皆雪。山頂之雪。終年不斷。一入隆冬。則軌道之上。雪盈數尺。以至車不能行。近始造雪蓬。蔽於軌上。人行其中。如入坑道。惟此



落 機 山 之 鐵 路

則有疎樞。猶能窺見外物。不似鑛中之黑闇耳。遇兩山之間。軌皆高起。有如棧道。軌下深谷。潛淵。下臨無地。俯首視之。心折骨驚矣。

風景之奇。殆難描寫。元陰晦冥。涼風蕭然。者四山之積雪也。原野如鞞。吹垢驅塵者千里之沙漠也。以爲此皆美之棄土。無地利之可言。而不知其中皆藏金銀。金銀諸鑛。今已探掘。而探鑛者謂其中復藏銅鐵鉛錫諸物焉。雪消水流。草木叢生。春夏之間。將見千萬頭之牛羊。遊牧其上。牧人兩三。率其牧犬。終日居此。所與遊者。木石牛羊。所與語者。清風皓月。悠然深山。不見一人。有之則惟牧野犬。犬大不如兔。能人立而啼。朕坐而食。僮土爲穴。壘壘然有如荒塚。篳門圭竇。儼成一村。甚有綿亙長數里者。聞汽車遙至。則皆驚走。獨膽壯者。猶探首於外。以窺行人。若麋鹿熊羆之屬。則竟未之見。意皆匿居巖穴。離軌道絕遠也。

車行漸西。氣象荒寒。與密士失必河東之繁盛。不可同年而語矣。行盡沙漠。始見青山。繼而雲樹鬱然。樓臺特起。則已至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城以大鹽湖而得名。烏臺之首府也。鹽湖城居高原之上。大山四周。茂林修樹。名園嘉果。交屬於目。覩落機荒涼之景。忽

然至此如嚴冬去而春風來。悲哀盡而歡娛至。且鹽湖城之於美。更有足奇者。則以其爲曼孟教 *Mormons* (Later Day Saints) 曼孟之意 之新世界也。初當在一七八二年 美國人有曰斯密士 *Joseph Smith* 者。平日無以異於人。一旦自號於衆。以爲夢見天神。天神語之曰。某山之中。天書降焉。金泥玉檢得之者。聖寤而求之。則信。書蓋署曰曼孟書 *Book of Mormons*。於是好奇之士。亟願一讀。斯密士則直躋此於經典。而與新舊約並重。自號先知。收錄大弟子十二人。擬於耶穌之門徒。徧布其教。所至之地。皆設教堂。聚徒講道。勢力甚張。美之政府。雖惡其僭妄。格於信教自由之例。不能禁也。顧其教專以一夫多妻之說。投流俗之所好。與美之國法。顯相抵抗。政府始下令逐之。於倭海阿不可。則去之密蘇爾釐。於密蘇爾釐不可。則去之那伏 *Nauvoo*。於那伏不可。則去之干那安 *Canaan*。於干那安不可。則去之烏臺。今之鹽湖城。卽創於斯密士之大弟子楊氏 *Brigham Young*。楊氏當日。舍其信徒之外。國人皆惡之。如蛇蝎。逐之如鷹。顛局身天地。窮無所歸。其時落機山以西。人煙寥落。木石野獸之外。間有紅人。攜燧石。挾毒矢。以出沒於其間焉耳。楊氏思之。謂惟此可以闢新世界而得自由。乃率其同志。遷徙至此。以千年未闢之境。數百人關。

1 See Linn's History of Mormons

之一日。蔚爲大都。則楊氏之殺力亦必有過人者矣。楊氏生平東竄西走。志意不衰者其師既自僞爲耶穌楊氏亦自附於保羅。彼得之流以爲欲行其道。雖焚殺幽囚之罰亦非所恤。而不自知其宗派之已誤也。吾觀歐美之大人。物莫不迷信宗教者。因此之故。心中未來之觀念甚切。眼前之安富尊榮。既不以爲可戀。眼前之困苦流離亦不以爲可悲。故能超然獨立而成震古鑠今之偉業也。

曼孟人之築鹽湖城也。劃野爲區。每區之大。縱橫皆十愛克。於其中央造曼孟之寺。此寺亦足與於世界奇工之一。寺門常閉。非同教中人不得入。吾故不能知其內容。而徒觀其外。寺之一瓦一階。皆以石爲之。佔地一愛克有奇。高可百呎。而鐘樓獨高。蓋高於堂猶二十呎也。造四十年而後成。費如華盛頓客畢託兒之半。雖曼門中人亦不能常至。遇大典禮始行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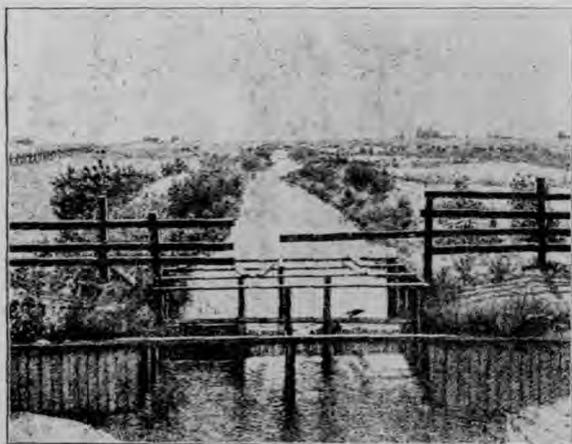
星期講誦。則別有寺。寺之外觀。有如極大之浴盤。又如半面之雞子殼。覆於柱上。純以鐵石玻璃築成。而頂則以銅。門常啟。皆得入而縱觀之。堂上長椅。縱橫並立。可數十行。屈指數之。可容九千人。每遇星期。老幼婦孺。來此聽講者。恆有六千人。若遇特別之事故。則滿

其座矣。其教徒皆聚族於烏臺。今戶口有二十萬。可知其景從者之日衆。

當曼孟人初至鹽湖之日。湖畔一望。盡爲沙漠。曼孟人乃導山中之水。浸潤其土。沙漠漸化爲土壤。而可以耕種。此亦變土之法也。美之西部諸邦。如哥羅拉多、烏臺、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 土地雖廣。而盡委爲不毛之地者。以有旱乾之患。而無灌溉之便故也。近始有人投大資本。以興水利。而爲民用。引山水蓄於湖中。小大之溝渠。本此而曲折以徧至乎隴畝之間。故入其境。川原秀而草木茂。空氣潤而遊釣起。忘其爲雨量稀少。溪沼不生之落機山足也。自城中往大鹽湖。不足半小時之程。瓦薩止及塞拉內華達 The Sierra Nevada

此本西班牙語
意謂雪嶺耳

山間之水。無江海爲其尾



渠 溝 之 溉 灌

閭。則羣注於此。瀦而爲湖。此湖之所由成也。湖長百哩。而寬祇二十五哩。在五薩山足之下。既近崇山。山中之泉。皆流入此。所奇者湖水之味。竟鹹於洋水六倍。遊人至此。必解衣沐浴。殊於衛生有益。湖深五十呎。以鹽多而水滯也。雖虛立其中。及肩而止。首浮水面。不沈溺人也。水中含曹達。一夜寒風。波濤翻覆。必有數十噸之曹達。積於沙岸間。

水清無魚。徒喻言耳。惟鹽水則絕無。濯足於鹽湖者。固無慮魚蟹嚙趾也。近湖之溪澗中。盛產儵魚。貫通於大鹽湖與烏臺湖之間者。有小川曰約但。Jordan 魚物其中。川湖之魚。魚之至美者也。

第二十五章 仙都——加利佛尼亞

今日重續吾西遊之程。離鹽湖而去。風馳浪逐。已過內華達。Nevada 烏臺之鄰也。地無他產。惟有金銀。過此卽入加利佛尼亞矣。車經塞拉內華達之側。但見古樹雲平。喬柯日落。不知其幾何高也。未幾。已下車於薩克蘭緬多。Sacramento 加利佛尼亞之首府。臨薩克蘭緬多之河。踞亞美利根之口。川原糾繆。氣候和煦。四時之間。嘉果垂實。名花不斷。遊其間者。如入法蘭西意大利之郊。此加利佛尼亞所以有仙都之號也。迴思落機之程。追

憶荒涼之景。忽然至此。如阿刺伯商隊之困頓於大漠之中。得至棗樹垂陰寒泉流地之所。渴倦胥忘矣。

美國天然景之佳勝。更無有勝於加利佛尼

亞者。中有數縣。終歲清和。盡如首夏。歐美之

俗。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冬常在至中為耶穌節。

期。戚友之間。互通餽贈。而俗更有所謂耶穌

樹者。折松柏之枝。編綴糖果玩具之屬。小兒

見之。無不喜躍。故俗之盼望此日也。尤切於

望新年。加利佛尼亞之俗。則是日。皆以玫瑰

花為飾。櫻桃為食。如北部夏至時之景。而距

城不二哩。又望見諸峯積雪。其奇妙誠不可

思議。

到處皆花開如錦。果垂如秋。杏子春放。櫻桃



冬 日 之 杏 花

夏熟。葡萄秋老。款冬寒花。此時序之大較也。若加利佛尼亞則獨異。時方冬也。而杏桃胡桃葡萄橘柚檸檬。莫不含蕊著花。吾乍見之。疑其五行錯亂。別有天地。而土著之人。固習以爲常。不爲奇矣。橘之芳甘。尤勝於佛魯里達者。麥斯夾爲一種之葡萄名。色碧。曝之則紅。亦產於此。可以釀酒。柰與梅同科。產於加利佛尼亞者。實大而甘。故柰林最多。願諸果之中。尤以橄欖爲盛。橄欖宜植於巖石砂土之間。先擇老樹上新發之條。伐之。植於暖室。然後分種之園中。七八年後。能結果。採果之法。先張席於樹下。人上樹採之。擲於席上。區其優劣之等差。而謹藏之。佳者生食。劣者榨油。十年之樹。歲結果五加倫。時則尙未臻全盛之期也。全盛之期。能十倍於此數。

加利佛尼亞之無花果。亦名果也。以牛乳衣與此鮮食之。味甘如蜜。聞之人云。一樹之果。歲可得數千磅。胡桃之佳者。產於英國。加利佛尼亞之胡桃。皆英國種也。此當植於園中。種六年而結果。一樹之所獲。常在八圓至十圓之間。

觀今日加利佛尼亞果園之彌崗。良田之滿野。以爲地利使然。刪芟草萊。擇土布種者。則人事也。而豈知不然。白人始至此也。志在開鑛而得金銀。非願墾草萊。啟山林也。加以

壑 牧 公 司 中 之 葡 萄 場



地鄰高山。常常苦旱。草木之所不長。而豈能望其有墨西哥灣之佳果。密士失必河之稻麥。鬱鬱葱葱。於此沙磧之中也哉。既而察其土。固宜於粟麥。所難者。飛沙走陸。流泉涸地。

膏雨歇而土脈燥耳。欲改變之。惟資灌溉。乃大治其水利。水利日興。則田疇日闢。今加利佛尼亞之人。有田十愛克。入口之家。可以無飢。有橘林四十愛克。足抵中人之產。

舊金山之北。有壑牧公司。大五萬九千愛克。灌溉之溝渠。縱橫百哩。抵紐約至華盛頓之程矣。有羊三十萬頭。牛馬豕稱。是牧人一千五百。以董理之。吾嘗乘馬遊行。以察知其狀況。則知此千有五百之牧人。皆合帳而居。帳中之司庖廚者。皆華僑也。日之夕矣。牛羊下來。牧人亦得休息。相與蹴躡舞蹈。以舒其筋骸。此其治理之法。

有似乎工廠。技各有所嫻。事各有所司。百度釐然。無廢事者。然此公司中之最增遊人之興趣者。莫如葡萄場也。設舉其一歲之所產。而分贈美國無大無小之人乎。則每人可得半磅。由此論之。其多可知矣。場中劃為若干區。中分阡陌。阡陌之整。猶廣塗也。當七八月之交。葡萄初熟。採之需千人。

加利佛尼亞之農產。事事較勝於東部。蘿蔔之大者。重如十歲之兒。冬瓜之大者。有七十磅。大如肥羊矣。灌木雖不高。而本則粗至數尺。巴利得那 *Pasadena* 之玫瑰。一樹之花。數之十萬朵。

世界至大之樹。則在塞拉內華達西。屬於加拉佛拉斯 *Calaveras* 境。大者可伐去



加 利 佛 尼 亞 之 大 樹

枝葉就其幹以造甚大之課堂。高則如華盛頓坊三分之一。意其樹頂棲息雲中。蓋已拔地三四百呎也。尋常屋宇。竟無有過於三十呎者。吾見一最大之樹。則厚四十呎。鑿而空之。可以得一高堂。又嘗見一樹。離根不遠。有一腐孔。其大可容馬車出入。皮厚幾二呎。見喬木而知國古。然世界之古國。莫如我而秦。漢松柏久已不存。蓋民生久。蒙兵革之禍。行省早。有人滿之象。故大樹亦有飄零之感也。加利佛尼亞之古樹。吾不能知其名。惟其葉。麤如杉。而終年不凋。蓋杉屬也。參天之木。起於微粒。似此樹之千層雲。凌霜雪。疑其別有天。幸而非原於尋常之種子。且追想此地。未有人跡。以前草木之爭寸土而活者。奚止恆河沙數。而皆剝蝕於風雨。朽腐於泥沙。其得森然至今。飽歷風霜之味。備見陵谷之變者。僅得此數千百樹。抑又何也。是必其物適宜於土。故取精用宏。而得戰勝於其類也。人考其層累而知其年齡。謂其樹皆閱世一千二百年矣。科命布初至之日。此樹已八百歲。足稱大樹。特尙未爲世所知耳。一樹之所有。無廢材者。質雖鬆軟。加以琢磨。皆中宮室器具之用。一樹值數萬圓。近日政府下令。禁人採伐。將永保之。爲美國留一奇跡焉。

加利佛尼亞之奇者。更有約斯米得 Yosemite 之公園。在此邦之中央。四方來者。道里

皆均。約斯米得之山谷。盡在其中矣。山色嵐光。四時俱變。勞人至此。塵念都消。園中之景。尤以懸泉爲第一。吾夙遊尼亞哥拉。玩賞其瀑布。而知其一滴之水。自上而下。相去有一百六十呎。約斯米得之水。來自墨爾西 Merced 河。踰大石。涉危巖。而入於山谷也。一躍而下峭壁。已有二千呎之高。然後自峭壁而下。流於山谷。是已奇矣。而布列得爾維爾 Bridal Veil 之懸泉則更奇。此泉自石上一躍而下。猶高於華盛頓坊百呎。倒流之際。山風橫飛。水沫四注。自下望之。有如飛絮。時或日光映之。五色交輝。又如虹霓。

第二十六章 舊金山之與華僑

夫以山嶺重疊。叢林箐邃。飛砂萬里。渺無人煙。毒蛇猛獸之所藏匿。紅夷土番之所絕跡之地。而忽湧爲金銀之鑛。鐵路工藝商務之中心。萬國之人所歸往之重鎮。亙古荒涼之太平洋亦一旦蕞然露頭。角而與大西洋爭長。如加利佛尼亞者。是誰之功。乎是皆中國人汗血而成者也。何則。無金鑛。無鐵路。則無工商業。無工商業。遂無舊金山。而金鑛鐵路。皆成於中國人之手。中國人履荆棘。冒瘴癘。雖萬死而甘之者。徒以迫於生計。爲餬口之謀。徒有闢地之勞。未成殖民之績。斯已傷矣。功成之後。乃不得與白人共享其利。昔則招

之。中美招工之約訂於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約中詞旨亦極和平。當時美
 國之工黨昌言拒華工入境。良工高鳥
 始於光緒三年即一八七七年。實

事雖不同而大背乎公理則一也。遊其地者
 能不感慨係之。

鐵路自紐俄爾連斯起。經魯西安納。得撒。新
 墨西哥。亞利桑拿。蜿蜒千里。以入於加利佛
 尼亞。而終於洛司阿格勒斯。Los Angeles
 此一線路。謂之南太平洋鐵路。Southern Pa-
 cific Railroad 太平洋之城邑。皆此路開通
 之也。洛司阿格勒斯去舊金山四百八十三
 哩。其地以風光之美。著於西部。美人視爲蓬
 萊方丈。與理想上所擬之埃屯田園。得無同
 與。故皆稱之曰仙城。City of Angeles 下車步於其街市。遊於其園林。清華瀟灑。雅不類



舊金山之一覽

城市之狀。然而汽車如龍。行人如蟻。列肆之所陳。波譎雲詭。如歐洲之大都。而尤足以賞心而悅目者。則瓢子之果。可容五石。葵樹之花。足擬車輪。芭蕉垂實於芳園。玫瑰徧開於繡壤。熱帶之物。固自不同。氣候之佳。草木之茂。果如仙境。宜乎歐美高尚之士。皆至此而卜居也。

自洛司阿格勒斯循中央太平洋鐵路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而北。以至舊金山。計程走一日。歷遊哥羅拉多、烏臺、內華達、加利佛尼亞。皆逾此路也。舊金山爲太平洋岸惟一之海口。今美國第九大會也。有戶口三十五萬。而華僑之留此者亦三萬。中人之往者。皆爲金礦故。故俗稱舊金山。舊金山初無人跡。金礦發現之日。卽此城誕生之日也。美人以是而名此曰鑛之子。Child of Mines 顧鑛窮年掘之無慮其不盡。今日之舊金山固已變爲西部製造之大城。開鑛時代之舊金山尙屬幼稚。而今則剛在青年。一日千里之概。極壯往也。

遊其碼頭。則見太平洋之波浪連天。始航此洋者。非葡萄牙之少年麥加倫耶。西去東返。逕達印度。以理想而見諸實事。地圓之說。由此遂成鐵案。近日太平洋中。汽船頻繁。亞美

兩洲。雖隔大洋。而聲息相通。利害相關。其接近也。有若比鄰。太平洋之利。我與美共之。濱海之省。亦當有舊金山起於南巴爾蘭。Portland。之太平洋。而五十年來。曾未聞因之。而興一利源。開一航路。東南財賦。反以日竭。臨萬頃之茫然。獨徘徊而泣下。

迴視舊金山之城下。重洋之船。無遠弗屆。五洲千島。各以其物至。紐約雖在國內。然繞合恩角 Cape Horn 至此。亦當萬裡。冰洋之中。亦有船去。以與愛斯扣莫人相貿易也。

凡執役於旅館。受傭於果園。就業於庖廚者。皆華人也。雖丁年去國。與美人雜居。已數十年。而男子仍編髮長衣。女子亦椎髻裹足。與內地之風。竟無少異。吾不暇論其事之得失。



舊金山中之中國飯館

而未嘗不敬其愛鄉之心。竟若是之盛也。年來美人苛待，工業不振，商店亦衰，大率貧無所倚者，居其多數。有中式之店肆，以賣藥、茶、米、糧、爆竹一切之物，凡以供中人之所用者，皆是。而珊瑚、玉砌、錦繡、輝煌，純乎中國之式者，則惟飲食店。此業不純恃中人，西人之未至東方，而欲一知其風俗者，亦常往焉。

中人之生計既艱，而猶能支持其間，不至作他鄉之餓殍者，由於節儉之風習，之有素故也。華工之勝於美工者，以此。而以招美工之忌者，亦以此。美之誘華工也，又以華工保守之心過重，未嘗一從其俗，一入其籍，謂中國擁人民數百兆，任其越山海，適異國而終不見其失一人云。

第二十七章 太平洋之西北

北太平洋鐵路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起於森保爾 St. Paul 繞舊金山之海城。

朝昆 San Joaquin 河之流域而北，以終於巴爾蘭。此河發源於加利佛尼亞沿此流域，產麥最茂，狉

徊於刷司大 Shasta 之山谷者，一日，顧蒼巖之積雪，則凜然以寒。望天半之火山，則鬱然以熱。雪與火兩不相謀，而東西兩峯，一寒一熱，狉鬪於一隅，不可謂非奇觀也。更登車北

行以入於俄勒岡。

俄勒岡與華盛頓合衆國中新造之邦也。西窮太平洋之濱。北接加拿大之界。故總稱謂太平洋之西北。Pacific Northwest 尤奇者。兩邦雖在北緯度四十至四十五分之間。而氣候溫暖。反甚於舊金山。俄勒岡之熱度。過於東部之麻沙朱色得士。華盛頓自喀斯喀得 Cascade 嶺以西。則終年無雪。居人故自稱爲「春國」[Evergreen State] 夫北寒南熱者。日力與緯度相關之定例。而此二邦何以反是。是蓋受日本熱溜之故也。吾遊歐洲。既發明墨西哥灣之熱溜。英國瑞典挪威皆恃之。詳見地理讀本甲編第十八章日本熱溜。始於中國。更迴環日本羣島之間。始東向而渡太平洋。下阿拉斯加以浸灌美國之海岸。猶墨西哥灣熱溜之始於墨西哥。越大西洋而繞不列顛三島。更北行而入司堪德內芬也。此兩大溜者。一東一西。遙遙相對。惟彼則乘萬里之西風。自西半球而入東半球。此則藉下流之長浪。自東半球而入西半球。是爲異耳。此溜之熱度。幾達於沸點。至騰而爲雨。餘暑猶未消散。以故郊原露渥。草木青葱。今雖秋老。猶如盛夏。阿拉斯加以南。及華盛頓、俄勒岡、諸邦。莫不然也。

吾遊加利佛尼亞。於其大樹。歎觀止矣。而太平洋西北華凡云太平洋西北者非指俄勒岡之樹又過之。嘗入華盛頓之森林。舉目仰視。見有榦而不有枝葉也。翹足企首。始及見之。吾揣其高度。蓋不止百呎。因屋爲樹。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事。見之則始於今日。有一農夫。巢於樹孔。孔大二十二呎。高四十呎。架版於距地八呎之處。而率其妻子居之。導吾入內。而觀其居處。則若者爲農具之室。若者爲起居之室。若者爲偃息之室。廓如也。整如也。吾叩馬牛之所居。則指其下層而告曰。下高八呎。牛馬居之。尙有餘地。又叩其竈上之煙窗。將鑿孔而爲之歟。農夫上其手而示之曰。是處有樹節。今壞矣。吾就此以導煙外出。農夫又曰。此樹萌芽之日。吾之祖尙未生。乃盤根錯節。歷千年。而至今。吾得藉以庇風雨。率妻子躬耕於此。殊非此樹意料所及。言已。若欣然於懷者。吾輩亦爲之欣然。

歐亞開闢最古。大木已罕見矣。美洲新闢。宜若富於材。然以一方之材。而供世界之求。夫豈能不竭。故近日太平洋西北。參天之樹。可以爲桅檣棟柱之需者。其聲價十倍於前。利之所在。人日操斧斤以從事。吾深爲此抱材者惜也。

華盛頓俄勒岡人之恆業。則農牧二者。其大較也。麥黍稷麻之外。凡溫帶中所有之果。於

此皆備。牧事以羊爲多。所至有炊煙廬舍。麻麥雞犬。亞歐之移民。奔走偕來。田皆待闢。野盡新村。其勢日上。地中又富於金銀煤鐵諸鑛。他日採掘盛而製造興。爲太平洋商務上後來之秀。蓋可必也。

居巴爾蘭者數日。時時出遊。以觀其郊野之狀。及城市之工商焉。城臨威蘭米得 *Willehette* 之上。下行十二哩。卽至可倫比亞 *Columbia* 河。是北太平洋材木商務之中心點也。街衢之閎整。屋宇之喬皇。與東部相匹。

可倫比亞河盛產鮭魚。自巴爾蘭擢舟而往。可以觀漁。亞歐之市上所售之罐頭鮭魚。皆產於此。味雖不餒。固已陳矣。吾今始得食鮮鮭。調以橘醬。和以果油。味之鮮腴。實大勝於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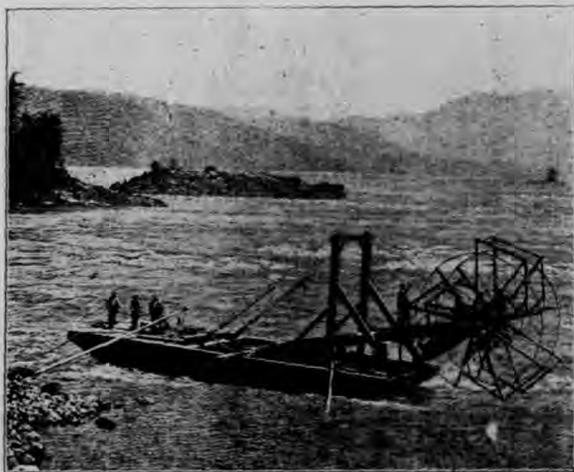
鮭生長鹹水之中。薰風南至。則入江河而育卵焉。當此時也。可倫比亞之漁者。自遠而至。川爲之塞。西部之人。目此季爲魚信。漁者或以網。或以簍。烹而藏諸。輸出於國外。一罐可納三尾。過去三十年中。鮭魚之價值。已得七十兆圓。

可倫比亞捕魚之業。自白人未至美洲以前。而已興矣。今日紅人消滅。其利遂盡爲白人。

所有。夫以印第安文明程度甚低之人。其智其力。皆不足與白人相敵。馴至祖宗邱墓之。鄉少時。釣遊之地。皆不能保利權。日喪。側身無所。乃至飢寒交迫。久之。而同歸於盡。此固無足怪也。獨奈何以千年古國。智力皆足以自豪者。而不籌禦侮之方。不謀自立之策。駸駸乎將為印第安人之續。思之。能不懷懷哉。

近急流之處。則利用魚輪以捕魚。魚輪者。艤小舟於中流。置輪舟上。水激輪轉。有如水碓。繫網於輪。魚逐水而來。游入於網。及網內轉。魚即入槽。而墮舟中。嘗有漁者一夜得魚十五噸。所載過重。幾覆其舟。

由可倫比亞返身巴爾蘭。重復上車。走一日而北。至布格得海峽。Pugget Sound 南可入



魚 輪

倫比亞、華盛頓、北入英領之坎拿大、汪洋巨浸、汶港紛歧、遂得太平洋、地中海、Mediter-
raean of the Pacific 之稱。大科馬 Tacoma 西特里 Seattle 之雙城湧起。來尼爾 Rainier
(or Tacoma) 之大山環周。亦西部之一勝也。此處夏涼如秋、冬溫如春、地近寒帶、而氣候
之佳、乃至於此。是皆日本熱溜之賜也。冬夜極長、蓋以逼近北寒圈之故。

太平洋西北氣候之和煦、既不減於東南、海風更送日本熱溜於大陸之上、雨量甚多、故
青葱之觀、四時不斷、而天然之物產、最富於林木、林木之市場、以西特里爲中心、華盛頓
城邑、以西特里爲大、北太平洋之第一港口也。黃種之僑民、日本人最多、而華人亦有數
千、大北鐵路、以此爲終點、顧大北鐵路之奇工、畢而太平洋汽船公司之大觀起矣。自有
此公司、太平洋之利源日闢、美國與日本中國之關係、亦日以密切、貨物應市場之求、雖
隔重洋、無鞭長莫及之慮、所患者、自華盛頓以至日本海、煙波淼渺、中絕無島嶼、可以爲
添煤之所、用是出發之始、必備足煤斤、而不能多留餘地、以容貨物、故欲利用此大洋、而
達其長駕遠馭之目的、則當造前古未有之大船、公司中新落成之船、曰米奈素達、不必
形其長若干、而深若干也、第語其內容、則有一等客位百五十人、二等三等各百人、四等

一千人。除此之外。仍可容軍隊千二百人。而執事於船中之三百人之居所。尚不在此數。是共可容二千八百五十人。載貨物二萬噸外。尙容煤七千噸。速度一萬一千匹馬力。自科倫布以前。所造海船。無有過於二百噸者。科倫布所附以至美洲之船。祇載重一百七十噸。視米奈素達。渺乎小矣。彼駕一百十七噸之小舟。以乘風破浪於茫茫之大海中。誠哉其冒險也。

二十世紀世界之市場。何在。在乎。在於亞洲。自一八六九年。同治九年蘇彝士運河開通之後。歐亞之距離。雖已縮短。然以視美國之由太平洋直達者。其利便仍遠不逮焉。設有船自法國之馬賽起。出蘇彝士而抵上海。八七五八哩。橫濱七九零二哩。若由美洲渡太平洋。以舊金山起程計之。到上海五五零哩。橫濱四五六四哩耳。然則。亙古荒寒之太平洋。將從此而奪蘇彝士之航路。太平洋日興。蘇彝士日衰矣。世界進化之序。莫不自東而西者。詳見甲編第三十九章自印度至地中海。爲一期。自地中海至大西洋。爲一期。自大西洋至太平洋。爲一期。近則日本三島發憤。爲雄進化之序。又周而復始矣。然吾國於太平洋之位置。與美國同也。他日有握太平洋之霸權。而與美國競爭者乎。是所期於吾學校之少年。

西特里大科馬之兩邑。皆日有郵船至於阿拉斯加。從此北遊。以盡美國之境。不難也。然及吾未至阿拉斯加以前。急欲觀其黃石公園之奇景焉。在華盛頓南五百哩。落機山高。原之中心也。

第二十八章 黃石公園

當落機山之衝。而氣象肅穆。人煙寥廓者。則有窩民。Wyoming 其地以黃石公園著。自森保爾、巴爾蘭往者。道里皆相等也。學者聞公園之名。必以爲數里之地。大之則數十里。而極矣。烏知此園之大。竟足比山東行省六分之一。世界之公園。此爲第一。因山傍野。不假雕琢。而名園以起。不然。西人雖好奇。亦豈有擇此萬山之中。栽花藝樹。而闢此四千九百九十里之公園者乎。此境之周圍。有伐一樹。殺一兔者。則有司治之。昔齊宣王闢四十里之園。孟子猶譏其爲阱於國中。而美國人不以爲病者。與民同。不與民同之異也。不與民同。則華林宜。春擁數里之隙地。已覺其奢侈過甚。而爲天下僂矣。況數千里乎哉。耽奇之士。萬里裹糧。而不能使崇山峻嶺之觀。曲江鑑湖之奇。並集於一地。則造作畫本。以爲臥遊。而不意今皆收入於黃石園中。其有極世界之大觀。累月而不能徧賞其奇者。

則園內之溫泉沸井矣。溫泉之著者五百所。常按期噴水。水中分含各種之鑛質。分泥存

沫。水去而泥沫常存。歲月既多。積成怪石。有一溫泉。噴水高過二百呎。遠望之。如白雲一



一 之 泉 沸 園 石 黃

黃 石 園 沸 泉 之 二



片常存空中。噴出之水。猶不遽返其壑也。過一崇邱。而入半圓之河領。內此亦積年之鑛

質所構成者也。河領之淺者數吋。而深者幾及尋丈。鑛質雜附泉水之中。而注射於空中也。轉綠回黃。知白守黑。五色交輝。而不能名。雖善繡者亦不能擬其色澤之萬一。噴出之水。熱度達於沸點。及其下墮。經無數之曲折。而入於河領。則漸漸生涼。人可浴於其中。

溫泉之中。何以常現鑛物之色乎。以其性永動。激起地層之鑛質。水由鑛中流出。故泉中五色畢宣。幾如一畫碟。及至噴水之期至。則又如一杯之沸茶。別有數泉。專噴綠水。此則硫磺泉也。臭味甚惡。將近其處。宜以巾掩鼻。否則令人起呃逆之疾。

自有此山。卽有此泉。噴出之水。分觀之。雖覺其甚少。若積之。則可以成浩渺之江河。夫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君子爲學。亦貴乎積而已矣。此泉無所積。故亙古至今。仍爲一泉。而不見其有餘於泉之外也。泉之噴水。或隔五分時噴一回。或一日噴一回。或一日噴數回。或間日噴一回。或七日噴一回。或一月噴一回。或一年噴一回。皆有定期。不爽暑刻。天豈恐山中之人。忘其甲子。而故作此以告之歟。今語其有名於世者。如第一泉之噴水。以高勝。古約泉之噴水。以大勝。惟其高而大也。每一注射。閱暑刻而未已。

黃石園之奇者。更有葉羅斯屯河。

Yellowstone R.

此河發源於塔機山

水自山中流出。而入於人

間也。一躍而下。相去三百呎。實二倍於尼亞哥拉之懸泉。粗砂大石。作河之障。岸高數百丈。石之奇者。或蒼翠如翡翠。或猩紅如焉支。水溜穿石。玲瓏瘦透。此所謂玉水流。璇源倒折者也。上有懸崖。飛鳥不能至。人跡不能上。惟有健隼。作巢於此。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茲園之奇。千篇累牘。亦不能盡。縱盡告之。世之讀者。亦將疑其荒唐瑰異。如山經穆傳之不可窮究也。昔美國有東方之宣教師。來遊此園。既歸。鄉人皆叩以所見。宣教師一一詳

告深以爲煩。乃與鄉人約。擇期演說。赴者甚衆。首述此園川原之勝。林木之茂。一時聞者莫不欣然。既而又云。某攀蘿拾徑。而上大石之巔。目覩秀色。可餐之黃石。Lake Talk 手挽絲綸。一釣得魚。此時腹餒已極。既得此魚。可以療飢。然生者又不可食。返身四顧。則石下卽有溫泉。乃返其竿。懸魚泉中。須臾魚爛。嘗之芬芳。演說未終。座中之人。皆不顧而走矣。追亡者而問之。則曰公之言無乃太誇。是可於冬夜擁炭爐。以語小兒耳。雖然。曾到黃石園一遊之人。則誰以宣教師之言爲誕者。黃石湖之水。清寒如水晶。而中多游魚。去東岸不數武而遙。有一大溫泉焉。名曰魚釜。Fish Pot 釣魚於湖。而煮魚於泉。誠實事也。

出遊之人。以能快意肆志。徘徊於山水之間。而一



釜

魚

一搜剔其名蹟者。謂之善遊。審是則吾輩之貧黃石園也實甚。此時亟欲北行。以盡北太平洋之岸。故不能勾留數月。以窮幽而選勝也。大北鐵路之車。朝夕經此園而過。乃附之而返於大科馬。中途經蒙大拿。Montana 金銀鑛之所聚也。布得 Butte 亦名鑛之所在也。日有銅鑛四千噸。由此以運至世界各國。吾行已過伊達荷 Idaho 此亦美國聯邦之 離辦得俄里爾 Perd Oreille 湖二十五哩。吾嘗讀某氏之遊記。言此湖風光之美。無異於巴維也拉 德國之 之名湖哥尼格 Königs See 也。惜吾匆匆。未得一觀。以證其言。

未至布格得灣之前。先觀布雅勒布 Puyallup 之蛇麻 三蛇麻藤本葉有尖五尖之異 亦華盛頓獨有之農產也。收其實可以釀酒。又華盛頓獨有之製造也。蛇麻野生於比利時之發蘭德斯 Flanders 英國移種之。今華盛頓一歲之產額。可得金二百萬圓。成熟之候。則有印第安人操樹皮之小舟。或騎馬。自山僻中來。受僱於田主。至者常五六千衆也。

第二十九章 印第安人之生活

吾遊美洲。吾猶未見美洲之主人翁。美洲之主人翁。爲誰。試一思之。自科倫布未到以前。

有。此。大。西。太。平。兩。洋。之。海。權。落。機。山。之。金。銀。亞。巴。拉。既。俺。山。之。煤。大。湖。之。銅。鐵。密。士。失。必。
 之。大。江。俄。勒。岡。佛。魯。里。達。之。森。林。與。夫。四。倍。於。歐。羅。巴。五。倍。於。澳。大。利。亞。之。平。原。沃。野。者。
 非。印。第。安。人。乎。而。今。則。茫。茫。大。陸。盡。屬。於。白。人。之。手。興。衰。成。敗。非。印。第。安。人。所。敢。與。知。數。
 千。年。來。祖。宗。邱。墓。之。鄉。盡。委。之。於。他。人。雖。欲。求。一。片。乾。淨。之。土。以。託。庇。於。白。人。之。宇。下。而。
 不。可。得。僅。於。密。士。失。必。河。之。西。之。即。英。的。安。州。落。機。山。之。南。北。華。盛。頓。俄。勒。岡。諸。邦。皆。有。印。第。
足。安。人。之。跡。得。見。其。舊。主。人。之。面。幸。而。西。北。一。隅。歐。洲。移。民。今。尙。不。甚。措。意。故。得。遂。巡。於。此。苟。
 延。歲。月。他。日。東。北。有。人。滿。之。憂。膨。脹。而。至。於。西。北。則。深。山。大。澤。之。間。恐。亦。非。印。第。安。人。遊。
 釣。之。鄉。也。側。身。天。地。歎。託。跡。之。無。從。大。好。湖。山。竟。他。人。之。至。此。興。言。及。此。能。不。悲。乎。吾。自。
 大。北。鐵。路。而。西。逢。站。停。車。每。見。印。第。安。人。扶。老。攜。幼。出。其。野。牛。大。鹿。之。角。綴。小。珠。之。鹿。皮。
 鞋。以。求。售。莫。不。形。容。枯。槁。衣。服。襤。褸。傷。哉。此。無。告。之。窮。民。胡。爲。乎。來。哉。於。華。盛。頓。蛇。麻。之。
 田。中。亦。稍。闕。見。其。狀。況。膚。色。微。赤。與。紫。銅。之。色。相。近。紅。種。之。名。所。由。來。也。元。髮。黑。睛。高。額。
 平。鼻。男。女。皆。編。髮。於。圖。畫。中。常。見。印。第。安。人。插。羽。於。首。而。今。則。概。未。之。覩。及。詳。詢。之。始。知。
 此。爲。土。人。之。武。裝。今。日。用。武。之。地。已。屬。他。人。則。亦。安。復。用。此。衣。冠。之。制。盡。如。白。人。惟。常。披。

一五色之屬。是爲異耳。冠喜軟氈者。袴止一襲。不如白人之有二重。婦女皆不冠。或有背負木廂。形如小樞者。相其背。則視之益瞭。桶有口。未燥之髮。露於外也。始知此中有嬰兒。土語謂之叭破。甚似蛹。伏繭中。剪去繭頂棕色之蛹。蠕蠕而動之狀。顧吾聞印第安之孩童。雖有不適。亦不啼泣。白人每以爲奇。然不啼則其母未由以知其飢寒疾痛也。母方操作。則懸之於檐宇屋角之間。

美洲未闢之前。印第安人率其舊俗。保其疆土。優勝劣敗之情。固不見也。然其戶口。本不甚繁。統南北兩洲之人。僅足抵今支克哥一城之人耳。歐洲移民。方渡大西洋。登陸於美洲也。印第安人始疑懼之。爲天神。終知白人亦有飲食男女之俗。有死喪疾病之苦。且度劉其邊陲。困厄其生計。疑天神當不若此。乃決計認之爲寇仇。施種種之計略。與白人交戰。當十七世紀之中葉。土酋之中。有曰腓力者。統率諸部。而抗白人。爾時移民。東西散處。謀畫不一。乃議設總會於波士頓。共籌捍禦之策。當日土人勢力之驕悍。可以見矣。其後英法七年之戰。法人且倚土人爲聲援。以敗英軍。而華盛頓之以知兵名於殖民時代也。亦以攻勦土人故。則遙想距今二百年前之美洲。東北諸部。無非冠羽文身之族。所射鹿

種粟之鄉也。返觀今日則何如。千年積雪之落機山。白人今又將盡發其覆。彼蚩蚩之氓。恐如城社去而狐鼠無憑。沸湯具而蟻蝨相弔。白人雖欲保存之。而無可保存矣。據去年之調查。則僅有人口二十五萬。十年以後。不知將銳減至何等之地位耳。

就土人而詳察之。則其中又區爲無數不同之族。以彼無交通之便。無文字之化。蠻觸相爭。各相仇視。以一種而分爲數十族。無足怪也。設甲乙兩族之童子相遇於道。彼此言語不能相通。無異中國之童子。猝然而遇。英法德意之人。惟有瞠目相視耳。今之人數。雖已銳減。然猶有六十種不同之方言。彼此相通。惟以手示。以目語。文明之程度。亦大有逕庭。落機山以西之所保存者。皆仍未離野蠻之俗。昔自密士失必河畔所被迫而來此者也。以漁佃爲生。不知耕稼也。亦無宮室之制。所在張獸草樹皮爲幄。蕩析離居。絕無村落。不意我黃種四千年以前。白種三千年以前之光景。尙得再見於今二十世紀中也。其人天性殘忍。最喜生致婦女。穉子而殺之。觀其宛轉悲啼之狀。以爲笑樂。今日此風雖衰。然誤犯之。則必報復。可知野性仍未馴也。遇戰敗之族。尤爲殘酷。以利斧破仇人之腦。頃刻即死。此已仁人之所爲矣。甚者縛仇人於樹。而薰之以火。哀鳴終日。求死不得。若遇婦女則

勝胎斬脛。更無所不用其極。有刺殺於戰場者。例於頭頂髮盛之處。割一圓塊。大如銀圓。謂之首功。臨陣之際。懸於腰間。首功多者。則不問而知其爲勇士。族人皆以爲榮。此習至今不變。

印第安人俗雖殘殺。顧人人皆有愛兒之癖。居於明尼蘇達之支配丸 *Ojibewas* 族。子女皆受母氏之管理。男子田臘兒女之事。屬諸閭內。不相過問也。子女稍長。母始教之以捕獸網魚造舟之法。故支配丸族之童子。無不善於操舟者。是更有奇俗。男子之命名。不由於父母。而由於占夢。母有子。已近命名之年。命名之年。早者十歲。晚者十三歲。則以其日。調木炭爲羹。置子之前。以代朝餐。子見之。卽能意會。疾趨而出。投於林中。日暮。卽宿於其處。以夜間之夢。告知父母。所夢總以熊羆虎狼爲多。父母卽命以爲名。婚嫁之事。男女自主之。命名之後。男子卽當有室。是世界早婚之俗。未有甚於支配丸者也。男子當擇健婦。以家事煩重。非弱女所能勝任。故其女子。不以修飾爲婦容。而以強健爲美德。婚禮極簡。瘦馬數頭。可易佳婦。

居於印的安者。有烏率奇 *Ojibewas* 族。其結婚之法甚奇。設有男子。途遇少女。歸而悅之。

既廉得此女之居處。乃鮮衣駿馬。俟於其門。設此少女。亦表同情。見其至。則下堂與少年道寒暄。雖言不及私。而已兩情相喻。男子歸。即贈聘禮於婦翁。婦翁見之。知女意已有屬矣。則亦不拒。尋常之聘禮。以馬二頭。革十二付爲斷。富貴之家。則有馬十三頭。來福槍二桿。忽斯扣一加倫云。

西南有族曰摩起。Moqui。有宮室之制。有農牧之業。在科倫布未至之前而已然矣。遊新墨西哥。亞利桑拿者當見之也。數里之間。卽有村落。屋頂皆平。而櫛比於高山之巔。以防野獸仇人之侵害。造屋之料。以石或以磚。亦有重樓。所奇者。人之出入。可不由戶。蓋第二層之室無門。出入者當緣梯而上。欲入第二層。由第一層始達之。自上而下。非自下而上者也。第一層之屋頂上。爲小兒嬉戲之所。家中皆蓄貓犬。貓犬之出入。亦如其主人。桃園皆累石爲墉。以防山羊之入。杏子、西瓜、包粟、冬瓜、豈是其農業也。陶器、甕罎、筐筥。是其工藝也。奈伐喬 Navajo 之族盛於牧。擁牛馬千萬頭。富抵萬戶侯矣。善製甕罎。精者一匹值金百圓。

文明之印第安人。皆居於印的安。此不屬聯邦之內。政由己出。人皆獨立。美僑竊靡之。而

已。處密士失必流域之中。土田膏腴。而便於農。美之國會。盡以此區。爲印第安人建獨立之國。國法。白人可以居住而不能買地。土地之權。屬於印第安之五大族。此五大族之文明。白人猶自愧弗如也。居家有花木園林之勝。田園盛大。農事修明。五族之中。惟邱羅基 Cherokee 有文字。四族皆從之。持勒魁 Tahlequah 印的伊列之首府也 邱羅基文字之報紙一種。與白人通婚娶。印第安人中。惟此族當無滅種之感矣。

白人初至。志在闢地。則威之以兵。土人既以不敵。而遁入山中。乃追憐其能保守此洲數千年。而留爲歐人之殖民地也。飲水思源。則不可無以報之。於是撫夷之策。專主溫和。多方設教。以化其獷野之俗。不能自立者。政府每以星期。給之衣食。至期。萬人空巷。全市闐塞。殊形詭狀。莫不畢呈。仰此而活者。佔全族三分之一。其餘之土人。雖不恃政府之賚予。而羈縻一州外。要皆不能有自治之權。

美國廣設蒙小諸學。以教土人之子弟。又於亨浦敦設一大學。美國之人。自以爲開誠布公矣。然土人仍有自甘故習。不願承教。而百劫餘生。至死不悔者。

第四十章 阿拉斯加與海豹島

當一八六七年^{阿治}以前。美之太平洋岸線。至華盛頓而極矣。及俄羅斯發賣阿拉斯加。後而北太平洋乃盡入於美。駸駸乎與亞洲之大陸相接。地近冰洋。遊人於此。惟見浩浩之長波。皚皚之積雪。莽莽之冰山。蠢蠢之衣斯叩。莫印第安兩種之人。濱海之區。氣候稍和。交通甚便。其山川原野。廣狹之度。世皆知之。至於內地。人跡尙未徧及也。然以意度之。則其境當甚大。足佔美國六分之一。雖合英蘭三島。法蘭西。西班牙。半島以儗之。可也。

阿拉斯加多海。而大水有育空。Yukon 藉非苦寒。亦可成爲商業國。育空入海之處。多淤泥。僅可以通淺底之船。吾今北遊。卽附此舟。溯江而上。荒寒之境。覽之愴然。至森厄里亞士 St. Elias 山之側。始見冰山。隨水而下。



阿 拉 斯 加 之 冰 原

數之有十二座。測之高二百呎。長且五哩。舟行久之而後盡。夫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不以其時出遊。則如井底之蛙。何足與語世界之大哉。於冰吾於歐洲見阿爾卑斯之冰。見瑞典挪威之冰。冰猶是也。而形色不同矣。今阿拉斯加之冰。則又有其特色焉。其色淺藍。其狀玲瓏。兩山夾舟。舟中之人。徐徐觀之。一若掘藍田之玉。以爲長牆也。是山也。終將隨流入海。一遇日本之熱溜。卽同爲太平洋之海水。有如羽毛而登仙者。然吾又細揣其廣大之狀。一若役天魔。施神力。而以二倍於尼亞哥拉之瀑布。一朝凍之成冰。吾又揣其色如平地之高山。大雪盈巔之時。晴日一輪照於其上。卽湧寶光萬道。紅紫之色。雖雨後之霞亦不能過。吾又形其聲。則如海軍激戰。大礮之聲。轟然發於水上。此何以故。冰山流向格雷希爾灣而去也。水氣漸暖。冰塊融解。翻入浪中。其聲眩然。水沸起數丈。山爲之蔽。漸遠漸平。白波旣消。冰山又見。如此者。閱數十百次。冰乃盡消。如修道之士。歷盡浩劫。廓然忘機。與世長辭矣。願遊人固毋玩其景物之奇。而忘其危也。以脆弱之舟。而行於冰中。無異孤軍而遇大敵。惟長年舟師。能巧於趨避。而不爲所乘耳。

夫談虎者聞聲而變色。履冰者望形而粟膚。行於阿拉斯加者。亦畏其冰雪乎。此於北部

誠然。冬夜寒而長。夏晝熱而短。南部得日本之熱溜。氣候稍和。濱海之區。四時皆佳。雖文明之人。未嘗不可以託跡也。西持加 *Olema* 爲阿拉斯加之首府。臨巴拉諾夫 *Baranof* 島之西部。雖夏多雨而冬多雪。然氣候適中。寒不過冰點以下。暑不逾八十度以上。

尤奇者。以此冰天雪窖之中。而到處有修竹茂林之觀。蒙茸簞筴。有如魯西安納佛魯里達之森林也。麻葱楊梅。採之已足。不煩耕種。格雷希爾灣之野岸。楊梅生焉。土人呼曰楊梅。渚花開之日。綠葉粉瓣。可憐無比。夏初果熟。紫囊紅粟。火齊驪珠。照耀數十里。行者可不宿糧而飽。西北羣島。每七八月之交。花開草長。蝴蝶翩然於其下。翠鳥徊翔於其上。亦北極之春光也。入九月。霜雪交加。萬彙寂然。山河大地。如入睡夢之境矣。

白人之居阿拉斯加者。不過四百戶。其足稱爲邱墓游釣之鄉者。惟衣斯扣莫及印第安人而已。更就兩種人而言之。則衣斯扣莫其主。而印第安人其賓也。蓋北冰洋者。愛斯克莫人之世界也。天若特留此東西兩半球。苦寒之境。爲此一種人有佃漁生息之鄉。彼亦安然自足。以爲世界止此大耳。世界之大。止有如許事業耳。幸白人不能耐其寒。自古以來。無有過而問之者。故雖劣而不亡。其人之軀榦。皆短於印第安人。睛黑髮玄。自頂至踵。

悉衣裘。徒觀其衣服。則不辨男女。蓋皆同也。極寒之境。重裘猶不足禦。著膚之衣。製以魚皮。有時無所得食。則以此爲食。衣而又兼食也。男女好懸獸骨或象牙於唇鼻之下。以爲飾。人人皆黥其面。與居於歐洲者又異。其食以魚及海狗爲天。油能暖體。故魚脂獸油。尤所深嗜。曾遇一宣教者於此。言愛斯扣莫人無羨無慕。生平之大欲。惟得油而狂飲之。教士攜美洲之香油而去。防其侵奪。僞云藥劑。病者得之。雖甘露不如也。

阿拉斯加之印第安人。與落磯山中之種。又不同。大約沿海之區。白人與印第安人共之。衣斯扣莫之足跡少焉。而印第安人自有其村邑。與白人畫境而居。彼必託跡於海濱者。旣就魚鹽之利。又恃森林爲蔽也。居淺而木構。門外樹一長竿。遙望之宛如林中之橋木。其實上刻鳥獸之形。蓋亦坊表之作用也。刻鯨魚鷹鵬之物者。象其武功也。刻怪醜之人者。象異種之人皆畏之也。古者帝王封禪以告天下。禹鑄九鼎而圖鬼魅。比之印第安人之木竿。雖文野不同。要皆以誇張其功德於天下。自世界進化。始有坊表文告之事耳。舟行益北。村落毗連。皆臨水次。所奇者。屋皆穴地。有如墓壙。所以避寒也。薰風一至。乃啟戶而出。支帳安牀。居於地上。如蟄蟲之始振矣。寒風戒塗。乃營宮室。顧衣斯扣莫人之宮。

美 洲 之 衣 斯 扣 莫 人



室不以磚石。不以材木。而鑿冰爲牆。取夏日之帳。累於其頂。以代覆瓦。俄國之皇。歲築冰宮。英皇又造玻璃宮以擬之。其莊嚴華貴。比之愛斯扣莫人之冰舍。又何如也。室中恆然一燈。藉以得暖。然火力甚弱。非禦重裘。仍不免於寒。行路御雪鞋。貨物之往來。則用雪橇。而駕以犬。或以大鹿。阿拉斯加除冰雪之外。別無他物。審是則美人何必投七十二萬金。以與俄羅斯相易。蓋當南北釋奴之戰。南軍以巡洋艦遊弋太平洋之北岸。而擾亂沿海之城邑。國會之人。懲前毖後。以爲太平洋西北。無所屏障。則終不足以固邊圉。故毅然買之。是蓋出於謀國之苦心。而非爲殖民計也。論者不察。羣起而非難之。曰。是直投金錢於冰石之中。顧

1 See D. H. Montgomery's Student's American History P. 526.

規爲北極熊之苑囿則良佳。而豈知今之食報於阿拉斯加也。殊出於當日國會中人意料之外。祇以金鑛言之。自屬美以後。六七年一八已值一百五十兆圓。其他魚草材木之利。更可知矣。阿拉斯加之魚。無所不有。而尤爲鮭魚之淵藪。因是百廠並列。專爲煮魚裝罐之事。以運諸海外。此外則修釣鯊捕鯨之事。然以言其利。則魚不如革。中有數島。海豹最繁。其皮輕暖。講時世裝者。所必需焉。海豹之爲獸。誠獸中之至奇者。雄者一頭。常重五百磅。而雌者甚小。約得雄者十五分之一。所謂不圖錐母。生此健兒者也。喜怒之情。見於其目。睛有時黑。有時褐。觀其色。則喜怒之情可知。口與牙牀。如紐芬蘭之犬。惟唇不同耳。腹下有鱗。以便游水。鱗附於肩。臂匿於皮。後鱗之用。如足與腋。毛



海 豹

有三重。一則卷而粗。一則軟而精。製皮之法。先浸之以鹽水。數日取出。結爲四方之大捆。而運至倫敦。因倫敦之人。冬日尤尙此也。製革者。刮之極薄。去其毛而存其絨。然後修之。使平。染之有色。則可以售世矣。

海豹非阿拉斯加之所產也。顧何以見捕於此。且捕此者必以夏。因海豹入夏。麇集於此。故異哉。此島豈海豹之避暑地乎。惜也。見其夏至。而不見其秋歸矣。有生還者。則恆在白令海以北。以其水暖。可以消寒。迨乎夏日。始至波列比洛夫 *Peterhof* 羣島。而作避暑之舉。秋至則南遊。率以爲常。產子必於夏。雄者先至。相其所宜。而奠其室家。數日之後。雌者隨至。當是時也。羣島之中。盡成爲海豹之殖民地。而無有隙地。尤足奇者。能各量家族之多寡。而佔地面之大小。不相侵越。

初育之海豹。大如犬兒。啼聲如羔。而母覓兒之聲如羊。得飽則嬉如雛貓。六星期之後。母導至淺灘之上。習游水之事。水岸相去。終有數丈。幼者猶不能躍。則轉身而下。如坂上走丸。性不畏人。捕者驅之。使各離羣而逸。不難聚族而殲旃。今國家示限禁之令。以保存之。俾無絕種。許捕其雄者。然亦不能多取也。獵人以杵猛擊其首。隨以利刃刺之。卽斃。

阿拉斯加之鑛。尤富於魚革。今已有成效者。僅金鑛耳。其實銅錫石炭。亦充物於地層之中。一旦發之。數十代之利也。惟夏日甚短。舍此之外。則彌望冰雪。不能工作。以是程功甚遲。

第四十一章 英領之美洲

自阿拉斯加而入加拿大。不一其途也。南返布格得灣。渡英領之可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 走萬里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此一道也。航空而東。此又一道也。然舊地再至。興味轉闌。陳



加拿大之太平洋鐵路

跡。重。遊。感。情。已。寡。因。決。計。出。育。空。一。道。夫。英。之。屬。地。徧。於。世。界。東。半。球。之。日。已。沒。西。半。球。之。日。方。升。大。旗。不。落。太。陽。不。滅。可。謂。振。古。未。有。之。大。帝。國。也。吾。輩。自。離。三。島。以。來。與。盎。格。羅。Anglo-Saxon 人。久。別。矣。今。至。加。拿。大。則。風。俗。習。慣。恰。又。如。入。於。老。大。之。英。格。蘭。

育。空。之。支。流。曰。克。倫。的。克。Klondike or Klondyke 自。一。八。九。七。年。以。前。光緒二十一年此。河。之。流。域。上。未。始。有。人。蹤。也。自。發。見。金。鑛。逐。利。者。自。遠。而。至。今。日。其。地。遂。一。變。昔。日。荒。寒。之。境。矣。然。夏。日。苦。短。冬。日。苦。長。一。年。之。中。僅。三。分。之。一。爲。融。解。之。期。工。人。聚。木。燒。之。以。拒。霜。雪。所。得。之。鑛。累。於。地。上。夏。至。川。融。乃。施。陶。冶。之。功。故。雖。盛。凍。期。內。亦。不。廢。工。作。

舟。行。數。日。始。達。產。金。之。地。有。城。曰。達。生。Dawson City 自。此。而。往。則。茫。茫。北。美。平。原。廣。野。前。途。長。矣。雪。行。乘。橇。遊。客。使。犬。其。風。俗。得。毋。與。西。伯。利。亞。同。蓋。此。地。距。太。平。洋。鐵。路。甚。遠。航。路。既。絕。則。舍。雪。橇。之。外。無。可。以。供。行。旅。之。往。來。者。乃。乘。此。而。過。落。磯。山。之。嶺。以。至。馬。更。此。Mackenzie 河。此。與。亞。大。巴。新。略。Athabasca 河。同。發。源。於。落。磯。山。漸。趨。於。南。橫。過。加。拿。大。之。大。陸。始。見。哈。得。孫。灣。Hudson Bay 西。望。鄉。邦。天。垂。平。野。林。木。蕭。條。大。熊。寒。鹿。之。所。縱。橫。野。人。土。番。之。所。棲。息。中。途。所。見。皆。足。備。蠻。荒。風。土。之。記。者。焉。四。面。冰。雪。重。沓。寂。寥。無。人。雖。旅。行。之。頃。無。異。棲。

神。世。外。悄。愴。幽。邃。陰。風。颯。起。犬。聲。
 悽。然。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然。其。
 緯。度。與。自。布。格。得。灣。至。阿。拉。斯。加。
 之。地。方。相。同。而。一。則。水。流。花。放。一。
 則。日。暮。天。寒。景。物。皆。不。同。矣。愈。南。
 行。則。人。煙。愈。多。哈。得。孫。灣。內。浸。加。
 拿。大。外。接。大。西。洋。如。氣。候。適。宜。亦。
 天。然。之。良。港。也。
 加。拿。大。之。地。利。不。如。美。而。幅。員。則。
 幾。相。同。大。於。歐。洲。之。母。國。者。四。十。
 倍。佔。全。世。界。十。五。分。之。一。英。國。土。
 地。之。廣。洵。足。以。自。豪。矣。美。國。以。森。
 林。致。富。而。加。拿。大。之。樹。皆。短。如。三。



雪 橇

歲之兒。以爲加拿大之地利。固不如美國。顧或謂北美之森林。加拿大得其大半。吾聞而疑之。行近可倫比亞之西南。始見茂林。松杉檜柏。繼長增高。如入俄勒岡境。以爲止此而已耳。及循哈得孫灣。而窮大湖之北。數千里間。不見他物。而但見樹木。固已驚其多矣。更循大湖之東。窮大西洋之濱。西至於落機山。道路曲折。幾及萬里。亦無非樹木者。吾始悔吾向者徒據其一方。以概其全國。而不知其與事實相去甚遠也。鄰國之事。卽此顯而易見者。尙失之當前。而況鈞稽風俗。考察政治者乎。見駝而謂馬。捫大象而謂蛇。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科倫布之初至南美也。不見城郭人民。而惟見禽獸草木。吾想其景。當如今日之所見耳。然則吾雖暫以科倫布自待。可也。往往槎行數



加 拿 大 之 木 材

日不見人跡。非特白人也。卽土番亦不易得。綜加拿大之戶口。不過抵紐約一邦之數。以五七一三一五之人。而散布於三三一五六四七方里之地。紐芬蘭 New Foundland 刺達 Labrador 不在此數。宜見其少矣。極北之境。稍見擁裘之愛斯扣莫人。或披髮文身之印第安族。逐水草而遊行。白人爲數旣寡。而皆匿居於城邑之中。以是更不易見。愛斯扣莫之人數。則不可考。若印第安人之居於加拿大者。蓋僅萬人而已。至哈得孫灣。始見白人。皆爲裘革之生涯於此。所謂哈得孫灣公司者也。

遇公司之經理者。時時叩以商業之狀況。彼導予觀其倉廩府庫。中蓄火藥玻璃球羊毛。屬之屬。以易印第安之革裘。不以貨幣也。此公司之成立。遠在二百年前。今日遂握北美裘革之霸權。後至者皆不能與抗。

當美洲初闢。白人往彼。經營商業者。皆須領國家之准狀。不爾則科以罪。哈得孫灣革裘公司。創之者爲法國之貴族二人。兄弟也。航海至北美。不戒於塗。爲土人所掠。二氏不以爲辱。竟棄其冠帶之俗。而改從土人之風。土人大悅之。二氏得土人爲導。乃徧遊大湖傍近之境。而始營裘革之業。如此者旣閱有年。得裘革無算。及返蒙特利瓦。近桑羅梭大之河

白 熊



也。城以六十船分載之而盡。土人三百從之。皆舟師也。二氏累年在外。閱歷風霜。其爲勞苦。何可言者。一旦得此。藉以自慰。以爲他日歸國貨之一生喫著不盡矣。而豈知事變之來。

不可預知。法國政府以二氏去國之始。未領准狀。既反。復嚴斥之。盡沒其貨於官。二氏感慨無聊。乃渡海至倫敦。遊說其商人。翩然西渡。成一公司於哈得孫之灣。而法國遂坐失其利權。自此以後。俄羅斯之裘。亦不再入於英國矣。荒荒原野。灑灑冰霜。人跡之所不通也。舟車之所不至也。是宜耐寒之獸。長有其子孫於此。林有豺狼。狐狸。熊。鼬。水有獺。海豹。土人食其肉。寢其皮。復以其有餘。賣與公司。公司送諸倫敦。倫敦之人製之。則色以腴。體以紆。蠶之血肉。模糊。蟻蝨。緣隙而生者。一自伐毛。洗骨。製以爲。

裘。遂。成。毳。衣。之。美。南。山。之。竹。荆。山。之。璞。不。削。不。琢。雖。美。亦。弗。貴。也。

觀公司與土人之交易。如斐尼希人初至不列顛之光景也。當日不列顛三島之人交易之事。不用貨幣。譬有以羊易牛者。販夫侷色揣稱不足。則更附他物以劑其平。此謂之物品貿易。上古世質民澆。商人徒知此而已。今印第安人亦然。交易之尾數。以狸皮爲用。狸皮一襲。足值鼬皮數襲。白狐一襲。足值狸皮數襲。土人依此例而自定其價。公司以英之製造物易之。亦依此例而自定其價。

白人之居於哈得孫灣者。惟執業於公司者耳。此外則終年不見一人。每歲七月。倫敦有船載貿易之品至。其返也。恆於九月。載裘革之屬去。旅此一角冰天雪地之公司中人。僅以此時得與其故鄉通音問耳。

吾自西而東。所足慰旅況之寂寥者。惟射獵一事。北極固多馴鹿。野生者甚小。獵之殊不廢力。惟麋最大。雖幼稚之雄麋亦高八呎。所謂虎豹初生而有食牛之氣者也。其角甚美。離披如珊瑚之樹。高張如江上之帆。鹿角之美者推此。然遇窘迫之時。往往挂林而止。爲獵犬所得。獵人常於冬夜。匿居灌木之中。朔風怒號。寒月入林。人影在地。地下之雪。常數

寸也。麋喜窟居窪下之地。故雪尤深於平地。獵人履雪鞋。則舉步輕易。而麋體量甚重。趾陷雪中。不能疾行。以是雖龐大而不能與人敵。然獵人於此。亦正未可易視之也。望見麋影。于于而來。效其鳴聲。以引致之。麋聞之。以爲同類相呼。則欣然至。然其行益遲。一若中懷疑慮而卻行不進者。以是獵人必逆風而立。不然者。麋聞人臭。非惟不反奔。且將進而搏人。人必無幸矣。一發能中之則已。如不能。則不及再發。而人已崩於角下。

斑駁之豹。灰色之熊。山岳之羊。皆見於加拿大之西。熊出沒於落機山最深之處。蒼涼欲絕之境。而安之若素。何其厭世主義之深耶。山羊有足甚健。巉巖之中。自此至彼。一躍能過。捕之殊不易。

加拿大之天產物。不獨獸皮而已。漁業亦富。鱈類之魚。多不可紀。小者如鱒。大者如鮭。不必講水產之學。而不可勝食。此亦加拿大之利也。設吾輩能以夏日。重作北冰洋之游。而停舟於馬更些河之口。可以觀捕鯨。鯨以夏日。挈羣至此。亦如海豹之作夏季旅行也。跋浪翻溟。行萬里路。而息以六月。豈不壯哉。而不知捕者方操堅繩利鏢。以待近日捕鯨。皆用汽船。而殺鯨以藥彈。鯨之出遊者。益以危險。顧北溟者。始於鯨魚有物競天擇中兩相

宜之道焉。不然何其盛也。馬更些河之外。如哈得孫灣。格陵蘭。拉布刺達之濱。以及桑羅稜索之灣。皆此族縱橫之場也。

紐芬蘭之南。海底有平原一方。長二百哩。而寬七十哩。是爲繁鱗青花諸魚所孕育之地。然寒水之中。蒲藻不生。魚胡爲而樂至此。則以北冰洋之溜。衝刷拉布刺達岸上之泥土而下。泥土之中。有微細之動物。爲海魚所嗜。魚故往焉。此亦事理之不可思議者也。水上有霧。終年不霽。又時有冰山。從上流而下。漁舟遇之。至爲危險。然利之所在。亦竟能使人忘其危。舟之撒網於紐芬蘭之海面者。其數常足以成一師團。鱉魚最多。設以一歲之所獲。而分贈於美國之人乎。則可以皆得一磅有半。

第四十二章 加拿大之城邑

今世界之地廣而人稀者。孰有如加拿大者哉。設未及南遊而返。則幾擬加拿大爲無城邑之邦。夫以大如美國之地。大西洋之波北美之大陸上如衣之有綠者其地名拉布刺途其南有島曰紐芬蘭。此二邑不屬於加拿大聯邦之中。猶於美國也而僅有數兆之人。聚居於極南之境。其人煙之寥落可知矣。距今十五年前。加拿大鐵路公司開大鐵路。橫截大陸。東接大西洋之浩淼。而縮短歐羅巴之程。西望太

平洋之波濤。而縮短亞細亞之程。東方之商務。早已爲紐約所兼容。加拿大不能有宏大之城邑。而太平洋岸。雖已有舊金山巴爾蘭之蔚然特起。然東亞之道新通。加拿大尙可於其間。爭一商業之位置。故名城多聚焉。今將自維克多利亞 Victoria 啟行。依其線路。自西而東。加拿大之城邑。可盡覽也。

維克多利亞在蕃古洼 Vancouver

島上。英領科倫比亞之首府也。內對
 敷喀 Juan de Fuca 之峽。外抗喬基
 亞 Georgia 之灣。而蕃古洼浴波沐



（名船司公洋平太拿加）后皇本日

濤。夏和冬。脚。鐵路之終點。輪船之碼頭。皆在於是。固商戰上用武之國也。然白人之居此者。祇二萬人。而中人與日本人則實繁有徒。自太平洋而往者。道里便故也。

維克多利亞有極大之海軍場。是英國太平洋艦隊之根據地。城本不大。而船渠已佔二哩。然則與其稱之爲可倫比亞之首府。毋甯稱之爲加拿大之海軍場耳。見一兵船。牽於陸上。將刮其垢而磨其光。吾在英國。未暇觀其軍容。而不意見之於此。自維克多利亞附汽船而至。蕃古洼。迴環於喬基亞灣之間。半日而達。倍克爾 Baker 之峰。年年陳雪。曾無融解之時。舟行灣中。不見山色。而惟見白雪之光。上陸於蕃古洼。見汽船東來。滿載江浙之絲茶。景德之磁器。燕齊之革。交廣之麻。是皆吾故鄉之物產也。海山蒼蒼如促。歸舟人天茫茫。忽見土物。其能弗感歎。此外則日本之絲茶漆器。皆集於碼頭。以待輓輸。至於鐵路。賡程而赴大西洋一岸。吾之行程。亦將附此車走二千九百哩之長途。以達於日出之鄉。譯東 思之殊令人欲倦。線路所經。多見杉樹。所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者。此景時時遇之。繞道夫拉薩 Fraser 河。此爲加拿大至大之河。長八百哩。流入喬基亞灣。而太平洋 岸盡沙漠。一望荒蕪。說者謂沙中藏金。蓋此亦落機山脈也。名山之於人。如良友。然或千里走訪。而不見。或一朝邂逅。而

相。遇。吾。於。落。機。往。返。者。屢。矣。何。其。幸。也。然。未。嘗。見。其。正。形。此。如。警。者。之。捫。象。得。其。尾。者。則。儼。之。如。蛇。得。其。耳。者。則。儼。之。如。豕。得。其。足。者。則。儼。之。如。樹。得。其。鼻。者。則。儼。之。如。螺。衆。說。紛。紜。人。人。自。以。爲。得。真。象。而。不。知。其。去。象。益。遠。也。故。落。機。之。形。狀。吾。不。敢。妄。儼。第。覺。汽。車。如。飛。忽。而。過。巉。巖。忽。而。越。陵。谷。雪。灑。車。窗。雲。礙。磴。徑。踰。山。而。東。徧。地。皆。青。條。有。回。春。之。象。矣。加。爾。格。勒。Calgary。多。水。草。居。人。皆。以。農。牧。爲。業。亦。落。機。山。下。之。壯。邑。也。線。路。至。此。轉。趨。東。南。數。千。里。間。皆。牛。羊。之。所。孕。孳。麥。黍。之。所。鋪。蒔。加。拿。大。之。上。腴。也。其。南。卽。大。北。鐵。路。僅。一。上。下。車。之。勞。卽。可。令。吾。再。入。美。國。而。南。至。森。保。爾。東。入。大。湖。然。吾。意。不。屬。仍。循。加。拿。大。而。東。過。亞。爾。伯。特。Alberta。之。省。入。利。給。拿。Regina。之。都。土。地。關。而。田。野。治。興。國。之。氣。象。也。於。薩。斯。喀。特。徹。溫。Saskatchewan。見。長。車。如。陣。盡。以。載。麥。藉。知。加。拿。大。亦。爲。世。界。產。麥。之。區。利。給。拿。有。騎。兵。出。巡。郊。野。以。制。印。第。安。人。之。反。側。嗚。呼。彼。印。第。安。人。者。閉。置。於。落。機。山。窮。谷。之。中。遊。牧。之。場。已。不。可。復。窮。餓。而。出。白。人。以。爲。有。擾。其。治。安。綱。之。不。許。出。亦。大。可。哀。矣。

紅河流域。美與加拿大共之一歲之中。不知產麥若干兆畝也。產麥之省。曰馬尼多巴。

Manitoba 而首府曰溫尼伯。Winnipeg 據太平洋鐵路之中。物產既饒。轉運又便。故溫尼伯爲中部之大城。今公司中擬於此造一支路。以通至哈得孫灣。如此路告成。則秋夏之日。歐洲之船。當皆停於哈得孫灣。復走鐵路以入加拿大西北產麥之區。他日溫尼伯之興旺。當不減於美國之支克哥。

去溫尼伯不久。卽至亞速塞。Port Arthur 臨蘇必爾釐湖之上游。所經之處。半是曠野。奔流急湍。如覩尼亞哥拉之懸泉。古木寒林。如入俄勒岡之大野。大湖小湖。匯流於平疇。白犬紅人。罕逢其形跡。徒步其中。必有失路之虞矣。松杉常青。枝柯交覆。森林之業。加拿大世世子孫無窮之利也。此一帶之森林。計長一千三百哩。至鄂大瓦。Ojibwa 而始盡焉。

鄂大瓦爲加拿大全部之首都。利的安。Rihear 鄂大瓦兩河。交會於此。大不如華盛頓。而儼然人外則似之地。本山林。英人華路藍樓以啟之。其勞苦亦如美人之築華盛頓也。干的爾。Chandler 之瀑布。離城不遠。入夜。街車寂寞。則飛珠濺玉之響。隱約可聞。亦鄂大瓦之一勝也。然鄂大瓦河之所以不通舟楫者。以此。惟賴其水力。得爲鋸木磨粉之廠。然

加 拿 大 之 議 院



則鄂大瓦者。工業之河流。而非商業之河流矣。

鄂大瓦汪洋一片。與巴力門之門牆千仞相對也。加拿大爲英國自治屬地之一。故亦有議院。英皇遣一總督。開府其間。爲僑民之長。歲俸一萬鎊。總督之下。亦有內閣。有議員。質言之。總督猶美之伯理璽天德。而加拿大雖號爲屬地。實無異於獨立國。上議院議員任事之期。與美國不同。蓋加拿大皆終身。而美國不過六年。每省之中。約若干人。

入上議院而充議員。以爲本省之代表。惟選舉之權。不操於邦人。而隨總督之意旨。是亦大異於美國者。

下議院之性質。則與美國差同。議員皆由人民公選。每議員之歲入。爲二千五百圓。是已儉於美國矣。遇有故他出。不能治事。則按日當罰俸八圓。惟因病而不到者則否。由是言之。議員之清苦。孰有過於加拿大者。吾國官府。多以貪冒爲能。說者謂俸廉太薄。身家之所需不足給。則相率而出於貪。此原情之論也。然美國之俸至厚。而官方不飭。爲世詬病。由此觀之。貪廉之風。由於習俗。非徒加俸。所可止矣。巴力們操收稅之權。所收之稅。盡用之於加拿大。非若美國獨立以前之盡輸諸英國矣。人民之出賦稅。所以謀桑梓之治安。非以供一人之奢侈也。設英國而早知此也。則何致十年汗血而晝境自治。臙加拿大。一隅孤立於北冰洋也哉。

每省之中。各設政府。自治其本省。猶美國之聯邦政府也。鄂大瓦之議院。不過總諸省政治之樞機焉耳。

加拿大之大城。凡二。多倫多 Toronto 爲安別伊釐阿 Ontario 湖上之旺城。蒙特利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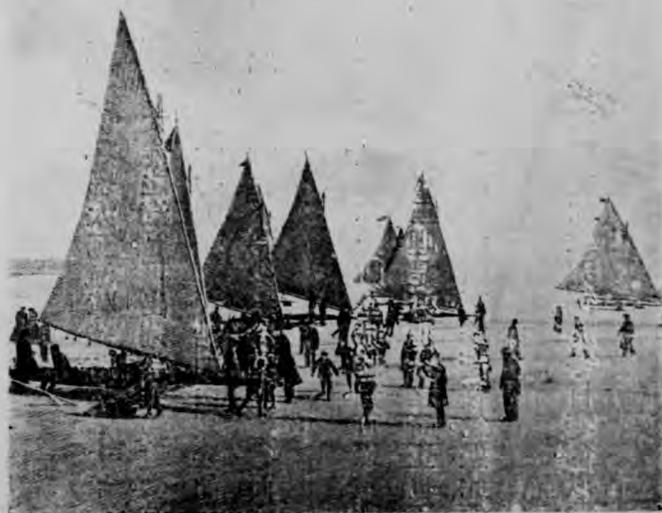
Montreal 爲桑羅稜索河之要口。鄂大瓦與蒙特利瓦之交通。夏秋則有汽船。冬春則以鐵路。

蒙特利瓦可號爲加拿大之紐約。工商皆聚於此。內則鄂大瓦河障其西。外則大西洋環其東。蒙特利瓦遂成一島國之狀。北美初開之日。大洋之汽船。可出入於桑羅稜索。河流日淤。餘艘大舟不能進行。近始濬之。令河身皆寬二十七呎。城下大船如山。陳麥如阜。皆將遠行。至於歐洲。麥浮大湖。過威蘭渠而來此也。所行已不爲少矣。今更將遠行。而至歐洲各國。

蒙特利瓦之背。有高山曰洛約爾。Royal 據一城之巔。登其上則全城之景。可以盡覽。有橋焉。造於百年以前。純以熟鐵爲拱。累成長方之式。長可二哩。是亦世界之奇工也。下有石鑿迎流之處。形如極銳之犁頭。意以防冰山之衝突。冰順流而下。鋒芒甚銳。遇此而崩。其力衰矣。

桑羅稜索一年之中。冰凍期居其半。冬雪之深。竟有數丈。加拿大例於冬日賽會。以冰爲宮。會者鬻集。是亦寒地之勝事也。

加拿大既富於冰雪。每至窮冬。千
林俱凍。商旅不行。邦人苦之。於是
踏冰步雪。雪橇諸會。隨之而起。藉
以舒筋骨而遣寒日。每會之中。服
色不同。知者一望可別。衣帽皆以
厚氈爲之。步雪之戲。必以月夜。人
披五花之裘。月放千林之白。腳踏
寒雪。口唱濃歌。亦奇觀也。然此惟
男子爲之。而非婦人稚子之所宜。
惟雪橇之戲。則通於人人。其法以
寬十八吋。長四呎。或八呎之木版
作橇。一端卷起。底下修平。一橇之
上。大者容二人。小者一人。遊戲之



冰 船

時以纜引諸山側。人坐其中。乘雪而下。其速如飛。然此非若舟之有舵。車之有軌。能依運動之公理。而無傾跌欹斜之患也。必乘客以足引。以手扶。然後免於翻車。

遊加拿大之東。入耳皆法蘭西之方言。而風俗亦如之。逮入魁北克。更純然法蘭西之風矣。政府之條教。街市之物價。兼書英法二體文字。法人多業農圃。故東部之菜市。無不通行法語者。夫以美國之大。遊歷之人。梯山航海。到處用同一之方言。見同一之風俗。而加拿大何以異是。則加拿大初關之日。本爲法國之殖民地。後見奪於英人者也。時移世易。遺民仍操其土風耳。

自蒙特利瓦而下。桑羅稜索以至魁北克。Quebec 舟以夜行。晨光初上。已停舟於其下。城建在峭壁之上。下臨桑羅稜索千仞之流。堅兵利礮。憑河而陳。苟以數人守其上。則雖有善戰之將。堅利之船。亦不能下之。丸泥而封。函谷百夫而扼。陳倉故礙。之以直布羅陀 Gibraltar of America 吾徘徊其下。益歎英法戰爭之劇烈。而兩國名將之威名。爲不可及。當一七五八年。英之少年將軍佛爾夫 Wolf 旣摧法人之鋒於魯伊斯波格 Louisbourg 而奪其礮臺。乃進攻魁北克。時法之守將曰蒙嘉 Montcalm 一時之驍將也。氣足

拔山而復憑險。人人皆爲佛爾夫危。圍之三月。迄無成功。頓兵堅城。識者危之。佛爾夫憂勞成疾。軍無固志。方僥解圍宵遁。以圖後舉。佛爾夫不可。會有獻計者。謂不如潛軍繞河而北。出法人不意。以擊之。事必有濟。從之。乃分五千人。乘夜而行。佛爾夫將之。今魁北克之北。有村曰佛爾夫。卽以爲將軍之紀念也。山石蒙茸。加以夜雨。又不敢舉火。恐法人知之。而設其備。黎明。造山巔。列陣而進。此時軍無去路。人人皆死戰。而法之士氣亦不少衰。兩軍死傷。足以相當。竟不知孰勝孰負也。佛爾夫中傷。流血臥地。從者守之。忽曰。奔矣。奔矣。佛爾夫曰。誰奔者。對曰。法蘭西人也。佛爾夫曰。敢告上天。我死亦瞑目矣。言訖遽絕。法之將軍蒙嘉亦負傷不能起。醫者告之曰。將軍恐不能再生。十點鐘之久。蒙嘉曰。良善。吾不忍臨吾世而失魁北克也。由是觀之。英國雖勝。而亦敗。法國雖敗。而猶勝。佛爾夫之與蒙嘉。誠一時之瑜亮哉。其事當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也。自此以後。法國加拿大之地。遂盡失之。

魁北克居民七萬人。吾遊其街衢。觀其廬舍。皆儼然法國之風。街市甚狹。似萊因河上之城。吾不意於新世界之中。而見此十六世紀之景象。度福林 *De Meuse* 之山坡。聳起於河

上者二百呎。河山之勝。盡付一覽。實遊觀之勝地也。古跡以法國之廢堡著。大四十愛克。金槍。雨洗遺事。猶存。刁斗。煙高。蕪城。未沫。拉丁之遺民。其有登此而想見蒙嘉之風者乎。在魁北克。勾留未久。卽走陸而至哈勒法。Halifax 那佛斯科的亞 Nova Scotia 之首府。而加拿大大西洋海軍之根據地也。城小而美。有船塢。各國之船。皆繞道過此。城禁雖嚴。而商旅往來。絕無留難。吾輩於此。擇舟而返波士頓。走鐵路而返紐約。復登舟。經行五日。吾身又在委拉古盧斯 Vera Cruz 之道中。墨西哥盛大之海口也。

第四十三章 西班牙之北美洲——墨西哥

吾跋涉北美。旣閱歲時。習於條頓民族之風土人情。今乍至墨西哥。則一切皆大異。出國門而至歐洲。則以爲異。離歐洲而至北美。則以爲異。去北美而入墨西哥。則又以爲異。其實物本無同本無異。其與我習者。吾視之爲同。不與我習者。吾視之爲異。以是知同異無定位也。墨西哥人之面。皆黑於美國人。操西班牙語。而旅館之導者。能通英西之語。遊人以是稱便。男子之帽。有闊邊。綴金銀爲念珠。衣裳亦然。西班牙之俗好美飾。此其遺俗也。婦人之衣。以黑爲尙。飾首以輓。亦西班牙之風也。貧人皆衣棉布。外觀甚似印第安人。惟

軀軀珠瑣小耳。皆戴大帽。而披氈氍。婦女無冠。裹巾以代冠。衣以大布。

墨西哥人之居室。亦與美國異。頂不尖而平。亦無煙囪。地多林木。可以燒炭。炊爨之事。皆取給於是。木炭無煙。故作竈者。不必穿屋而導煙也。冬無嚴寒。未嘗圍爐。因是室中亦無火爐。牆壁之上。莫不奇麗。青黃之壤。五色交輝。加以南方日麗。海甸風清。舉目四顧。心目爲爽。惟窗櫺之外。圍以鐵竿。戶外視之。有如牢舍。是亦可見其俗敝而多盜。故居人皆當重閉矣。

美哉花木。鬱鬱葱葱。如入養花之室。雖屬窮冬。不啻三春。而令觀者忘其時序之爲冬爲春也。及至。見婆婆娑之香蕉。苗條之椰子。而始知吾又在熱帶之中矣。

自美國之南。巴拿馬以北。舊皆爲西班牙之屬地。墨西哥爲中美間都會之名。故今歷史上通稱墨西哥國爲西班牙之阿美利加。科爾士Cortés冒險而入墨西哥也。塵塵土人。幾盡爲西人所屠戮。不者亦逃入深山窮谷之中。西人驟得此已闢之地。而又臥榻之側。軒聲不起。於是移民嚮至。以從事於農牧。既與土人習居。互通婚娶。乃構成今日墨西哥一派之人種。西班牙移民初非有高尚之道德。勤敏之工藝。如條頓之百有二人也。聞美

國革命之風。乃亦離母國而獨立。全國共十七邦規模民主。釐定憲章。繼美國而爲北美第二之共和國。然民氣囂張。內訌外患。因之日起。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與美國啟釁。國都不守。海疆盡亡。委拉古盧斯號爲墨西哥之天險亦爲美軍所據議和之日。讓地於美者。共八十五萬方哩。國勢益以不振矣。美洲以新世界自命。國皆民主。拿破崙欲使其專制之風。渡大西洋而伸張於此洲。爲美國所拒絕。一若舊世界稱孤道寡之政體。無許其污我新邑者。然除美國外。碌碌數十國。幾見有能安享民主之幸福者乎。從知國民無自治之力。而遽慕民主之美名者。是猶蒙馬以虎皮。多見其不知量耳。國豈有幸哉。

墨西哥現在之國境。約得美國五分之一。阿在內斯試披北美之圖。以觀墨西哥。則豈不甚似一極大之牛角乎。繫根於美國之南角。尖則終於加勒比海。此言其外境也。大陸之結構亦似之。旁海之處。勢皆下趨。而中央獨高。高過於太平洋與墨西哥灣之海平面者。可一哩也。不如角之中央之圓徑大而高。兩邊則狹而低乎。委拉古盧斯如牛角灣環之處也。吾輩自此上陸。坐汽車而入於中央之高原。寒暖之度。朝暮不同。雖在一國之內。而三帶之氣候皆備。

墨西哥濱海之氣候皆甚熱。夏秋淫雨。居者有漂搖之患。然而椰子之樹。扶搖直上。可之果。高不可攀。修竹千个。清風掠地。紫檀名木。烏梨嘉樹。若此之類。紛不可數。美洲之荳。蔓延扶疏。調以酪酥。蒸以粉糖。食品之美。號爲第一。此則濱海之物產也。森林之內。交枝附葉。拒影蔽光。寄生之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聯絡纒紛。雜花生樹。不可知名。載以大車。尙不可盡。汽車偶過。荒徑無人。獨有翠羽啁啾於其上。蝴蝶踟躕於其下。此濱海之風景也。

行盡海城。則高山矣。甚者峭絕如上阿爾卑斯。單行之機關車。尙不足負重而上也。宜用雙車。計所經之處。高一千呎者行二十哩。高四十呎者亦行二十哩。或則駕棧道而過。或則穿山洞而行。繩幽入嶮。不可測度。直至厄斯波蘭剎。 *Esperanza* 始安行於高原之上。墨西哥國境之大半。盡在此高原也。

自入山中。涼暄殊狀。如易春秋。土人以藝圃爲恆業。橘子檸檬。吾所素習也。所不常見者。惟波羅蜜。樹與甘藍。近似。果皮鱗起如松瓢。實黃。汁多而味甘。熱帶之名果也。遠望有芭蕉一叢。而綠葉附地。朱果著樹。大如栗子。印第安之婦人。俯身採之。問之人。則此卽咖啡

墨 西 哥 之 村 落



啡 咖



壳。暴子於日中令乾。揚之令潔。於是裝以麻袋。而運往市場。中美之咖啡。色味皆勝。其售倍於他產。而墨西哥高山崇海間之氣候土宜。與咖啡之性質甚合也。隴畝之間。不見他

不耐烈日。旁植芭蕉以爲蔭。故未見咖啡而先見芭蕉。種植之法。布子於場圃之內。次則移植田野。五年之後。結子乃盛。一樹之果。可得五磅。十年而後。稍稍衰矣。子採集之後。先去其

也。

之咖啡。原產爲茜草科之常綠小灌木。葉如胡椒。圓中對生。花生於葉色白而香。本阿皮西尼亞。

咖啡

物。惟見綠葉朱果。徧於阡陌間而已。

高原之中。亦有如溫帶之氣候。而不適於熱帶之草木者。所足貴者。雖四時代謝。不見甚寒甚暖之變易耳。山巔之雪。白晝觀之。甚覺分明。入夜。縱明月皎然。亦不能見。惟覺寒光入戶。比尋常之月。尤潔白耳。

全國人民。皆聚於高原之上。鐵路築於是。城邑建於是。而其地高出海平面已有哩許。北部多沙。其光景猶自落磯山至舊金山之程。不產他物。惟仙人掌獨茂。仙人掌多肉之植物也。無葉。

白沙千里。陽光倍烈。目爲之腫。鼻爲之枯。可想見旅行瀚海之苦矣。高原之面。亦有山巒起伏。此能使地層之礦物。升至地面。以便人類之採取。墨西哥之所以多金銀鑛也。

墨西哥田主之富豪。殆甲於世界。走鐵路八十哩。仍未盡一姓之私產。其大可知矣。牛羊徧地。家僮千人。問之則同屬於一家也。高原之南。水流土潤。煙草棉花。包粟。麥。黍。生焉。吾見其犁。三叉如鋤。此僅足以刈草。而不足以深耕也。明矣。墨西哥人則習而安焉。草草耕種。而歲刈再穫。畝棲餘糧。故其人亦不屑改良之。玫瑰終年著花。土人視之。亦不甚惜。仙人掌徧產於高原之上。形式不一。粗者如指。長者如帶。累者如石。雖於人類無所補助。

而皆能久生。不必有參天之概。亦庶幾有後凋之用。百年草亦此屬也。於加敦 Yucatan 河側。有一種之仙人掌焉。其葉如蒲。而中製造之選。葉漚之。可以得麻。粗者造紙造繩。精者造布。學生之書袋。船中之弔牀。皆以此布爲之。居於加敦之印第安婦人。皆能製弔牀者。美國人皆喜購之也。

墨西哥城之郭外。又有屬於仙人掌之一種植物。掠其汁。澄之數日。則味如大麥酒。土人嗜之。甚於日爾曼人之嗜大麥酒也。將近其城。此草滿目。土人之飲料在焉。宜其多也。葉甚茂美。長如人身之半。厚數寸。葉內有綠球。大可盈升。是酒之所在處也。秋風深矣。草本黃落。果卽成熟。破藏出之。掠取其汁。一樹之果。能得漿十餘桶。而可閱半年而竭。汁初流出。味甘如蔗。澄之則清如水。數小時後。自能發酵。盡一日而變爲皮酒。飲之過多。亦能醉人。

第四十四章 墨西哥之旅行

墨西哥昔者寇盜充斥。重裝之賈。不敢出於其郊。近日東北諸省。悉通鐵路。秦莽之區。化爲通衢。吾自墨西哥城附汽車而遊其旁縣。朝發夕至。行旅晏然。到處山秀水清。林林鬱鬱。

茂間過一二城邑。此外則皆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走壙之獸。翔林之鳥。汽車。遙至。悉已銷聲匿跡。不可得見。地廣人稀。與科倫布未到此以前之光景得無同乎。墨西哥城爲此邦之都。會街市喧譁。士女殷阜。固商務政治之中心也。踞一城之巔。而有如巴黎之高塔者。則惟羅馬寺頂是頂也。拔地二百呎。吾升之而左右望。羣峯四圍。獨於中央。留此一片之平原。大會之氣概也。孰謂印第安人無擇都之識耶。尤奇者。郭外之威得胡曼 White Woman 與拋巴哥巴 Popocatepetl 之二火山。雖熱能融石。而亙古以來。冰雪盈巔。如以紅種人而戴白帽。山下川原縱橫。一碧無涯。自遠望之。亦不辨其爲何物。盡如麋蕪之蔽地而已。夫遊寒帶者。觀日光則愈覺其。



墨西哥之城羅馬寺

蒼涼遊熱帶者。觀日光則倍覺其富麗。以崇高之雪山繞以青青之草色。浩浩之江湖燈火萬家之城郭。儀態萬方之日影。此亦天下之至觀也。更下視其城。則四方如棋枰。街衢其界線也。廬舍其棊子也。屋皆平頂。無銳拱者。故皆砌以磚石。猶場圃間之可以翔步焉。屋上無煙囪。此邦之人亦如濱海者之燒木炭。家有泥壚而無竈室。東鄰西舍。有五色之布。颺於清風麗日之下。疑爲墨西哥之國旂。及徐觀之。皆曬晾之衣服也。墨西哥之俗。洗衣於溪。歸則挂於屋頂以乾之。既無煙囪。自不愁煤煙之污衣耳。

以新世界之都城。而屋無有過於三層者。西班牙之遺俗。蓋尙未泯矣。屋中有庭。栽花蔭木。有如小園。此寺之前。有極大之方場。西班牙語謂之布賴卓。 Plaza 日暮事閒。遊人傾城而至。古樹之下。鈿車繹絡。管絃四起。墨西哥之耶丁路。見倫敦之遊觀處第十章也。布賴卓不獨盛於都城。墨西哥之城邑。莫不有之。蓋好遊觀而喜音樂。拉丁民族之特性也。布賴卓之側。有三層之高樓。則客畢託爾也。國會開於是。伯理璽天德居於是。宮室之壯大。甲於一城。

西班牙爲信從舊教之國。今墨西哥亦然。寺之多而式之莊嚴。無過之者。誠所謂滿地鐘

伯理聖天德避暑之所



聲漫天十字矣。當西班牙人初至之日。挾教師而往。彼教師者。不以宣教爲務。而務營產業。以自豪。歲月既多。全國之產業。幾皆爲教會中人所專有。因於政界上多所牽制。近年

以來。國會中人始裁制之。不急之寺。皆沒入官。改爲學校。或發賣於民。作工廠旅館焉。數已銳減。而猶多於他國。

四顧既窮。拾級而下。以周覽其城中。時方過午。而街車寂然。道無行人。市肆皆閉。惟警察數人。徘徊於街頭。仍不懈其守望而已。蓋此邦之人。午饌既畢。當優遊二小時。或居而與家人聚語。或出而與朋儕往還。三小時後。乃營職務。六時而息。此亦西班牙之俗也。及至電燈高張。則街上無一行人。富者趨於舞宴之場。而貧者遊於公園之中。有車馬者則馳騁不沙Paseo之馳道。馳道之長。至於卻不答布Chapulte-

而止。是郭外之崇邱也。伯理璽天德避暑之宮在焉。足稱一城之勝。

城中貧民之多。無異於旅遊阿爾蘭時。其人皆受雇於富家。而一星期之所獲。不足美金一圓。蓋以國之土田。盡握於數富人之手。齊民概不能名田。民無恆產。斯無恆業矣。又其國內。實業不多。工藝不講。得工作於廠中者甚少。廠主見供過於求。則皆低其傭率。而工人亦有仰事俯蓄之責。量入爲出。既不能平。則不得不借貸於其主人。傭率不加。長舉債。又當償息。主人知之不肯喪失。其逋乃存。其工資之半。以償債。而以其半與之爲度日之資。於是貧者益貧矣。以受主人之貸金也。縱有一事焉。傭率較舊主爲優。勢亦不能舍之而去。遂束縛於債主之腕下。而不克自立。以終身爲債之奴。隸西班牙人與美斯弟



墨西哥貧家之屋

之入種合人多居廠主田主之位。貧人謂之「祕盜」Peora 猶言奴隸也。

凡見衣白布之衣。祕赤足皮鞋。紅氈垂肩。高冠戴首者。皆祕盜之一流也。見赤足露頂。身披長巾者。皆祕盜之妻女也。菜市之中。盡是此輩。蓋城中之菜蔬雞蛋。必來自城外。張蓋蔽日。陳物於前以求售。

包粟爲祕盜最要之民食。不知有麪包。亦不知有麥食。卽得麥亦不能春。以通國無磨廠也。婦女家居。操井臼之事。春粟之法。隔宿先浸之水。臨炊之際。敷之石上。而更以石壓之。乃洩之成餅。土語謂之噠低賴。炙以炭火。費時不多。而一家得飽。此外則無他味。惟需少許之鹽與紅胡椒耳。墨西哥之人。無貧富皆嗜之者。則有一味曰福黎烏勒。蓋黑荳糕也。終餐之時則進之。調和之法甚多。精粗各稱其境。

砂糖果子。童子之所喜也。設往墨西哥一遊。則必嘗所未嘗。此固墨西哥之名產也。可亦佳。一日二飯。而中飯最奢。每進食。俟一味品嘗畢。然後他進。與法國之俗同。牛羊肉之產額稀少。非富貴之家。不能肉食。通國無肉莊。置肉於驢背之上。屠者從之。毛血猶未盡去。而已薦於俎。

墨西哥之山岳。實墨西哥之府庫也。自科倫布以後。世界金銀之產。無有及之者。孟德齊馬墨西哥據是而致富。其犒科爾士之金盤。大如車輪矣。科爾士之雄心。見是而愈不能遏。因出死力以攻墨西哥。而孟德齊馬之宗社以墟。語曰。多藏厚亡。此之謂矣。今徧國之中。金銀名鑛。奚止數千。恃鑛爲工者。已有二十萬人。

待吾未離墨西哥之前。再驅馬郊坰。以觀火山。墨西哥以火山之奇。甲於世界。歐洲之意大利。又不足言矣。居於墨西哥城者。四顧終見拋巴哥巴。此實火山之望也。山麓有邑曰阿米加米加。Ameca Meca。樓臺燈火。掩映山間。風景之奇。猶邦卑之於維蘇威。自墨西哥驅車至此。稍息。卽有導者來。告以山巔之奇。同輩皆欣然願往。導者出毛布之衣。爲予易服。又出一繩一杖。以助進行。經行數小時。皆松林也。松林盡則瀾望皆黑沙。黑沙之中。灌木叢生。過此以往。則亙古雪封。寸草不存。雪木柔輦。取而揚之空中。俄成堅冰。墨西哥之烈日。與拋巴哥巴之寒冰相盪。目爲之眩。皆爲之裂。又以離地過高。此山之高。峰巒。三約得。離地。一萬七千呎。空氣缺少。呼吸急促。幾不可耐。又勉行數小時。始達於形如破釜之絕頂。大不及落機。而高則過之。舉目四望。第覺浩浩茫茫。四無涯涘。風暄日麗。志意徬徨。中無所主。下方

之物。悉不可見。吾以爲高山之巔。可以遠眺。今始知過高。則反不能見也。自有北美。即有此山。洪鱸大冶。不知極。若年之作用。而今始死矣。惟常有碧煙縷縷。如輕雲薄霧。上升於空。口外鋪一層之硫磺。繞口一周。約得一哩。穴入地心。深不可測。自口至巔。有一澗焉。硫磺之所流也。印第安人取之。以售於市。至今不能盡。聞之人云。拋巴哥巴硫磺之佳。他山皆不能及。嗚呼。泱泱大國。不祀忽諸。數十萬之人民。化猿鶴於空中。作蟲沙於塞上。鑛山之富。農畝之饒。遽爲他人所有。彼無國之民。徒與褐衣之夫。睨之耳。而烏知此一邱之火山。猶足爲印第安人衣食之資哉。

科爾士¹之入墨西哥

科倫布之初到新世界也。固未嘗信其爲茫茫之大陸。而又豈信其地有數百年之古國。城郭宮室。與夫民生日用之道。與歐洲之人。不相上下。若亞士推 Astecs 之民族。墨西哥之大國者哉。孟德齊馬 Montezuma 者。墨西哥之共主也。少受學於國之名祭司。墨西哥俗。君死。當傳位於弟。孟德齊馬之父有弟二。以次當立。而皆夭。以是孟德齊馬得立。墨西哥累世以來。君主臨下之威嚴。宮廷之奢侈。雖歐亞諸國。莫有及之者。科倫

¹ Briefly translated from Mara L. Pratt's Cartes and Montezuma

布第知西班牙王爲世界之大王耳。而烏知其尙不及孟德齊馬脫非白人渡海而來。則山河一統。子子孫孫長爲帝王者。非孟德齊馬而誰耶。孟德齊馬撫此大國。志意驕矜。忽然天雨火地。鳴有聲。占之不吉。孟德齊馬懼。然自省其國無致亡之道。若四鄰之國。皆其臣僕。固無慮其爲予毒也。久之。遂稍稍聞有白人者。其人言語不同。衣冠詭異。忽去忽來。不可測度。亦不知其意何屬也。孟德齊馬旣遇災而懼。遂疑此白人之來。必不利於己國。乃下令於海疆之人曰。白人且至。當禮遇之。第弗令其入都。於時西班牙之冒險者科爾士 Hernando Cortes 適至今之委拉古盧斯上陸。墨西哥之守者詰之。科爾士詭曰。吾西班牙之大王。特遣某慰問孟德齊馬。大王念其勞苦。并賜以物。請守者導吾入境。一見孟德齊馬。俾吾得以報命。不亦可乎。守者聞之。怫然不悅。曰。客毋妄言。當以世界之上。更有大如吾王者乎。客請留此。吾爲致其物於孟德齊馬。陛下可也。守臣入都。以其言告。并以科爾士所贈之椅一、帽一、金錢一、及玻璃珠數串進。孟德齊馬亦遣其朝貴二人。僕從數十。至科爾士營。贈以黃金之器。無算。科爾士觀之心神震蕩。不知所爲。第聞使者謂之曰。不腆之物。大王使某以犒從者。從者在吾國。恣意所之。

一切不禁。惟慎弗入都。此則大王所重致意者也。科爾士居墨西哥之日。孟德齊馬屢使人遺之金銀。以爲飽其欲壑。則當自去。而弗致入都。使臥榻之側。忽來他人。而科爾士既見其金銀。意其寶藏。盡在都城。於是日夜籌入都之策。而科爾士之從者。則願即返古巴。報知守臣。以大兵來攻。於事方有濟。會有土人五。入帳白科爾士。願導西班牙人入城。於是科爾士大喜過望。卽振旅而行。所過村落無數。土人見之。皆以爲奇。迨至賽姆波亞拉。Cempallá。土人數十。執香花出迎。然西班牙人之大欲。則在金銀耳。名花之色。不敵金銀之色也。賽姆波亞拉雖非國都。而在當日。亦爲劇縣。居人願科爾士紆道入城。少盡東道之誼。科爾士領之騎兵先驅。既入。見街衢之間。莫不整潔。雉堞廬舍。悉塗白粉。晴日照耀。高爽空潔。如入異境。西班牙人疑此城皆白銀所築。忽大號曰。銀城哉。銀城哉。急反告於科爾士。科爾士亦以爲信。五中震動。不可言喻。既知其非。又相與大笑。此城之人。好以金環飾耳鼻之上。婦女製精葛爲衣。長裙曳地。亦極可觀。羣出其名酒嘉果。以餉遠客。言次。皆深有怨於孟德齊馬。科爾士許以觀釁而動。爲賽姆波亞拉人除暴。將離城。城宰贈科爾士紀綱百人。以代西班牙人任輜重之役。會孟德

齊馬遣吏至縣徵稅。縣宰見之，驚惶失次。科爾士遽命其從者執而下之獄。蓋科爾士此舉欲使賽姆波亞拉折而入於西班牙而已。又可示好於孟德齊馬，以祛其疑忌之心也。賽姆波亞拉之人則何知見科爾士此舉，人心莫不大快。而又信科爾士之權力如神，蓋自有墨西哥以來，君即無道，從未有敢發一言而公然謗之者。乃科爾士竟敢執其吏，越日科爾士私至監舍，語孟德齊馬之徵稅者曰：「若胡爲而至於此徵稅者，皆曰吾固奉命而來以徵稅者，無端爲汝所囚，而又勞動問乎科爾士曰：此何與乃公事而必囚若實縣宰所爲耳。今吾將入謁孟德齊馬，若願逸者，則可匿吾舟中而歸訴其事。及縣宰至獄視囚，皆不可得，則以爲逸歸墨西哥。孟德齊馬必窮治其罪，皆恐懼不知所爲，惟冀他日或可求援於西班牙人，因與科爾士結讎而去。徵稅者返國，果譽科爾士不去口。孟德齊馬亦信之。科爾士經行數旬，至一高山，升高而望，離山不遠，見有平原，雄城一座，起於湖中。科爾士審其爲墨西哥，急下山馳之。土人怨孟德齊馬之虐，無智無愚，皆願屬於西班牙。故所在無有與之反抗者，而科爾士得安然以至。未及入城，使者又至，述孟德齊馬之旨曰：自今以後，墨西哥當輸歲幣於貴國之大王，贈將

軍以黃金四車。從者人皆金一斤。第請返旆。母久留此邦。科爾士受其金。終不言去。仍以入城爲請。孟德齊馬旣無可如何。則以小舟載西班牙人入城。此時孟德齊馬之儀從甚盛。衣飾服御。皆以金銀珍寶爲之。見西班牙人。雖外作懽容。而中實疑懼。科爾士則從容談笑。旁若無人者。孟德齊馬導科爾士及其從者。皆處於宮中。朝夕與之共飯。孟德齊馬自卽位以來。每飯。則大官奉槃。槃皆以黃金製。一餐之後。則盡棄之。再進必易以新者。飯必獨據一案。從未與人共。今忽與科爾士講平等之交。誠異數也。科爾士欲作難。其道無由。一日。正色語孟德齊馬。請毀廟中之偶像。而皆服從一神教。實欲以是激怒之。孟德齊馬不可。科爾士願其隨行之僧俄彌多 Oihedo。曰。何如。俄彌多對曰。此神道也。不可以濟以武事。然科爾士之雄心。終不可抑。乃囚孟德齊馬於宮中。在朝之人。知西班牙人志在金銀。乃搜宮廷之所蓄。不足則徵之外縣。更不足則乞之鄰封。盡獻之科爾士。斯時科爾士所得之金。蓋累車。猶不能盡。以如此之多。金贖歸孟德齊馬。孟德齊馬之聲價。願不重哉。然科爾士之貪愈甚。而欲愈不可饜。墨西哥之滅亡。基於此矣。西班牙所深惡於墨西哥者。惟其廟中之偶像。有戰神者。狀貌尤爲獷惡。歲

必殺人。取心而祭。西班牙人首毀之。墨西哥人見之。則舉國譁然。羣欲起兵抗之。顧其人夙以西班牙人爲天神之子。人力豈可與天爭乎。用是隱忍。適西班牙人中有嬰疾死者。移屍於外。土人見之。以爲神當常存。今西班牙人亦有死亡之事。則與我輩之塵塵者等耳。彼人也。我亦人也。吾何畏彼哉。乃共擊之。以致其慢神之罪。墨西哥之戰士皆裸身冠羽。矢石是其長技。亦善使戈矛。西班牙人以礮擊之。雖力戰。終不能當。顧土人之數。殊數十倍於西班牙人。以是科爾士漸不能支。方事之殷。出孟德齊馬於宮中。使之升屋而呼。謂不止戰。白人且殺我而洩憤。蓋科爾士思挾此以解圍也。然墨西哥人既追怨孟德齊馬平日之無狀而又憤其玩寇賣國也。相與攢矢。殪之。科爾士之計既不售。乃伏居宮中。不敢復出。聚所屬謀所以脫此難者。僉以爲不如宵遁。科爾士乃盡出。所得於墨西哥之金銀。陳於中庭。屬將士恣取之。然中夜突圍。事極危險。攜金過多。恐反以爲累。人攜數斤而已。餘皆委之宮中。累如邱山。云部署既定。已夜半矣。士噤口。馬銜枚而出。會大雨。天黑如墨。不辨徑途。行數里。將及河。河上有橋。狀如棧道。過此則可斷橋以自固。乃未及上道。而墨西哥之兵大至。西班牙人殊死戰。不能出險。則皆

自投於河。願介胄在身。而又挾重金。不便於晝。水溺水而死。中矢而死。或負傷而不能走。爲墨西哥人生致之。而宛轉以死者不可勝計。科爾士雖幸免。及至彼岸。見其軍士倉皇之狀。亦憂憤不能自遣。墨西哥人旣獲大勝。相與擊鼓歡呼。而告其成功於戰神。見西班牙人渡河。卽歛兵而反。科爾士雖窮搜金錢於墨西哥。至是盡亡之。而墨西哥人終未失一金。科爾士撫其殘卒。問關而至於脫拉斯客蘭。達拉斯加拉。Qualemtosin 墨西哥之鄰邦也。今爲墨西哥 時繼孟德齊馬之位者。其猶子寬德默省。Qualemtosin 逆知西班牙雖敗。必振旅再至。因遣人遊說脫國。戮力以拒白人。脫國不許。科爾士乃率西班牙人與土人之從之者。圍墨西哥。以爲曠日持久。城中糧食俱盡。則可一鼓下也。乃圍城之中。士馬飽騰。軍無叛志。始知糧食皆由城外。以小舟載入。西班牙兵少。不能截之。頓兵城下。久無成功。乃遏上流之水。使河水不流。舟不得行。數日之後。城中糧絕。必出而一戰也。又射書入城。以告其新君曰。吾於爾先君有雅故。不忍見其國家與臣民之滅亡。故願言和。今糧盡援絕。若不速改圖。必無幸矣。寬德默省見之。急召其文武大臣及祭司之長。共籌和戰之策。諸臣皆願言和。獨祭司以宗教不同之故。力持不

可。而新君亦奮然曰。墨西哥亦大國也。其戰士皆有榮譽於歷史者也。夫豈不能一戰。而遽爲臣妾於他人乎。乃驅兵出城。其勢甚張。西班牙人幾不能當。然墨西哥軍無經制。以是終不免於敗。西班牙人入城。分守要害。按兵不動。以俟墨西哥人出而議和。此時亞士推之族。丁壯斃於疆場。老弱死於窮餓。婦女釋子。時至街頭。割死士之肉。以充饑語。其情狀。雖以科爾士之殘刻。事後亦語人云。事之可慘。莫過此者。則其景可想矣。此子遣之民。明知大命在於俄頃。皆願與國存亡。不肯屈膝。西班牙人一再諭之。終不見答。迨後墨西哥人窮餓已甚。不能久伏。舉國之人出而巷戰。西班牙猶閱之。復傳語寬德默省。謂苟出而一見。則事無不可言者。寬德默省曰。吾頭可斷。身不可得。而見城亡之日。科爾士入宮。寬德默省與其妻皆不見。蓋已入於舟中。將遠逸。西班牙人生致之。寬德默省慷慨言曰。吾承先王之後。盡力以保守宗社。續用弗成。至有今日。夫復奚言。卽奪科爾士之佩刀。刳腹洞胸而死。墨西哥之遺民。間有存者。皆北向而遁。今英的安之人。是其遺也。故文明之風。非他種之印第安人可幾。其宗教拜日而敬火。謂日爲飛車。早起則升屋迎日。家居必有不滅之火。

第四十五章 中美洲

墨西哥之南。有連續南北兩洲。而沐浴於東西兩洋之中者。其地曰中美洲。設自墨西哥之南境。而至巴拿馬地頸。其程之遠。猶自紐約至支高哥。似此長途。陸行則當數月。水行亦當數日也。

中美地廣而人稀。雖田土膏腴。而氣候炎熱。毒蛇猛獸。充斥於林中。瘴癘猝發。觸之者死。因是移民鮮有往者。惟印第安人居此。自安其僻陋耳。風俗如墨西哥。地勢中央高而兩旁趨海。亦如墨西哥。火山騰焰。草木不凋。蠻花善紅。怪鳥時啼。天然之景亦足多也。火山之中。皆有土人採掘金銀。而椎結之婦。淘之於澗水之中。



蕉 香

中美洲者。美國人果實咖啡之園也。芭蕉初植。以新發之根。埋於土中。卽新葉怒生。數月之後。高過於人。十月而結果矣。然則芭蕉。不一年而成樹。不三年而成林。以地種樹。其成之速。無有過之者。一球之蕉。抽出於樹中。俯首至地。有若醉人。東扶西倒。不能自主。及其未黃。以長刀割之。運入美國。閉置艙中。將歷旬日。及至紐約。卽轉綠迴黃。而成熟矣。可樹之子。卽爲可可。墨西哥與中美之人。窮年耕之。以供世界之飲料。彼之種可可。猶吾國南省之種桃李也。未結果之先。當爲接種。已結果之後。當爲除蟲。是遠不若香蕉之易生。果皮之色。有青黃兩種。形橢圓。長尺許。果之大者也。果內之子。卽曰可可。含油甚多。



可 可

初摘之日。待其發酵。以去油質。終乃搗之成粉。壓爲薄餅。遂如市上所售之式。新世界之爲世所知。以北人北人義見甲編第十七章之初至而言。則莫早於北美。以科倫布之初至而言。則莫先於中美與南美。北美之治。吾知之矣。中美南美開闢至今。當何如田野闢而貨財聚。天行進而人事修。乃榛莽之俗。依然貧寒之狀。未革。吾不能不爲有此土者惜也。

中 美 洲 之 草 木



行程之大半。當穿森林而過。林中無坦途。空山無人。隨意自綠。故木長而草茂。亙古以來。不見冰霜。而太平洋之波濤。時發雨露。以潤之。以是蒼翠欲滴。生香不斷。加以寄生之草。交絡之藤。扶疎其上。飛鳥不得旋流。螢不能至。行人披荆斬棘。窮日之力。不過行數里而止矣。林內爲毒蛇之所窟宅。猛獸之所縱橫。行路之險。甚於江河也。爬蟲之毒者。有百足之蝸。吞象之蛇。食獸之蠃。獸之威者。有斑爛之虎。文變之豹。狂噬之獒。鳥之奇者。有蜂雀之小。鸚鵡之慧。孔雀之麗。從來水鳥美身。山鳥美尾。尾之美者。

莫如此林中之鳥。向僅見之於畫圖。今直造廬而謁之矣。

若夫林中之人類。則惟有伐木者。支帳於中。與此毒蛇猛獸交相爭戰。以出紫檀花梨玫瑰木於千林之中。而登諸五都之市。以爲宮室器用之材。伐木者例依河而居。入山採木。以牛車載之。而入於河。自河入海。故不煩千夫之力。而參天之木。爲世所用。所居皆爲板屋。一屋之中。常容三五十人。暮則同宿。晝則同作。別有督之者一人。號爲林人之長。某樹當伐。某樹則否。林長指揮之。工人奉命而行之。

中美之紫檀。不可知其年壽也。幹高六千呎而無枝。若并枝葉而算之。則當高百有餘呎。雖盡伐其四圍之樹。亦不能望見其頂矣。高如俄勒岡、華盛頓之松杉。而材之可貴。則十倍之。林人知紫檀長至若干歲。則葉色改變。如秋後之楓。升高望之。便知其處。不必入林而搜之也。凡檀樹。大不及八十呎者。爲未足年之樹。伐者有禁。必三百年後。始能大八十呎。是非彭祖孰能親見其自生長。以至老死者乎。

中美洲亦產膠樹。最高者有五十呎。土人取膠之法。有伐樹而煮之者。殺鷄求卵。非保樹之道也。今通行之法。則撕去外皮。於近根處鑿孔。以導樹液。捲葉爲杯。液自葉下流。如泉

之出於石罅。俟其堅凝。乃煉之成餅。而售之市。

中美之境非不廣。而名城劇鎮。則絕無所見。與墨西哥之情形。兄弟也。尤奇者。擁波深水闊之船灣。而沿海絕無城邑。巢居山中。鐵路所不能達也。漸南則漸狹。蓋近巴拿馬地頸矣。至巴拿馬城。太平洋與加勒

比 Caribbean 海 巴西印度羣島與巴拿馬間之海 之相距。不過四十

五哩。以南北之兩大。陸而此。頸綴其中。如黃河之一

帶。長城之一牆。亦造物者之巧思矣。他日如蘇彝士而鑿通之。商務之間。又當大有變遷。

舊金山與紐約之往來。不必繞道南美。而可縮短水程八千餘哩。亞細亞與歐羅巴之往

來。亦可節省數星期之行程。

自巴拿馬之問題興。決計經營之者。不一其策。先有法國公司。與巴拿馬互結契約。以開

通之。終以費絀。其事無成。今日美國乘巴拿馬獨立之時。而得溝通此峽之權於新政府。

此河通。則美於東方之商務寔大。巴拿馬雖為地主。其結果亦如埃及之於蘇彝士而已。



樹 膠 之 製 造

不然。美國何以開濬之時。成效未見。而遽慨然以五萬之金錢。歲給巴拿馬之新政府哉。巴拿馬之運河。今日程功方始。吾未得通航其間也。欲往中美。則必走鐵路而至科倫。Colon 加勒比海中之小島也。由此乘汽船。乃南向而至南美。

旅 行 本 圖
記 圖
地 理 讀 本 乙 編 終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史紀要

伍光建譯 傅運森校

一編 一元
二編 近刊
三編 近刊

是書博采各國史書數十種援其菁英共分三天編
(一)古代史自開闢迄西羅馬滅亡止(二)中代史
迄土耳其滅東羅馬止(三)近代史迄英國南非洲
之役止現第一編先行出書計六卷一百二十節凡
二十餘萬言敘事豐富文辭優雅如羅馬諸帝傳記
耶穌及其徒言行施塞祿(羅馬大演說家)安敦尼
等演說之辭彌不詳載其歐美名家史論足資考證
者均附譯於各大事後又凡與中國有關涉之處均
博考中西各書務求確實以開史學之新面目以上
諸點皆足爲本書特色并附地圖九幅插畫十餘幅
印刷精美設色鮮明卷末附中西名稱表尤便檢查

第九百四十九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洋通史

章起渭譯傅運森校

洋裝一册
一元六角

是書爲日本史學大家瀨川秀雄所著
在日本出版後至今已易數版價值可
想本館特爲譯行以裨學界原書凡分
四大編第一編古代史第二編中世史
第三編近世史第四編最近世史著者
意在詳今而略古故第三第四兩編幾
居全書之大半至其體例之妥善記述
之明爽久有定評譯筆亦務求雅潔仍
期不失原意於人名地名尤極審慎原
書偶有誤處必代爲簽出如檳榔嶼誤
爲丕林島默麥河誤爲尼門河之類均
就原書附加辨正不使貽誤讀者卷末
附中西名稱表西文與譯名并列尤可
得參證之益

第九百七十五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中 國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國圖 修身要義

樊炳清編 教材之排列次序悉依新章編纂每段之上各標本旨絕無空衍冗複之弊
卷二 每册 紙面四 角

國文讀本

許國英編 是書按部定法由流溯源凡迭錄名家文二百餘篇淺深遞進門類略備
册四 每册 紙面三角半

本 國 史

趙玉森編 按照部定之歷史要旨及教授時間編纂分上下二卷取材宏富選義精嚴
卷二 每册 紙面五角半
布面六角半

東亞各國史

傅連森編 本書遵新制供中學第三學年上半
册一 每册 紙面三角半
布面四角半

西 洋 史

傅連森編 本書二卷卷上敘述上古中古兩期卷下敘述近古近世兩期凡關於重要之事項無一遺漏
卷二 每册 紙面三角
布面四角

本 國 地 理

謝觀編 本書遵部定地理要旨編輯并地理概
要共分二册供中學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上半
年之用
卷二 每册 紙面五角
布面六角

英 文 讀 本

鄺富灼甘永龍蔡文森參訂 是書遵教育部中
學學校學科程度編輯與本館出版之高中小學英
文讀本相銜接全書四册均取材於英美著名讀
本及史籍每課除將生字揭出標以音符譯以國
文為發音拚字譯解等項之用外並附有文法以
及縮譯會話填補文字改正謬誤等書末并附有
字彙甚便檢查
册四 第一册 紙面三角
布面六角

國圖 英 文 法

鄺富灼編 新制中學四年均須教授英文文法
本書即遵制編輯分爲四册適供四學年之用
第二册 每册 紙面一角二分
第三册 每册 紙面二角四分
第四册 每册 紙面四角

兵 式 教 練

徐傅霖編 本編分五章凡軍國民重要之智識
悉行搜羅編入誠軍事教育必讀之良書也
册一 每册 紙面六角

中 國 地 圖

本館所出

地圖共有

數十種類

皆調查詳

確印刷精

美茲擇其

最要者列

目如下

● 中國全圖

● 中國地圖

● 各省全圖

▲ 山東 ▲ 江蘇

▲ 湖南 ▲ 浙江

▲ 四川 ▲ 山東

▲ 湖北 ▲ 湖南

● 袖珍各省地圖

▲ 湖北 ▲ 廣東

● 京漢鐵路圖

● 津浦鐵路圖

一元八角

一角

每幅一元三角

▲ 湖北 ▲ 四川

▲ 安徽

每幅八角

▲ 浙江 ▲ 安徽

▲ 直隸 ▲ 江蘇

每幅二角五分

三角

一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一 洋
冊 裝

世 界 新 輿 圖

七 定
元 價

元 和 奚 若 編 纂

是圖採用中日英法德五國圖籍二十餘種精繪
詳校迥非直譯一家者可比譯名則據輿地學會
之本增譯新名約有三分之一現已編譯中西地
名表將來刊印更便檢查內容分天文地文人文
圖八幅六洲總圖各國分圖三十八幅城市圖百
餘幅附記鐵路航路運河海電及圖例分率取便
推算末附統計表臚列各國政體教育財政國防
交通商務等門備學者參考至紙張之堅韌印刷
之華美裝製之精良尤爲向所未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萬國史綱	西洋歷史教科書	西洋歷史教科書	西洋歷史教科書	東洋史要地圖	清史綱要	清史綱要	訂增 中國歷史教科書	陳慶年編 趙玉森增訂
一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六冊	布面一冊一元二角 紙面二冊每册六角	
一元	八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六角		

壬三四

Middle Schools
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
 of North Americ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LTD.

戊申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三版

(中)地理讀本乙(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原 著 者	美 國 謙 本 圖
譯 述 者	無 錫 孫 毓 修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 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海棋盤街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二〇四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086306

